

許塵父著

四集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八冊

(44)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改版後)四版

民國通俗演義

集四
全書
二册

定價大洋一元

寄酌外
費加埠

有
著
作
權

著
作
人
許
塵
父

校
勘
者
通
俗
圖
書
刊
行
社

發
行
人
徐
寶
魯

印
刷
所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總
經
售
處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分
經
售
處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上海
河南路
三馬路
北首
琉璃廠
交通路口
永漢北街
廣沙州
長沙街

上海
河南路
三二五號
上海
河南路
三二五號

第一百四十一回 發宣言孫中山回粵 戰北江楊希閔奏功

却說許崇智回到潮陽的時候，孫中山先生已由上海回到廣東，重任大元帥，派胡漢民孫洪伊汪精衛徐謙四人駐滬爲辦理和平統一的代表，任命徐紹楨爲廣東省長，沈鴻英爲桂軍總司令，楊希閔爲粵軍總司令，一面又發表一篇宣言道：

文彙在上海於一月二十六日，宣言和平統一，及裁兵綱要，並列舉實力諸派，藉共提攜，推誠相與，以酬國人殷殷望治之盛心。其後迭得芝泉雨亭子嘉宋卿敬輿諸公先後覆電，均荷贊同。文亦以叛陳既討，統一可期。雖滇桂粵海諸將及人民代表，屢電籲請還粵，主持文仍復遲回，思以其時爲謀統一良好機會，又以滬上交通亦便利，各方接洽亦最適宜，故陳去已將彌月，而文之返粵，固尚未有期也。不圖以統籌全國之殷，致小失撫甯一方之雅，江防司令部會議之變，即上回海珠會議決裂，魏邦平被扣之事。閩動一時，黠者妄思從而利用，聞文心腹，飛

短流長，以惑蔽國人耳目，以致黎張南下代表，因而中止，全爲淺薄，已可概歎。文之謀國，豈或以一隅勝負，斷其得失也。而直系諸將，據有國內武力之一，乃獨於文裁兵主張，久付暗默，懷疑之端，亦無表示。報紙所傳，竟謂洛吳於日治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以平昔信使往還，推之當世要賢，不容獨有此迷夢。賢者固不可測，矣。嗚呼！猶未忍遽以不肯之心待之，而深冀其有最終之一悟也。抑文誠信向未孚於國人，致令此惟一救國之議，或疑爲相對責難之舉，藉非然者，何推之浙慮奉張而準，而於舉國人心厭亂之時，復有一二軍閥，乘此湖海，疑而平於悍然不顧一切也。以文與西南護法諸將，討賊伐暴之初志，固有大梗，何難重整義師，相與週旋。國人苦兵久矣，頓年犧牲，已爲至鉅，而代價復渺然不可必得。文誠思之心，慚萬不獲已，惟有先行裁兵，以爲國計。

人有言：「請自隗始」，以是之故，斷然回粵，決裁粵兵之半，以昭示天下。文茲於今月二十一日（十二年二月）重蒞廣州矣，撫輯將士，綏靖地方外，首期踐文裁兵之言。同時復從事建設，以與吾民更始。庶幾文十餘年來苦心經營之建國方略，一一徵諸實現。以吾地廣人衆之中華民國，卒與列強共躋大同之域，共和幸福，乃非虛語。天相中國，能進而推之，而南諸省，以暨全國，其爲長願，豈以企仗勝一隅之與全國，漸進之與頓改，其圖功之利鈍，收效之速緩，昭然未可同日而語，稱銖而計。故文之愚，尤以純一爲能，立供國民以福利，遂不惜舉當世所礙之武力，以爲攘竊權利之具者，躬自減削，以導國人。亦冀擁節諸公，翻然憬悟，知今日而言圖治，舍裁兵，實無二法。文倡於前，諸公繼之，吾民馨香之禱，豈有涯涘。若必恃暴力以壓國人，橫決之來，殊可危懼。諸公之明，當不出此。披瀝陳言，鵠候裁教。孫文敬印。

此時恰值李烈均回粵，孫中山便任爲閩贛邊防督辦，並令他收編潮汕陳炯明舊部，移駐閩邊，所遺潮汕防地，讓給許崇智填駐。不久，北京政府又有特派沈鴻英、楊希閔等督理廣東軍務善後事務的命令，沈楊此時既已歸心中山，當然謝絕不受。初志未嘗不佳。中山見他們不肯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自是歡喜，但因廣州城駐兵太多，未免騷擾地方，因此着沈鴻英移防西江。沈鴻英奉了中山命令，也自不容推諉，便在四月一日出動，把所部分次運到三水肇慶等地。其實沈氏此次移防，並不願意，很有反抗異謀，只因自己布置並未十分周到，只得暫時隱忍。再則北方曹吳之徒，惟恐中山在廣東站住腳根，使他們地位發生危險，屢次派人向沈鴻英游說。主要的說詞是說：「你們這些部隊，並非孫氏嫡系，無論如何忠於孫氏，總未必能使孫氏信任，將來衝鋒陷陣的苦差，使固然輪得着，至於權利，休想分潤一點。只看中山對人談論時，每說惟有許崇智的部隊，才是我的親信嫡系，其餘都是靠不住的，就可見他的態度了。現在正好歸順中央，驅逐孫氏，自居廣東督理，那時大權在握，豈不勝似客人籬下替人家拚死力的做事，還要聽人家的指揮，受人家的開氣。」這種說話，不知在沈鴻英耳朵邊說了多少次。

沈鴻英原是個野心家，聽了這話，如何不動心？苟此公堅貞如一，何能聞此荒謬之語？要之沈氏反覆之說，不足以語大義也。使要求曹吳的代表，轉請洛吳幫助，洛吳那有不肯之理？當時便派張克瑤、方本仁、岳兆麟等部隊，駐紮贛南，相機援助。沈鴻英這才大喜，便借移防為名，把軍隊在韶關新街一帶集中，一面藉與北軍聯絡，一面作兩面包圍廣州之計，設總司令部於新街。到了四月十六日，便在新街就北京政府所派的督理廣東軍務職，一面效法陳炯明故智，填稱陳延第二，通電請孫中山離粵。這電報發出後，便由所部在廣州攻擊楊希閔的填軍。中山令楊希閔、朱培德等，演桂粵各軍，合力抵禦。沈鴻英也加調大隊救應，雙方支持了幾日，沈軍不敵，敗回新街。如此不經戰何苦作戰，亦惟此等專能作虛而不經戰之軍隊，正該逐一剷除，方能成革命大功。

楊希閔進兵追擊沈鴻英，守不住新街，又退守源潭，和楊希閔相持。沈軍留駐肇慶的張希斌部，也和孫中山系的陳天太部開戰。一時間，各方的風雲都緊急起來。

中山先生內擬建設外應軍事，十分忙碌。肇慶開戰那一天，中山正在計劃軍事，忽報陳策周之貞來覲，中山即令傳見。二人行禮已畢，問起軍情。中山道：「北江現有大軍，只在月內，必能消滅沈鴻英的勢力，只有肇慶一面，陳太太一人，現在雖報戰勝，張希斌已退，但天太為人素極躁而部下反對已久，恐怕不是張希斌的對手。」中山先生可謂知人。陳策周之貞齊聲道：「既然如此，大元帥何不派策等率領本部軍隊，和張希斌一戰。」策等雖然不材，料想一個張希斌，只在期日之間，便可盪平。中山大喜，即時令陳周尅日西征。陳周各率所部，向肇慶進發，在路得報，陳天太被部下所逐，張希斌重占肇慶，便急電報中山，中山即批令兼程前進。陳周兩人奉命，火速前進，到了高要，正和張軍接着。陳周乘着一股銳氣，奮勇猛攻。張希斌抵敵不住，只得放棄了肇慶，仍復退守。陳策和周之貞，占了肇慶，又向麻步進迫。張希斌竭力抵禦，正在危急之時，恰好梧州方面的援軍開到，人多勢衆，又把陳周戰敗，重復奪回肇慶。陳策周之貞退守橫槎，向中山求救。中山又派了一團人，前去助攻。陳周得了援兵，又向肇慶進逼。雙方在後灘汛，先開了一次火，張希斌敗退，入城固守。陳策周之貞傳令圍攻，張希斌也竭力死守，維持

了十多日，城內餉彈兩竭，只得放棄肇慶，突圍而出，帶着殘軍，逃奔梧州去了。

楊希閔自從擊走沈鴻英，在源潭又支持了多天，急切未能攻下，卻是中山授與密計，教他分兵攻擊清遠，斷他和西路張希斌軍的聯絡。楊希閔得令，便派隊占了清遠，把守清遠的沈榮光擊潰，一面又聯絡桂粵各部，先用全力，向沿粵漢路一帶的沈軍進攻。沈鴻英因聽說清遠被攻，急忙分了一大部隊，前往奪回清遠，因此花縣一帶兵力甚為單薄。結果清遠雖則奪回，沿鐵路的部隊，卻被聯軍擊得大敗而退。聯軍乘勝進逼，連克源潭、英德、琶江等地。沈軍大為失勢，只得放棄前線，退保韶關。聯軍跟縱進逼，雙方又激戰了一日夜，沈軍屢敗之餘，氣勢不振，自是支持不住，只得又放棄韶關，退保南雄，向北軍方本仁等求救。

這方本仁原奉吳佩孚的命令，為援粵而來的，怎敢怠慢。當下派遣部隊，幫助沈鴻英反攻。沈鴻英得了北軍的援助，正待進兵，忽然粵軍謝文炳率領一師軍隊，前來助戰。沈鴻英大喜，便令為右翼主軍，自任中路，以北軍為左翼。一時軍勢大振，沿路搶劫姦淫的，向韶關進攻。楊希閔等一面拒敵，一面電報中山，請示機宜。中山得了此電，便宣示左右，商議抵禦之策。左右都道：「沈謝屢敗之餘，必不能作戰，北軍雖勇，地勢不熟，我軍倘能奮勇進擊，一鼓可服。」中山笑道：「話雖如此說，但是沈鴻英謝文炳報仇心急，北軍南來，氣勢正旺，如用力敵，勝負未可必，而我軍損失已多，不如令楊希閔等暫時退守，不可力戰，以驕敵軍的氣餒。等到敵軍氣衰，然後反攻，那時方一鼓可破。」左右都贊服。人人說孫先生是政治家，其實革命偉人，斷無不要擅軍事者。觀孫先生可知。中山便將此意電示楊希閔，遵令並不力戰，全師而退。因此沈鴻英軍又佔領韶關，進占英德。

北軍屢次勝利，極其驕橫，有時連沈鴻英和謝文炳的部下兵士，也受他們凌虐。謝沈的部下，略有反抗，北軍便道：「你們沒有咱們來救，早做了廣州的俘虜，打了靶喇。」軍隊隨處日打靶，受傷日戴花。現在不謝咱們，倒敢和咱們強嘴。」沈謝的部下，回去稟告長官，長官又得了高級長官的命令，只教部下士兵退讓，不准反抗，得罪北軍。因

此謝沈部下士兵，十分怨望，都說：「這裏既然只用幾個北軍便夠了，何必再要辛苦我們作戰，我們樂得舒服，讓北老拚命去。」這話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大家都懷着怨憤之意，毫無鬪志。却早在先生算計中，這消息被楊希閔探聽了去，便召集將士討論進攻。將士都請一戰，楊希閔道：「敵軍重兵都在韶關一方，英德只有謝文炳部防守，我們不如先出其不意，攻破英德，解決了謝文炳，然後以全力進攻源潭韶關，可操必勝。」知彼知己，也是將才。議定之後，當下領了本部軍隊，去襲英德，一來謝文炳不曾防備，二來士無鬪志，所以楊軍一到，謝軍便不戰而潰，紛紛繳械。謝文炳帶領殘軍，由陽山連山一帶，退入湖南，誰知湘省政府，不許逗留，謝文炳只得把殘部交與湘省改編，自己由長沙轉赴上海去了。

楊希閔占領英德以後，又請部下師長趙成梁商議道：「韶關東面的平圃司，是韶關往南雄的要道，你可率領本部將士，走楓樹坳小路，在平圃司左近埋伏，等我進攻韶關，敵軍必然竭全力來和我激戰，你那時可乘虛攻占平圃司，向大橋墟一面進逼，敵人見後方不妥，必然慌亂，我軍乘勢進逼，韶關不難一鼓而下。」趙成梁得令而去。楊希閔自己帶領一萬多人，向韶關進發。沈鴻英在韶關聽報英德已失，謝文炳潛入湖南，十分驚訝，連夜便往韶關南面掘壕備戰，一面又把後路兵力，全部調到韶關，果然着了楊希閔的道兒。以備一戰擊退楊軍。兩軍接觸以後，楊軍進攻甚猛，幸喜北軍十分勇悍，雖大敵當前，絕不畏縮，支持了幾日。趙成梁師已到平圃，就近地方雖還有些沈軍，力量十分薄弱，如何夠得趙成梁一擊。沈軍放棄了平圃，大橋一帶，急忙飛報韶關。沈鴻英得報驚訝道：「這倒是我失算了。」部將聽說後方有失，都請回兵救應。沈鴻英道：「我若回救平圃，敵人乘勢進攻，剛好中了他的計策，我們不如拚力死戰，打败了楊希閔，趙成梁如何敢孤軍深入，不必我們回救，自然退走咧。」却也有算計，諷矣。詞不如彩鳳之惠。諸將信服，一齊奮勇進攻。

楊希閔剛才也得報趙成梁佔領平圃，大橋，方以為沈軍必退，現在見他不但不退，反而反攻得十分猛烈，驚

疑不置，和幕僚討論了一回，都說：「必然沈鴻英想先行打破我們，再回去救援平圃大橋，我們不如詐敗而退，卻留些部隊埋伏在左近，他如進追，可用以抄襲敵人後路，如回救平圃，又可出其不意的襲取韶關，到是一舉兩得之計。」楊希閔依言，便分派一部分人在左近埋伏，自己率隊向小坑方面且戰且退。沈鴻英部下將士見楊軍敗退，都主張追擊。沈鴻英道：「放棄東面陣地，只一味前進，固然也是一種戰略，但東路敵人如向韶關進逼，正面的敵人又伏兵抄我後路，則我軍進退兩難，必然全部敗潰。不如派兵東去，名爲回救平圃，且走小路在新岑塘紮住，如東路敵人聽說正面戰敗，自己退去，不必說，要是向西進展，便可用作抄襲後路。如正面敵人乘我分兵回救，全力反攻，又可用以攻擊敵人側面，分一軍而有兩軍之用，方是妙計。」確是妙計，其如天不能容，反以致敗何？商議已定，便分撥一支軍隊向東進發。

不料趙成梁得到正面敗退的消息，既不退去，又不向西進攻，倒從大橋一路來救應正面，想抄襲沈軍的後方。到了新岑塘，剛好遇見了沈軍，雙方便開起火來。那楊希閔埋伏下的軍隊，見沈軍向西移動，向韶關襲擊。沈軍接住激戰，楊希閔重新反攻，一面派隊去救應趙成梁，到了新岑塘，恰好趙沈兩軍在那裏激戰，當下便奮勇向沈軍後方進攻。可笑這路沈軍，本打算抄襲兩路敵人的，誰知反被兩面敵人夾攻，戰不多時，便即潰退。趙成梁等乘勢追擊，來攻韶關的側面。沈鴻英知道東路軍隊戰敗，後路已絕，頓時軍心大亂，不戰而潰。沈鴻英只得率領殘部，繞道仁化，退到南雄去了。楊希閔克了韶關，又向南雄進逼。沈鴻英軍損失太重，情知不能再戰，只得跟着北軍，退入江西大庾去了。北江的戰事，至此方算結束，但東江的戰事，卻正在十分激烈咧。正是：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師出無名，徒然自苦。

欲知究竟，且看下回分解。
軍閥之勢，易盛亦易倒者，何也？蓋其盛也，非其力之所能，徒以吸收雜色隊伍而成，雜色隊伍即所謂烏合之衆也，既無紀

律，又不耐戰，放不久即仍被他人收牧以去，而瓦解之勢成矣。西南自陳逆背叛，各軍效尤，紛攘雜作，互相雄長，此皆所謂烏合而雜色者也。使修錄孫先生部下，則孫先生亦不且近乎軍閥也哉！天誘其衷，此屬陸續叛變，使先生得假手嫡軍，一藩平內，部既清，方能對外，革命功成，實基於此。人謂陳沈輩無良，吾謂天佑中國，實有以促其叛變，而使之同歸於盡，以造成先生之偉業也。於諸軍乎何尤？

第一百四十二回 臧致平困守廈門 孫中山討伐東江

却說陳炯明的部隊，自從退出廣州後，除却退北江的謝文炳一師外，其餘大部俱在惠州。初時粵軍因布置未周，不曾發動，到了五月九日（十二年）葉舉通電譴斥中山在廣州縱烟開賭，賣產勒捐，兩軍方才漸至實行接觸。其時北方的反直一派，極望中山和陳炯明和平解決，合力反直，因此吳光新等紛紛在廣州惠州兩地活動，勸他們言歸於好，共同北伐。雙方雖未必聽他的話，戰局卻和緩下來。不料陳氏乘孫軍不備，襲取博羅增城石龍，一面又運動海軍反孫。溫樹德因前此曾經附陳，現雖在孫中山部下，心中不安，受了陳炯明運動，立刻允許反孫，為裏應外合之計。消息傳入中山耳中，不覺震怒，立刻下令免溫樹德海軍總司令職，并飭各戰台加緊戒備，并改換各艦長，由大元帥直接指揮。因此陳炯明的逆謀，完全失敗。

中山把廣州的事情，布置停當，立命各軍向惠州進攻。其中只許崇智在潮州汕頭一帶，被林虎戰敗，退守揭陽，此時並不在圍攻惠州各軍之中。這時陳炯明守惠州的是楊坤如，雖則屢次戰敗，却不肯放棄，只是一味死守，因此孫軍急切未能攻下。中山集衆將商議道：「李烈鈞收編的兩旅，現在又為林虎所收，敵勢愈強，好在廈門臧致平已聯絡許總司令的留閩餘部和閩南自治軍，南圍潮汕，現在已克饒平黃岡，如能攻克潮汕，消滅林虎洪兆

麟等的勢力，然後出其全力來攻惠州。後方則惠州腹背受敵，其亡可立而待。所以我們此時還是以攻爲守，靜待攻克潮汕，再行猛攻不遲。」這計劃雖是如此決定，不料滇軍內部各派，競爭總司令地位，一部份竟發生通北嫌疑。其嫌疑最重的當推師長楊如軒、楊池生兩人。楊希閔不待他們謀逆，便下令驅逐。兩楊立不住足，帶領殘部投江西去了。

中山因滇軍太糾紛了，下令廢除總司令，將所有滇軍改編爲四軍，任楊希閔、范石生、蔣光亮、朱培德四人爲一、二、三、四軍長。這件事方算解決，只靜候臧致平攻克潮汕，便可以夾攻惠州。不料林虎、洪兆麟向饒平反攻，臧軍竟被擊退。林虎占了饒平，便向平和進展。臧致平一面派兵堅守平和，治安雲霄一帶，一面要顧北面王、永泉部的南下一面又要防備到海軍杜錫珪、楊樹莊等的襲擊，十分吃力。此時臧致平確不易應付。其時孫傳芳已在福州就督理職，吳佩孚屢次電令解決臧致平。孫傳芳前次因初到福建，布置尙未十分周密，所以遲遲不發。等到臧致平實行對省獨立，南圖潮汕，方才下了武力解決的決心。一面令王、永泉南下夾攻，撫臧致平之背，一面請杜錫珪、令楊樹莊率艦隊和陸戰隊進攻廈門。臧致平因此各方吃緊，不能專顧南路，被林虎攻入了平和，雲霄、詔安也相繼失守。漳州吃緊，臧致平正想派兵堵截，忽報海軍陸戰隊已在金門登陸，艦隊已入嵩嶼，廈門吃緊，不覺大驚道：「廈門爲我根據地，如被海軍佔領，則此後餉械都無所出。我軍雖不被攻擊，也不能在福建立足了。我當自往救之。」寧失十漳州，不可失一廈門也。」因盡領漳州的軍隊來救廈門，一面派使假與海軍議和，一面乘各艦不會防備，開炮轟擊，命中的很多，各艦帶傷的不少，要想發炮還擊，又被外艦干涉，只得和陸戰隊一齊退出。

這一回雖僥倖勝利，那漳州因留下的只劉長勝一部，兵力十分單薄，林虎乘虛進攻，劉長勝素聞林虎勇悍善戰，心中怯怛，不會交鋒，先自逃走。部下無主將指揮，不戰而潰。林虎既得漳州，便進逼廈門，恰好王永泉軍也從同安來攻，因此廈門數面受敵，形勢甚危。臧致平連接驚報，悶悶不樂的回到公館裏。他夫人見了他這憂憤的樣

子知道一定是前方失利的緣故，着實慰解了一回。臧致平嘆道：「你不知道現在廈門危險的情形，還是這般寬心。可知同安漳州俱已失守，王永泉林虎圍攻廈門，海軍雖暫退去，必然復來，廈門三面受敵，必不能堅守，你教我怎不憂愁？」臧夫人道：「既然如此，你何不索性放棄了廈門，帶領家小，到上海去居住，也免得在這裏驚恐擔心。」臧致平道：「你們這些女子，未免太不懂事。你想我奉了孫中山先生的重托，把廈門一方的責任全交與我負責，我現在既不能克敵，又不能死敵，見着危險，也不籌度一下，便帶着家小，躲到上海去了，不但將來見不得人，便連死在前敵的將士，也如何對得住？古人說：『城存與存，城亡與亡。』這方盡得守土之責，我現在決定死守，決不輕易放棄。」此一段話，頗有丈夫之氣。至於你們這些人，並沒有什麼責任，可先送你們到租界上去居住。」臧夫人再三相勸，臧致平總是不肯。第二天，果然令人把家小送到租界上去，自己又召集了各團體的代表開會。各團體不敢不來到齊以後，臧致平便向衆人宣言道：「現在王永泉林虎夾攻廈門，我軍雖不會失戰鬪力，但亦不能在三五天內，擊退敵人，希望敵人被我擊退，不但是廈門一地的幸，也是國家之福。萬一不能打退，我惟遵守古人城亡與亡，城存與存的兩句話，決不輕言放棄。至於地方上治安，我當竭力維持，如有不守本分騷擾商民的兵士，一經查出，立即鎗斃，以肅軍紀。但軍餉一事，卻不能不希望地方上幫忙籌集。」各團體代表，面面相覷，不敢回答，唯唯而退。臧致平在軍閥中，猶爲較佳者，而其威權，猶使人民結舌不敢言其所苦，則其他強梁悍惡之軍閥更可知。

林虎和王永泉攻了很久，因臧致平一味死守，不能攻下，只得電請海軍助戰。馬江方面的海軍，因又帶着大批艦隊和陸戰隊，來攻廈門，先占領金門，作爲根據地，然後向廈門進逼。臧致平少不得分兵拒敵，形勢愈危。也是廈門人民，該多受幾天戰事影響，偏生陳炯明在惠州，被孫中山先生圍攻，屢次戰敗，中山先生此時已將許崇智等部隊，調到石龍一面，着着進逼。惠州情形，十分危逼，陳炯明心中十分憂急，一日數電，調攻廈門的軍隊回救。林虎洪兆麟等見東江如此緊急，不敢逗留，只得放棄廈門陣地，回救惠州，因此廈門的形勢，得略見鬆動。按下不提。

却說陳炯明自從聽說惠州楊坤如被圍，便親從香港趕來指揮，已和中山先生激戰多次，雖屢有勝負，而惠州之圍終不能解。吳佩孚派來救援的北軍，又在南雄被滇軍趙成梁扼住，絲毫不能進展。孫中山見惠州久攻不下，便令右翼滇軍猛攻，占領平山，向汕尾海豐陸豐等地進攻。惠州南面的交通，頓被隔斷。陳炯明大驚，急忙抽調右翼軍隊，親自帶往救應汕尾，方得轉危爲安。同時中山先生聽說林虎洪兆麟等回救惠州，參加東江戰事，便也把西北江的軍隊，盡行調到東江，全力猛攻，並率領古應芬趙寶賢等親自赴前敵指揮，設大本營於石龍，以大南洋輪船爲座駕。這隻輪船，本係內河小輪，十分湫隘，中山所居的辦公室，只有幾尺見方，在這陽歷八月的天氣中，正是溽暑，十分難熬。中山先生卻披圖握管，決策定計，晝夜不息，一些也不在意。到了石龍以後，許崇智從博羅前敵來謁，中山先詢問了一回戰情，方道：「你卻回去指揮部隊進攻，明天我當親自前來察看。」許崇智勸道：「大元帥進止，關係重要，豈可冒險輕進？依崇智的愚見，還是在石龍駐蹕爲是。」中山笑而不答。許崇智因前方緊急告辭而去。

第三天早晨，中山令輪船向博羅前方出動，將到博羅，許崇智得報，又帶着滇軍師長楊廷培來迎接。中山見了許崇智，又問起敵軍情形，許崇智道：「剛才接到警報，說逆軍分三路來襲，李易標帶領一千多人，已到湯村，離博羅只有二十里，陳修爵部也將趕到，雙方開火在即，想不到大元帥竟冒險到這裏來咧！」中山極慰了一番，又授了一些應戰機宜，兩人方始辭去。中山辦公到晚上十一點鐘，方才就寢。

古應芬等見中山休息，也悄悄退到自己臥室裏解衣而睡。正在朦朧入睡之際，忽覺有人在旁邊喊他，急忙睜開眼睛看時，原來是許崇智和團長鄧演達，因忙忙坐了起來，問許總司令有什麼要緊事。這時候還來許崇智向四面瞧了瞧，又走近一步，握着古應芬的手，悄悄說道：「大元帥已經就寢，我也不驚動他了。現在有一件要緊事，要和你說的，因爲李逆易標的軍隊，已過湯村，我決定帶着各部軍隊，用全力去攻擊。一到天明，河沿兩岸，便有

砲火，你務必懇請大元帥離開這裏。」古應芬點頭道：「好，我理會得。還有別的事沒有？」許崇智道：「還有一句話，大元帥鎮天勞苦，這時剛才睡下，不必去驚動他，讓他稍爲休息一回，養一養神，在四點鐘左右開船也不遲，其餘也沒別的事了，我們再見罷！」說着走了。古應芬恐怕睡着失曉，誤了時候，便坐着等到三點鐘，悄悄的走到大元帥寢室門口，只見裏面燈火很明，知道中山已在那裏辦公，想見其賢勞與治事之勤，便進去行了一個禮。中山問有什麼事，古應芬道：「十二點鐘的時候，許總司令曾來過一次，因大元帥剛才就寢，不敢驚動，臨去的時候，對應芬說：『天明就要開火，河岸兩旁不甚安全，務請大元帥離開此地。』」中山點頭道：「我也並非故意喜歡冒險，忘了重大的責任，只因本人不到前方，總覺心裏不大安穩，既然他這樣說，你可傳我的命令，就把船開下去罷。」古應芬遵令辦理。大南洋輪船便順水開行，約莫過了三四里路，忽又停留不進了。古應芬詫異，忙出去查問，方知因水淺，被攔住了。衆人想了許多法子，用了許多力量，方得繼續駛進。博羅城下的槍礮聲，已經聯珠價由東南風送到耳邊來。

到了十一點鐘，輪船到了石龍，便接得兩個報告，一是博羅因兵力單薄，退守飛鵝嶺，請撥調救兵的，一是增城報告，林虎帶領大隊來攻，請求派隊救應的。中山一面電令張民達旅猛攻平山，以分博羅之敵，一面又命用飛機傳令廣州滇軍，去救增城。第二天，又接許崇智的急電道：

飛鵝嶺失守，敵已占銅鼓嶺北嶺一帶高地，北門已被圍，城中兵力單薄，糧彈將盡，請即派隊救援。

中山見了這電報，急命撥飛機一架，飛往博羅城上巡視一周。古應芬道：「大元帥爲什麼不發一個電報去，却放飛機巡視，是什麼意思？」中山道：「博羅待援甚急，就發電去，也未必可使守城將士能夠相信救兵便到。如見飛機飛到他們，必疑是救兵，特地教去偵察形勢的才安心死守咧。」中山不恨人格偉大，其處事之機智，亦不易及。應芬大駭。中山又道：「只有糧彈一項，却極重要，須派差遣艦冒險送去才好。這件事，你可以去辦一辦，我再備一封親

筆信，教艦長順便帶給許總司令，也可教他安心。」古應芬遵令而去。中山寫好了信，也交給艦長帶去。差遣艦上駛以後，古應芬仍來大元帥室，中山又囑他再發電給廣州滇軍第三軍軍長蔣光亮，令他火速發兵。

一連發了幾個電報，等了一日，還不見有動靜，中山正在焦急，忽報博羅許總司令行營參謀陳翰舉，問道到石龍請見報告軍情。中山急教傳見，問其詳細。陳翰舉道：「博羅東西北三門，都已受逆軍包圍，只有南岸還沒有敵兵，可和惠州飛鵝嶺按飛鵝嶺崎嶇甚長，此是惠州城外之飛鵝嶺，非博羅北門外之飛鵝嶺也。劉總司令行營通點消息，城裏糧彈兩竭，情形較昨日更是危險，如再無救應，恐怕博羅不能再守了。」中山聽了，沉思不語，半晌，方對古應芬說道：「我已連發數電，催促援軍火速前進，措詞不為不切，為什麼只有準備的回電，却總不見兵來。此地只滇軍有一旅人在這裏，你可會催他前進嗎？」古應芬道：「如何不催他，他說不會得到軍長命令，不好前進哩。」中山又想了一想道：「香芹，古應芬字，你可親到廣州去一趟，催促各部隊，火速出動，要是蔣光亮定要有餉才出發，不能馬上開拔，可先調福軍和吳鐵城的部隊，即刻到前敵去，除撥出鐵城一團去救增城以外，其餘可俱教去救博羅，萬萬不可再誤。」應芬領諾，即時到廣州去了。

中山教陳參謀也退下去休息，自己在辦公室裏辦一回事，又站起來走一回，這天的風雨又非常之大，船身受了風浪的擺簸，時常搖動，水勢也漸漸漲起來，潑潑作響。中山聽了，倍覺憂慮。這天晚上，也沒有好好的休息一回，只眼巴巴的望廣州的援軍到來。第二天早晨，古應芬趕回石龍覆命，中山急問接洽情形怎樣。古應芬道：「昨天四點鐘到省，在一家洋行的樓上，見到蔣軍長，他一見我就說：『博羅的危急，我已完全知道，就使大元帥沒有命令，我的軍隊，也應趕去救應，所以我已決定在今天晚上出發，只不知道有沒有火車咧。』我聽了這話，即刻到大沙頭車站去查問，知道各軍的專車，都已預備妥當，立刻便派人去通知他。福軍和吳鐵城部，也都答應立刻出發了。」正說間，忽報福軍前部，奉令開到，吳鐵城部已開抵增城，並另外派了幾十名馬隊來供偵察之用，軍長李

福林朱培德財政次長鄭洪年來覲。中山大喜，都即傳見。談了一回，李福林和朱培德先行辭去。中山問鄭洪年籌辦軍餉的情形，鄭洪年道：「各種財政權，都被各軍霸佔，財部已毫無收入，借債既難，費用又無從減省，近來前方軍事緊急，軍餉更殷，財部雖則東西羅掘，也屬無法應付。昨天運使鄧譯如解來一萬元，因聽說行營所帶萬元已經用完，正想提解，誰知又被蔣軍長光亮支完，連移動也不會移動咧。」看此一舉，見蔣氏不但霸佔財權而吸收中央固有收入之款，亦無微不至。中山聽了搖頭，想了一想，又回頭向古應芬道：「他又得了一萬元餉，日又得者，見其得餉已非一次，既曰非得餉不來，則已得餉矣，何以又不來見其不來，非爲餉也，特託辭耳。不然，許各軍何以戰哉？」

總該出動了罷！」鄭洪年辭去以後，等到天晚，還不見蔣光亮一兵一卒到來，那雨也越下越大，浙瀝之聲不絕。中山心頭煩悶，依然坐下，計劃軍事，因剛好看到劉震寰從惠州飛鵝嶺告急的電報，便親自草了一個復電道：

敵人當然有計劃，所幸其數不多，自易擊滅。紹基已親率五千精銳，出擊淡水，兄之後方，斷無危險。少泉聞博羅被圍，非常焦急，已徵集所有趕緊出發，大約兩日後可到。倍之亦以全部來援，大約三日後其他西北江各隊，亦陸續調來。今日省城已運到米糧四十餘萬斤，當陸續運來。此次東江之事，無人不焦急萬分，斷無見危不救。孫公之爲此語，非真不能知人也，蓋其仁恕性成，不欲以不肖之心待人也；其深明兵法，不欲使前敵將士知內有不願應救之兵，以懈其心也。想不出十日，賊必銷滅，我俟各軍出發後，當再來梅湖，親督攻城，故望兄急調一隊，渡白沙堆，一以絕敵入後路，一可保我航線。聞敵人糧食輜重，皆在風門坳附近，若兄能照此行事，可悉奪之，則博羅可解，我軍實亦加利莫大也。幸速圖之！

中山草了這一封電信，交副官拿去拍發以後，便命大南洋開赴蘇村。誰知風雨既大，水流又急，到了鐵崗，便波阻不能前進。鐵吳城部的馬隊和福軍，也被風雨所阻，只得停止休息。到了第二天，方才到達目的地。鎮天盼望的蔣光亮部，却只到了四百多人。蔣光亮自己不必說，當然沒有來。好在博羅城外水深數尺，陳軍不能逼近攻

擊，只能在北門外高地上，用大砲遠遠的射擊，所以沒有什麼大損害。次日，又進至第七砲，已佔地勢上的優點，可惜蔣光亮部只到石龍，並不進前。前敵兵力單薄，未能計出萬全，只得又派人到石龍督促。差人到得石龍，滇軍第三軍的大隊已經開到，但是蔣光亮自己仍沒有來。中山只得先傳他的參謀祿國藩來商議軍事。祿國藩進來謁見已畢，中山便催令前進。祿國藩道：「兵行以糧餉爲重，現在餉也沒有，教我們如何前進？」榮傑可殺。中山道：「你的話果然不錯，但也須分個緩急，若在前敵不甚吃緊之時，要求發清全餉，也還有理。」婉轉之極。中山忠婉轉，則忠覺誘導之可殺。但現在博羅十分危急，倘固執要餉，豈不誤了兵機？等到博羅一失，必然牽動全局戰事，那時廣州未必可保，何處再容餉？恐怕連現在這般的支領，也未必不可恃了。」不但詞婉意懇，而且理甚確當，雖蓋梅之人，亦當領受。祿國藩人而乃終不能聽耶？此所以古人有談經可以點頑石之頭而操琴不足以運吳牛之聽之歎與。祿國藩笑道：「要是這樣長久下去，還不如現在決撒了好。我們有了子彈就是糧，難道還愁拿不到餉？」可殺可殺，此輩因糧於民，固不難無餉也。中山道：「我現在還是要你前進，你肯去嗎？我是大元帥，你敢違抗我的命令？」硬一句，一味軟，則失中山身分矣。你如肯去，我可更給你便宜指揮之權。動之以權，解了博羅之圍，再額外給你重賞，款之以利，小人非權利不行。中山蓋濟之熱矣。你去也不去？」祿國藩笑道：「笑得可惡可殺。」正經的餉銀也拿不到，還希望什麼賞銀？中山權利雖許，而祿只着眼在利，蓋此輩之要權，亦無非爲利耳。便勝了敵，也不是一場空。我不去，我只要餉。」榮傑至此，可殺可殺。小人見權利必趨，至權利亦不能動，則必有非分異議矣。商祿之不能善終，已伏於此。中山怒道：「軍法具在，何敢無禮？不得不理。我今不要你去，教你的軍長去，看你如何再違抗？」祿國藩道：「教我去要餉，不教我去也要餉。」榮傑至此，可殺可殺。我又沒說不肯去，只要把餉發齊，我自然開拔了。要餉許是不犯軍法的。」編有無理之理，益發可殺。

中山正待訓斥，却早激怒了侍立的一位英雄，他瞧了這祿國藩那樣的不馴樣子，早已氣破胸膛，此時忍耐不住，便走上幾步，向祿國藩一指道：「祿同志，請問你是不是大元帥部下的一員軍官？是不是做的中華民國公

職不是吃的全國國民的公祿。祿國藩倒吃了一驚，問道：「你貴姓？」古應芬在旁介紹道：「這是參謀趙賢同志。」祿國藩說道：「趙同志如何說這話？這樣淺近的問題，還打量我不知道嗎？」趙賢道：「你既然知道，就好說了，請祿同志想一想，國家爲什麼要用我們這班軍人，人民爲什麼要把辛苦掙出來的錢，供給我們？大元帥令我們去作戰，是替什麼人做事？三個問題以後，又提出三個問題，遞遞針對，而又互相錯落，氣勢滂沛，自是以新祿氏榮耀之氣，須知大元帥並不是自己喜歡多事，甘冒危難，無非爲着受了國民的託付，不得不戮力討賊，爲國除害，庶不有負重大職守。此一段先說中山之用兵不得已，是實。我們所以相從至此，也無非爲了大義。再綜合一句，引起下文。既然彼此的結合行動，全爲大義，就不能單在利害方面講了。斷定一句，意思漸顯，然還不曾明白說出，是主中實。有餉，我們固然作戰，沒有餉，我們也要作戰。意思到此，方明白是主。我們是爲大義而聽大元帥的指揮，並不是因私誼而受孫中山先生的命令。我們是爲大義而戰，並不是爲餉而戰。自己又作解釋，意思倍顯，爲餉而戰一句，極其尖刻。假如僅僅是爲餉而戰，我們將自處於何等地位？反跌一句，尖刻之至，使祿氏不能不折服。國家要我們這些軍人何用？人民何必拿出這些錢來供給我們？又反問兩句，一句過緊一句。祿同志是深明大義，熟知去就的人，所以甘從大元帥，從困難中致力，不願附和陳氏，替北方軍閥做走狗。現在軍中只替士兵在餉糈上面着想，忘了前線的吃緊，和自己的天職，豈不可惜？既恭維他幾句，使他不致因下不來台而決裂，又替他遮飾一句，使他得自己轉圜，言語有分寸，所謂替他遮飾者，蓋只餉糈上加士兵兩字，蓋替士兵爭餉糈，亦將士分中之事也。一段說話，說得義理蘊藉，氣勢滂沛，使蓋異謀者喪胆。正是：

大義凜然嚴斧鉞，丹心磅沛貫乾坤。

未知祿國藩聽了這番說話，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趙賢賢之責祿國藩也，幾於一字一淚，一字一血，不獨當時聞者爲之肅然起敬，慨然自奮已也，即今日有述及其當時爲大義所激之狀者，猶同此觀念焉。嗟夫人誰不欲爲善，其不爲善者，非真不能爲，不欲爲也，特爲利害物欲所蔽，欲自救援而不

可得耳。觀於祿國藩陳閉趙君之語，未嘗不怵然而恒，愾然而慚者，蓋良知之說，確有可信者焉。然其雖能感悟一時，而終不克自拔者，則利害物慾之爲蔽也，嗚乎惜哉！

第一百四十三回 戰博羅許崇智受困 截追騎范小泉建功

却說祿國藩聽了趙寶賢一番議論，一時良心激發，十分不安，便笑道：「趙同志的話，自是不錯，我也並非不顧前進，實在爲着士兵沒餉，不肯出發，也叫無可如何。」就借士兵兩字收場，方見餉糈上特加士兵二字妙處。現在大元帥既有命令，明天當先設法調一部分上前敵去，只是餉銀一項，仍要請大元帥竭力籌劃。」古應芬在旁說道：「祿同志放心，大元帥自當令飭軍需處竭力籌撥，貴部只請前進就得啦。」祿國藩欣然而去。古應芬私下和趙寶賢商議道：「祿國藩雖一時被同志言語所激，答應出兵，過後必然翻悔，恐怕仍舊靠不住。」趙寶賢道：「不獨如此也，我看他今天這種狂悖桀驁的樣子，目中那裏還有大元帥在這分明是將光亮授意而來。要不然，一個參謀，如何敢在大元帥前這般放肆？就使他自己不翻悔，只怕蔣光亮也不見得肯答應呢。」見得很透，中山之所以不予以兼辦者，亦爲此耳。不然，中山雖仁厚，豈肯爲軍法曲宥？

古應芬道：「博羅被圍已急，如再無救兵，必不能保，博羅一失，全局便都完了，如何是好？」趙寶賢也愁思無法，半晌，古應芬又道：「我想演三軍是不必希望了，還是由我叩電給胡展堂總參議，飛檄調粵軍第一師來候令，你看如何？」趙寶賢道：「這也不見得妥當罷。剛才帥座因左翼指揮胡譔方來電告急，已經電第一師卓旅往救增城，現在再令開到石龍，如何辦得到？」古應芬道：「除此以外，也沒有別的法子，只好照此試一試再說了。」

兩人正在議論，忽傳大元帥請趙參謀。趙寶賢到了大元帥室，中山見了他，便道：「現在水已大退，逆軍必然

乘勢攻擊，若再不趕緊去救，博羅一定難守，好在福軍已全部退到，滇軍第四師亦已到着，我想即日分三路攻擊前進，你看可好？」趙寶賢道：「進兵救博羅，自是要緊，只未知淡水平山方面的戰事如何？倘然不得手，恐怕難免還要分兵助戰咧。」中山道：「剛才張民達來過，說淡水方面戰事大勝，平山方面因受了雨水的影響，一時不能得手，現在天氣晴正，水勢已退，平山大概也旦夕可下，我們不必憂慮。」說完，便發令教祿國藩部為右翼，向雄雞拍翼前進。福軍為左翼，向義和城前進，和博羅城內各軍，取夾擊之勢，以滇軍第四師為救應。

這命令剛下，忽報第四師因索餉沒有，已經全隊退回廣州去了，中山大驚，急忙傳令制止，已經不及。中山大憤，投筆於地道：「此輩尚有面目對國人嗎？」此輩久已不要面目，中山過慮矣。一面又傳祿國藩和福軍照舊進展，不可因第四師的退回而生懷疑不進之意。兩軍得分左右兩路前進。右翼祿國藩部到了第七礮陣地，忽又不待命令，便退回石龍。這時右翼福軍，未曾知道，依然叢陣待敵。中山得這消息，十分懊喪，一回兒在室內踱來踱去，一回兒伏在案上，疾草命令，有時疑神苦想，想不出一個方法，一俟頭緒時，又時常用拳頭在頭上亂敲。古應芬、趙寶賢等，都從旁勸慰中山，歎道：「我所慮的，因水勢既退，如逆軍大舉攻城，博羅必不能守，博羅失守，則石龍、危、廣州也震動了。我的北伐事業，豈不大受影響？」武侯南征是為北伐，中山要北伐，亦先必東征，蓋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出師有功者也。兩公碑心為國，鞠躬盡瘁而後已之概，亦彷彿。

我決計親自往第七礮察看一回，再定計較，或者還有個挽救。」古應芬、趙寶賢均竭力勸阻，中山道：「我一生累犯艱危，方才創成中華民國，今日情勢更急，如我也退縮，則中華民國亡矣，我豈能策個人之安全，忘却國家的使命？我意已決，你們不必多言！」中山一生多冒險，武侯一生惟謹慎，謹慎與冒險更難，蓋謹慎守常，冒險違變也，二者易地則皆然。

當下便傳令，把輪船開到第七礮，命飛機出發偵察。到了傍晚，飛機回報，說逆軍還在博羅東北角山地，並未和我軍接觸。中山稍為放心，便教把船泊在第七礮南岸。

入夜，中山帶了古應芬等一衆幕僚，上岸閒步，在危急中，猶有此逸興，非學養功深，而又志行恬淡者，不能致也。見蔚藍的

天空上，衆星羅列，一道銀河，如烟似霧，平視則峯巒疊秀，烟樹迷離。彼此走了幾步，便在河邊席地而坐。中山仰望天空道：「古人說：『爲將者必須知道天文。』」諸君都深知軍事，以謂這句話有無意義？衆人都笑道：「懂天文，不懂天文，和軍事有何關？古人說什麼？這是某分野的星，那又是某分野的星，如何有風，如何有雨，都是些迷信之談，何足憑信？」中山笑道：「古人說這句話，必有他的意思，決不是像諸君所說那樣簡單的。天文和軍事，怎說無關係呢？」衆人都道：「不知有何關係？帥座何妨指教我們一些？」中山笑道：「此理甚長，一時那能講得明白？我所說的，也不過幾件小事而已。例如黑夜行軍，失去了指南針的時候，往往分不出東西南北，找不到一條路徑，假如懂得些天文，就可看星辰的所在，定出方向，程度稍高的，并可定出時間來。辛亥革命以前，我在兩廣，每至黑夜用兵，往往要借重星月，做我的指南針，從此看來，天文和軍事，已經有許多密切的關係了。」可見事無鉅細，必有所用，特粗心人不會理會耳。這不過據我所能說的而言，其事很小，此外還有許多關係，說他不完咧。」衆人都各恍然，因笑道：「這些地方，我們倒不會留心。」中山却又指着北斗七星笑道：「你們認識嗎？這是什麼星？」衆人都笑說：「不知道。」中山道：「這就是北斗七星，你們只要辨得出他，方向就容易知道了。」接着彼此又談了些軍事，方才回船。極熱鬧中間，忽然來此一件清冷之事，可謂好整以暇。

第二天，義和墟福軍已經和陳軍千餘人接觸，田鍾毅帶着演軍三百人，和粵軍第一師卓旅所部的張弛團一營，登雄雞拍翼山嶺，中山兼率侍從，登山督戰。時左翼的福軍，進到了義和墟，初時得些勝利，正在追擊，不料陳軍大隊到來，乘勢壓迫，福軍抵敵不住，只得退却。陳軍趁機大進，沿義和墟趕向蘇村，謀斷義師歸路。中山尚欲指揮部下死戰，左右苦諫，始命大南洋座船退却。剛到蘇村，只見隊兵士列在河上，沿風飄展的旗幟，現出招撫使姚的四個大字。原來姚招撫使名雨平，中山由博羅回到石龍時，因其指陳援敵之策，頗有些見地，所以給他一個招撫使名義，令他發兵救應博羅。他的隊伍開到蘇村，便不會前進，至今還在蘇村駐紮。當時中山見姚雨平的部

隊，向在這裏好好兒的駐紮，知道敵軍尚未壓境，派人詢問，果然尚不見敵人蹤跡。古應芬急促輪船開回石龍，才到葉蘭，又在昏黑中，見一艘艘的兵船，接連不絕的逆流而上。急忙探問，方知是粵軍第一師所屬的卓旅。中山大喜，急命加緊開赴蘇村，探險登陸。大南洋船，仍然開回石龍駐泊。

第二天又帶了楊廷培的一部，由石龍開拔，到了蘇村時，卓旅和福軍已聯絡追逐義和墟敵人，攻擊前進。中山即令楊部加入作戰，軍勢愈盛。陳軍抵敵不住，節節敗退。中山登山瞭望，見卓旅福軍楊部，衝擊甚勇，節節勝利。十分歡喜。博羅城內被圍軍隊，見救兵大隊已到，乘勢衝出，合攻銅鼓嶺的陳軍。陳軍大敗，死傷甚衆，向派尾響水退却。銅鼓嶺仍被城內的義軍奪回。博羅之圍已解。陳軍三路俱敗，聞風而逃。中山傳令休息，自己入城撫慰軍民。特獎演軍師長楊廷培部萬元，彰其守城和破敵之功，其餘也各論等行賞。一面又令卓旅五團追向派尾。鄧演達攻師陽，福軍攻擊響水，只楊廷培的一師，因死傷太重，着回廣州休息。分撥已畢，自己又到梅湖去看重礮陣地，親發五彈。此時增城的敵軍，也被朱吳各部擊退，前方各軍，俱皆勝利。東江戰事，總算轉危爲安，可告一小小結束。

中山因廣州等他解決的事情很多，便趁機回去了一趟，只一日工夫，便又重行出發。在這一回一出之中，別的並無改動，只有他自己的幕僚中，却又添了馬曉軍王柏齡等幾個人。輪船到了白沙堆駐泊，中山親自到飛鵝嶺劉震寰營中，商議攻破惠州之策。桂軍各上級軍官，聽說大元帥駕臨，一齊來迎，先到礮兵陣地察看。這時惠州城上的陳軍，用望遠鏡探看，見中山親來察看陣勢，便教礮兵瞄準中山開礮。顆顆礮彈，都向着中山飛來。有離開中山身前，只有丈許光景的，轟然一聲，地上的木石紛飛，地皮也烏焦了。衆人見了，都替中山就心，勸中山不要再留。我亦代爲擔心。中山笑道：「你們不必驚恐，敵軍的表尺已完全用盡，凡槍礮均有表尺，用以瞄準，測量遠近之用。表尺用盡，則不能更遠，雖發不能及我矣。」即使他密集注射，也決不能射及我們所立的地點。我們儘管商量破城的計畫罷！」有見識，有膽量，有經驗，豈非流所能企及。

桂軍總司令劉震寰道：「逆軍的楊坤如，最善於守城，我們屢次猛攻，都不能得

手，真是沒有辦法。」不說自己不善攻，倒說別人善守，也算善於解嘲。中山道：「我此來帶有一船魚雷，可用此物作攻城之具，炸毀城基，如城基崩壞，惠州即日便可克復了。」劉震寰唯唯稱是。中山又道：「我定今天仍回梅湖，特留程部長潛和參謀趙寶賢在這裏，和兄商議一切。事不宜遲，明天便可下總攻擊令了。」劉震寰領諾。

中山見佈置已定，仍舊坐了大南洋輪船，回轉梅湖。輪船剛到中途，忽聽得轟然一聲，彷彿船都震動，不知什麼地方炸烈了東西。彼此正在驚訝，忽然偵緝員趕來報告道：「註泊白沙堆的輪船失事，所帶魚雷完全爆炸。飛機隊長楊仙逸，長洲要塞司令蘇從山，魚雷局長謝鐵良，同時遇難。」中山大驚，悲痛不已。王柏齡等齊聲慰解，中山拭淚道：「楊蘇謝三同志，從我多年，積功甚偉，一旦爲國犧牲，不但國家受了人材的損失，就是我們此番攻城的計劃，也大受打擊，使我如何不傷心呢？」當下命人仍至廣州，運帶魚雷等攻城之具，一面下令贈楊仙逸陸軍中將，與謝蘇兩人均各厚卹，自己並親赴遇難地點察看，只見血肉模糊，慘不忍觀，不禁加倍傷心，即令設壇致祭，親自致奠。祭畢，仍回梅湖陣地。

廣州的魚雷既到，仍命程潛，在飛鵝嶺主持攻城之事，並定九月二十三日下總攻擊令，於夜間十二時，先以魚雷炸城基，各部隊衝鋒前進，飛機則在前敵偵察敵情，拋擲炸彈。布置既定，如期發動。前鋒衝鋒前進，一面發射魚雷，魚雷的炸力雖大，無奈惠州的城垣，建築得十分牢固，一時如何攻得破。彼此砲往彈來，激戰了許多時候，忽然轟的一聲，城垣已被魚雷轟坍了好幾丈。城內的陳軍大驚，楊坤如急令堵塞，那劉震寰的桂軍，素來膽怯，在城垣沒有攻破之前，倒還踴躍吶喊，誰知城已攻破，倒反怔住了，不敢衝進去。等到程潛得報知道，急來指揮時，已過了二小時之久，如此膽怯，尙可作戰耶？陳軍早築好了一層新城，把缺口堵住了，因此白犧牲了許多士兵，毫無效果。城上倒反用機關槍密集掃射，桂軍死傷甚衆，只得退回。中山得了這個消息，十分不悅，只得鼓勵將士，重作第二次總攻擊，自己回到博羅。

許崇智聽說中山在博羅，也從橫瀝來會商全部軍事計劃。中山即命爲中央軍總指揮，並以楊希閔爲右翼總指揮，朱培德爲左翼總指揮。部署既定，又回廣州，只留程潛、在博羅支應一切。中山這一回廣州，可不好了，沒到兩天，河源、平山兩地，都被陳軍攻陷，洪兆麟追平湖，林虎攻柏塘，派尾恰好許崇智這時正在派尾，聽說逆軍來攻，便令部下各旅聯合朱李各軍，奮勇逆擊。林虎大敗，兵士紛紛繳械的，足有千餘。洪兆麟也被范石生擊敗，只有馮道石龍的蔣光亮部，因此時已和陳炯明默契，所以始終按兵不動，未曾作過一次戰，應過一次敵。史可笑的，還有圍攻惠州的桂軍劉震寰，因平山、河源失守，防到後路被截，便急急的退出飛鵝嶺，放棄了惠州陣地。中山聽了這個消息，恐怕惠州襲攻博羅，倘又失陷，便要牽動全局。二則又聞各軍都逗遛不進，未免耽誤軍機。急忙改乘專車，和參謀長李烈鈞等，同到石龍，召集各軍長胡思舜、盧師誥、范石生、蔣光亮等，會議軍事。胡、盧、范等都立刻應召而來，蔣光亮直到會議將完，方才來到。中山看着他入席以後，方道：「貴部在石龍已久，現在前敵軍事緊急，爲什麼不前進？」蔣光亮默然不答。中山道：「現在的軍事，較前更緊急了，你怎能按兵不動，自己不慚愧嗎？限你今夜，必須出動，攻擊惠州。」蔣光亮答道：「今天我有一緊要事情，必須返省，明天當再來。」中山怒道：「今天祇有軍令，你若今天回省，我除以軍法處你以外，決無第二句話。」蔣光亮又默然。胡思舜、李烈鈞等忙解勸，請求中山寬容。一面又向蔣光亮道：「蔣同志就遵大元帥的命令，不必返省，立刻前進罷！」蔣光亮唯唯。

此時不敢備強突使人快然

衆皆不歡而散。

次日天微明，中山傳令各軍出發，因蔣光亮已經回廣州，盧師誥的部隊素同兒戲，不足一戰，所以只用范胡許劉各部，以范石生部主力軍，肅清沿鐵路的敵人，向平湖進展，令胡思舜合東路一支隊，溯河岸橫達博羅，和許崇智劉震寰各軍聯絡。支配妥當後，正要出發，恰好敵將鍾景棠、熊略率領所部，來犯平山。范石生部奮勇迎擊，激戰了一個鐘頭，鍾熊抵敵不住，向後退去。范石生指揮部下追趕，到了張坑，鍾熊忽又回身接戰，范石生所部奮勇

衝突，正在激戰之間，忽然背後槍聲大起，原來是鍾熊的伏兵殺來。范石生兩面受敵，正在着急，忽覺抄襲後路的敵軍紛紛潰散，不解其故。不一時，接到探報，方知是西江李根漢部開到。這消息報到中山那裏，十分歡喜，親目至前線，察看了一回，令各軍繼續追擊，自己仍回石龍，才知胡思舜部尚不會出發，中山也不深究，當下又令羅翼華從水路赴蘇村，梁國一部出葵蘭赴博羅。

佈置剛畢，忽報林虎率領精兵一千，占領龍門，進犯增城。陳策、李天德部不戰而退。中山大怒，急令朱培德、胡思舜赴援，一面電陳策、李天德嚴飭反攻。支配畢，因回顧李烈鈞道：「我本想回廣州一轉，不料增城的戰况又復如此，未免令我憂慮。廣州之行，只好暫緩了。」謀國之難如此，可爲一嘆。李烈鈞也歎道：「帥座軍事計劃，處處可操勝算，無奈各軍不肯用命，至九仞之功，往往虧於一篑，前功盡棄，豈不可惜！」東江之戰，大率如此，令人慨歎。還有一事，盧師諦部雖不耐戰，然用之亦足以壯威，帥座何以不令作戰？中山道：「此理我非不知，惟因其戰鬥力太弱，萬一失利，必致牽動全局，所以我只令往驅除深州之敵，也非全置不用。」正討論間，忽得博羅許崇智來電告捷，鄧演達占週石龍，右翼已達樟木頭，李根漢得鴨仔步，盧師諦克深州，中山大喜，即刻動身回到廣州。

只隔了一日，忽報中路及左翼軍爲敵所乘，退出博羅，許崇智回石龍，演桂軍相繼退却。中山大驚，急和李烈鈞乘車到石龍來指揮。此時滇軍已退到狗仔潭，東西路許劉各部已退到葵蘭，中山嚴令制止，一面召集開會，討論反攻之計。李烈鈞道：「剛才得報，范石生部已攻克鴨仔步，不如令鼓勇進攻惠城，牽制敵人的後方，使敵不能專顧正面。」范石生亦頗饒勇善戰。中山從之，賞范石生部萬元，令向惠城進展。又賞楊希閔、朱培德部各五千元，令反攻。一面收容東西路潰兵，一面傳令再退却者槍決。在此極忙極亂之中，而處置各方，井井有條，非好整以暇者不能。部署方畢，傳令進駐石灘。恰巧逆將鍾景棠、熊略、楊坤如、洪兆麟各率賊衆，進犯葵蘭，中山令前鋒暫取守勢，定於明日分三路反攻，一面又令李濟琛赴援增城。次日天微明，便聽得增城方面砲聲斷續而起。中山恐怕中央軍朱部的李師

王師不進，令古應芬前去催促。古應芬遵令趕到石灘村，方知李師已經出發，王師的參謀長凌霄亦已上了馬，正在督隊前進。應芬大喜，又去和羅翼羣向增城方面沿路探看。過了石灘村，大約有三五里光景，便是一座小山，有兩三個滇軍的步哨，在那裏瞭望。應芬問他：「此地可有敵人蹤跡？」步哨道：「敵人剛才已經逼近，後來被我軍擊退。現在我軍正在向前追擊哩。」古應芬和羅翼羣側耳細聽，果然槍炮聲漸漸自近而遠，將大敗先有此小勝。心中甚喜。古應芬便尋路回轉，路中只聽得東北方面槍炮聲極其激烈，知道蔡蘭鐵牆方面已在激戰之中，急忙回到車站，報告中山。中山道：「此一路軍事，雖然可以不憂，蔡蘭鐵牆方面的戰事，剛才得石龍趙寶賢的報告，却有不能支持之勢，我已令在石龍的李根濤部，向石灣前進，並令鄧副官彥華運了一車米去，分給各軍，但不知結果究竟如何？」

正說間，忽報前方有兵數車，向這裏很快的開來，不知是何人的部隊。衆人正在驚訝，那兵車已經開到站裏，原來是李根濤所部的兵士。中山甚喜。李根濤隨即晉謁中山，請示機宜。中山獎勵了幾句，便令仍向石灣攻擊前進。李根濤遵令，即時出動，剛到石灣，蔡蘭鐵牆方面的各軍，已紛紛潰退。李根濤的部隊被他們衝動，不能駐紮，只得也跟着潰退。大部分都潰到石灘。中山得報急忙和李烈鈞、古應芬下車制止。只見沿鐵路都是潰兵，既分不出是什麼人的部隊，也不知道他們因何而退，詢問他們的長官在那裏，又都不知所在。各軍潰兵初時潰奔得非常慌忙，此時見大元帥下令喝止，始各站住，不敢再逃。各兵亦尚能守令。不一時，李根濤的全隊亦退到中山，便和他說道：「武城，李根濤之字，你應當率隊嚴守此間河岸，以圖反攻。」李根濤唯唯遵令。

正說間，忽有潰兵所乘的火車開到，剛好和中山的座車，在同一條軌道上，因此座車也被他衝得逆行。中山剛好上車，便如風馳電掣的走了。古應芬等上車不及，只得沿鐵路隨着追趕。各潰兵見了這情形，便又大奔。中山派往石龍的副官鄧彥華見了這情形，不覺大驚，因聽說范小泉的部隊，尚在橫瀝，急忙趕到橫瀝，報告敗耗，請其

回軍救應。范小泉正待舉炊，聽了這話，也不待吃飯，便急令部下開拔，趕到石龍。恰好陳軍的先鋒洪兆麟，緊緊追趕上山，已到石龍。范小泉也不待開槍，便令衝鋒，自己奮勇先進。洪兆麟雖仗戰勝之威，無奈范軍勇悍難當。只一小時，便大敗而潰。洪兆麟恐被追及，急急渡江，不料船小人多，到了江中，一震盪間，那隻船已翻轉身來，把洪兆麟等都溺在水裏。讀至此爲之一快。衆人慌忙把他救過對岸時，已吃了好幾口水，狼狽不堪，急忙帶着殘兵，向東退去。

却說古應芬等，因追兵被范軍截住，安然到了新塘，上了火車時，方知中山已乘了機關車返省，心中甚覺安慰，只是想到此次潰退的士兵，不止一萬，如一到省城，商民必受損失，又沒法可以處置，甚是擔心。到了省城時，市面竟安堵如常，大爲奇異。打聽之後，方知中山到省後，即派兵一部，在大沙頭堵截，所有散兵，已被繳械，所以廣州毫無應響。綜計此次東江戰事，始於五月，至這時九月，已有四月之久，此次義師挫敗，退回廣州，總算告一小小結束。我這枝筆，便也要掉轉來，寫些別處的事情。要說北方在本年中，除却平常的政變和戰爭以外，還有一件驚天動地，震動全世界的大事情，正是：

戰爭喋血尋常時，別有奇峯天外來。

未知究係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中山從事革命事業數十年，生平歷危涉險，不知凡幾，苟舉其聲華大者而言，則除倫敦白鵝潭兩役而外，惟此次東江之戰而已。蓋當時可用之兵，惟許崇智部及少數之滇粵軍，若劉震寰、楊善闓、蔣光亮各部，則除索餉要械而外，其兵殆不堪一戰。甚者與逆軍通款協謀，以危中山，其處境之險，豈下於白鵝潭哉！然觀其從容處事，未嘗因消息之可驚而惶恐失措，處置困難而顛喪灰心，其學養工夫，與堅忍不拔之志，豈尋常人所能及，其萬一哉？

第一百四十四回 昧先機津浦車遭劫 急兄仇抱犢崗被圍

却說民國十二年五月五日那一天，津浦路客車隆隆北上，將到臨城的那一天，滕縣忽然起了一個謠風，說抱犢崗的土匪，將到臨城。滕縣警備總隊長杜兆麟，聞得這個消息，急忙趕到臨城，想報告駐防於該地的陸軍六旅一團一營營副顏世清。顏世清聽說滕縣警備總隊長來見，不知道什麼事，想正在鼾睡中，耳不聞賊將臨門，何尚弗知，焉得夢夢可笑。又不便拒絕，只得請見杜兆麟。一見顏世清，略為寒溫了幾句，便開口說道：「有一個很重要的消息，不知道營副已經知道沒有？」顏世清問是什麼消息，杜兆麟道：「據敵隊的偵探員報告，抱犢崗土匪有大隊將到臨城，兄弟恐怕貴營還不會知道，特地趕來報告，須設法堵截才好。」顏世清變色道：「一胡說！正不知是誰胡說。」抱犢崗的土匪，現被官兵圍得水泄不通，那裏能下山，便生着翅膀兒，未見得能飛到這裏。若說真有這事，難道就只你有偵探，能夠先知道，我便沒有偵探，便不能知道了。」一味實氣語，總是料其決不能來耳。杜兆麟道：「不是如此說，抱犢崗雖則被圍，難保沒有和他聯絡的桿匪，再這或有秘密路兒可下山，怎說生了翅膀兒也飛不到這裏？這是地方的公事，也是國家的公事，須分不得彼此，或許你沒有知道，我先知道的，也許我沒知道，你先知道的，大家總該互相通個消息才是。」顏世清怒道：「我為什麼要通報你？我也用不着你通報，料你幾個警備隊兒，幹得甚事？敢在我面前吹牛！」杜兆麟見他不懂理，要待發作，却又忍住，因微微冷笑了一聲道：「我們幾個警備隊兒，本來沒有什麼用，那裏敢和老兄的雄兵作比。滕縣有什麼事，都要全仗老兄了。」說着告辭而去。顏世清也不送客，只氣呼呼的坐在一旁，瞧着他走了。又向站崗的兵士和值日的排長發作道：「為什麼讓這妄人進來混鬧，也不替我當一聲兒罵！」

正鬧着，忽報有個本村的鄉人，又有緊要機密事來報告。顏世清怒道：「又有什麼緊要機密事報告了，准定又是造謠，攔且叫他進來，說得好時便能，否則叫他瞧瞧老子的手段。」說着，喝令叫進來。不一回，鄉人已到面前。站下，顏世清沒好氣，喝問報告什麼事。那鄉人見了顏世清這樣子，早唬矮了半截，半响說不出話來。顏世清愈加生氣，罵道：「村狗子，問你怎麼不說了？誰和你尋開心嗎？」鄉人見軍官生氣，才嚇出一句話來道：「抱憤圖報的土匪，離這裏只有七八里路了。」顏世清聽了這話，立刻跳起來，向他當胸就是一拳，罵道：「混帳忘八蛋！你敢捏造謠言，來擾我的軍心，我知道你是杜兆麟指使來的，你仗着杜兆麟的勢力，當是我不敢奈何你嗎？我偏要把你關起來，辦你一個煽惑軍心的罪名。」說着，又罵勤務兵，爲什麼不給我關起來。幾個勤務兵應了一聲，趕上前，如狼似虎的抓起這鄉人，先掌了幾個嘴，又罵道：「忘八羔子！你敢來誣我們的營副，吃了豹子膽了！」一行罵一行打的，提到空房間裏去關起來了。軍閥時代，北軍之變橫，常有此種光景。

這是這日下午的事情，到了晚上十二點鐘，北上的特別快車，開到臨城的附近，一衆客人正在酣寢的時候，忽覺有極激烈巨大的砰的一聲，火車立刻停止了，有幾節車便倒了下來。一衆乘客，從夢中驚醒，正在駭疑，忽然有拍拍辟辟的槍聲，聯珠價響起來，一時間把車子的乘客，嚇的婦哭兒號，聲震四野。男子之中，也有穿着襯衣，跳窗出去，躲在車子底下的，也有扒上車頂上去的，也有躲到床底下去的。一時間亂的天翻地覆，不多一回，槍聲稍停，車中跳上了許多土匪，大多衣服破碎，手執軍械，把衆人的行李亂翻，只要稍值錢的東西，便都老實不客氣的代爲收藏了。搶劫了一回，所有貴重些的東西，已全入了土匪的袋兒裏，方才把一衆客人，驅逐下車，把中西乘客，分作兩行排立，問明姓名籍貫年齡，一一記在簿上，又查明客票等級，分別記明，這才宣布道：「敵軍軍餉不足，暫請諸位捐助，三等客人每人二千元，二等客一萬元，頭等客三萬元，西人每名五萬元，請各位寫信回家備款來贖。」說完，便趕着衆人教他們跟着同走。有走不動的，未免還要喫些另碎苦頭。原來這些乘客總計三百多個人，裏

面却有二十多個西人。

這亂子的消息，傳到顏世清耳朵裏，只嚇得手足無措。此時不知是誰報告，亦曾飽以老拳，治以煽惑軍心之罪否？急急令排長帶領一排人去截留乘客。排長不允道：「土匪有幾千人，只一排人如何去得？何況這樣潑天般大的事情，我也幹不了，營副該親自把這兩連人全帶了去才好。」顏世清怒道：「你說什麼話？你敢不依？你敢不去嗎？」那排長見營副發怒，不敢多說，只得退下來，抱着滿肚皮的不願意，帶着本排兵士，慢吞吞的到了肇事地點，下令散開。其時土匪剛好押解着三百多肉票，向東緩緩而行，見了官兵，也不開槍。官兵見了土匪，也不追趕。蓋此時匪之視兵，幾如無物，兵之視匪，有若同行矣。

不一時，駐紮韓莊的陸軍第六旅，聽了這個警報，派了大隊士兵，前來邀擊。這才和土匪開戰起來。土匪帶了肉票，一路上且戰且走。官兵是緊緊追趕，倒也奪下了肉票不少。那些土匪一直奔逃到一座山頂，山頂外面有大石圍繞，極易防守。這時土匪已經精疲力盡，只得坐下休息，並叫中西肉票，也列坐於圍石之中。一面，各人都拿出撿來的贓物，陳列着，請肉票代為作價。

却說肉票當中有一個名叫顧克瑤的，和一個西人名叫亨利的，兩人最為頑皮，見了這些東西，隨口亂說，並無半句實話。有一個土匪，拿出一枚大鑽戒，請亨利評價。亨利看那鑽戒，原來是穆安素的，因操着英語，做着手勢道：「這東西毫無價值，只值二三角錢。」土匪不懂，只顧看着他發怔。顧克瑤替他解釋了一回，土匪方才領悟，甚是喪氣道：「我想一枚金戒，也至少值三五塊錢，這樣一顆亮晶晶有亮光的東西，至少也值上八塊十塊，不料倒這麼不值錢。」說着，沒精打彩的戴在指上，又嘆了一口氣。另一個土匪笑道：「你的是一顆黃銅戒子，自然不值錢，這原是自己運氣不好，何必嘆氣。」

亨利所講運去黃金戒子，說着，又回頭問顧克瑤道：「客人！土匪所講之票曰客人，你是懂得外國話的，可代我們問問這位外國古董客人，評評我們這些東西，可不是我這手表面值錢嗎？」顧克瑤向亨利傳譯了，只聽得亨利又做着手勢，噁哩咕嚕的說了一陣。顧克瑤向土匪笑道：「他說呢，這些東西，統都

是沒價值的。你的手表，雖則比他們的東西略貴，也不過值五塊錢。」眾人聽了，都十分掃興，紛紛把東西檢了起來，口裏却嘖嘖道：「難為這些客人都帶着這麼值錢的東西，也算我們晦氣。」又一個站着的土匪道：「得咧得咧，我們不提這話罷。」說着，又走近一步，指着亨利旁邊的龐安素，向顧克瑤道：「聽說這胖大的洋人是一個外國督軍。中國有督軍，外國亦必有督軍，此輩心中固應有此想也。你懂得洋鬼子話，可知道他是不是？」顧克瑤笑道：「他是外國的巡閱使呢。」有督軍則又必有巡閱使，無巡閱使何以安插太上督軍乎？顧君之言是也。說着，又指着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筆鮑

惠爾道：「這位就是他的祕書長。你貴姓？」那土匪道：「我姓郭，叫郭其才。」說着，向穆安素和鮑惠爾打量了一番，露出很佩服，又帶着些躊躇滿志的樣子。一回兒，又向顧克瑤道：「請你和外國督軍說，叫他趕快寫信給官兵，警戒他們，叫他們不要再攻擊，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必得把外國人全數殺了，也不當什麼外國督軍，西洋巡閱咧。」中國之最貴者，督軍巡閱也。外國又中國之所畏也，然則外國督軍，外國巡閱，非世界至高無上之大人，與土匪乃得而生殺之，則土匪懼威，又非

世界至高無極者乎？一笑。說到外國人的樣子，雖則很像凜凜乎不可輕犯，然而一聽到一個殺字，却也和我們中國人一樣的危害，所以顧克瑤替郭其才一傳譯，外國人就頓時恐慌起來，立刻使推鮑惠爾起草寫信。想因他是報館主筆，喜歡揮文之故，同一動筆，平時感否人物，指摘時政何等威風，今日又何等喪氣。又經顧克瑤譯為華文，大約說道：

被難旅客，除華人外，有屬英法意墨諸國之僑民四十餘人。全書中此句最是重要，蓋此次劫車，如無西人，則僅一普通規察耳。政府必不注意，官兵亦必不肯用心追擊也。蓋喪喪諸公之斗大眼晴中，惟有外國人乃屹然如山耳。我數百小民之性命，自諸公觀之，直細若毫芒，豈足道其一分哉？

郭其才拿了這信，便差了個小嘍囉送去，果然有好幾小時，不曾攻擊。匪衆正在歡喜，不料下午又開起火來。郭其才依舊來找顧克瑤道：「官兵只停了幾小時，不曾攻擊，現在爲什麼又開火了？你快叫外國巡閱再着祕書長寫信去，倘官兵仍不停止攻擊，我立刻使將所有外國人全數送到火線上去，讓他們嘗幾顆子彈的滋味，將來

外國人死了，這殺外國人的責任，是要官兵負的。」妙哉郭其才，單推外人而不及華人，非有愛於華人，而不令吃幾顆子彈也。蓋官兵目中，初未嘗有幾百老百姓的性命在念中，土匪知之深，故獨挾外國人以自重。蓋政府怕外國人者也，如外國人被殺，必責在役之官兵，在役之官兵畏其必不致攻擊矣。顧克瑤依言轉達，書備好後，仍由郭其才差匪專送。

顧克瑤見書雖送去，不過暫顧目前，自己不知何日才能回家，心中十分煩悶，因在山邊傍徨散步，暫解愁懷。忽見有一個八九歲的女孩，衣履不全，坐在石崖旁邊，情致楚楚，十分可憐，禁不住上前問他的姓名。那女孩見有人問他，便哭起來道：「我姓許，叫許鳳寶，我跟我的母親從上海到天津去，那天強盜把我的母親搶去，把我丟下，我舍不得母親，跟強盜到這裏來尋我的母親，又不知道母親在那裏。」真是可憐。一行說，一行哭，十分淒楚，聽得的人，都代為流淚。衆人正在安慰他，忽然一個外國人叫做佛利門的，走將過來，因不懂中國話，疑心衆人在這裏欺哄孩子。顧克瑤看出他的意思，便把詳細情形告訴了他。佛利門點頭道：「這孩子可憐的很，我帶他到維利亞夫人那裏去，暫時住着再說罷。」說着，便和顧克瑤兩人帶了許鳳寶，同到維利亞夫人那裏，給與他衣服鞋履。那許鳳寶年幼心熱，見顧克瑤等這般待他，十分感激，便趕着他們很親熱的叫着叔叔，這話按下不提。

却說這天晚上，兵匪又復開火，當時天昏地黑，狂風怒號，不一時，雞卵一般的雹，紛紛從天上落將下來，打着人，痛不可當，更兼大雨交加，淋得衆人如落湯雞一般，十分苦楚。郭其才等知道這地不可久居，便帶着一衆肉票，度過山頂，奔了十多里路，轉入山邊一個村莊中躲避。一面叫老百姓土匪稱不做強盜之居民爲老百姓。打酒燒火，煎高糜餅，煮綠豆湯，分給各人充饑。那餅的質地既燥，味道又壞，十分難吃。一住兩日，都是如此，甚是苦楚。顧克瑤覓個空，詐作出恭的樣子，步出莊門，想乘機脫逃。剛走了幾步，便遇着一中年村婦，忽然轉到一個念頭，便站住問道：「從這裏去可有土匪？」那婦人向他打量了一番，說道：「先生是這次遭難的客人，要想脫逃嗎？」顧克瑤道：「正是呢，你想可得脫身？」那婦人搖頭道：「難難難，我勸先生還是除了這念頭罷。從這裏去，那裏沒土匪，你這一去，

不但逃不出，倘然遇見兇惡些的土匪，恐怕連性命也沒咧。」由來此時，可稱之謂匪世界。顧克瑤聽了這話，十分喪氣，只得死了這條心，慢吞吞的踱將回來。剛想坐下，忽聽說官兵來攻，郭其才等，又命帶着肉票，往山裏奔逃。顧克瑤一路顛簸着，拚命的跑，倒是那外國巡閱，十分寫意，坐着一把椅子，四個土匪抬着走，好似賽會中的尊神。假外國巡閱，在土匪中尚如此受用，真督軍下了台，宜其在租界中快活也。

奔了半日，方才又到一座山上。顧克瑤和穆安素、佛利門、亨利、鮑惠爾等，都住在一個破廟裏，只有穆安素一人睡在破榻上面，其餘的人，盡皆席地而睡。那亨利十分頑皮，時時和郭其才說笑，有時又伸着拇指，恭維郭其才是中國第一流人，因此郭其才也很喜歡他。時常和顧克瑤說：「亨利這人，很老實可靠，不同別的洋鬼子一樣，倒很難得。」被亨利戴上高帽子了，土匪原來也喜歡高帽。顧克瑤也笑着附和而已。一天，郭其才特地宰了一頭牛，大饗西賓。顧克瑤等因要做通事，所以得陪末坐。英語有此大用處，無怪學者之衆也。那牛肉因只在破鍋中滾了一轉，尚不甚熟，所以味道也不甚好，可是在這時候，已不啻吃到山珍海錯了。彼此帶吃帶說之間，顧克瑤因想探問他們內中情形，便問他們的大首領叫什麼名字？怎樣出身？郭其才喝了一口酒，豎起一個拇指來道：「論起我們的大當家，却真是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他既不是窮無所歸，然後來做土匪，也不是真在這裏發財，才來幹這們營生。多只因想報仇雪恨，和貪官污吏做對，所以纔來落草。我們這大當家，姓孫名美瑤，號玉峯，今年只有二十五歲，本省山東嶧縣人，有兄弟五個，孫當家最小，所以鄉人都稱做孫五。他有個哥哥，名叫美珠，號明甫，也是我們以前的大當家，本是毛思忠部下的營長，毛思忠的軍隊解散以後，他也退伍回家，這也是他有了幾個錢不好，信然說有了錢，真是不好也。說說謊盜古人先言之矣。」因為有了幾個錢，便把當地的軍隊警察看的眼紅，時時帶着大隊人，到他家去敲詐，指他們是匪黨。這麼一門好好的世家財主，不上幾月，便把七八頃良田都斷送在這些軍警手中了。我讀此而不暇為孫氏悲何也，如此者不止一家也。現在的孫當家的大哥，這口氣，幾乎氣得成病，當即召集了四位弟弟，向他們說道：「我們

做着安分良民，反而要受官兵的侵逼欺凌，倒不如索性落草，還可和做官的反抗。左右我們的田產已光，將來的日子也未見得過的去。做了強盜，或者反能圖個出身，建些功業，不知諸位兄弟的意思如何？一衆人初時都默然不答。他們的大哥，重又說道：「我不過這樣和兄弟商量，萬一有不願意的，也不妨直說，我也決不勉強。」他這般聲明過以後，二三四三位兄弟才都說：「不願意落草，願意出外謀生。」他們大哥不禁嘆了口氣道：「想不到許多兄弟中，竟沒有一個人和我志氣相同的，也罷。我只當父母生我，只有一個，我也不敢累你們，你們各自營生去罷。」此反激語也，然看眼不在老五一。這句話，却激動了我們這位孫大當家，他年紀雖小，按孫美珠也，年僅弱冠，志氣却高，當強盜有何志氣，然在強盜口中，自不得不如此說也。立刻一拍胸膛，也是強盜樣子。上前說道：「大哥！諸位哥哥都願別做營生，我却情願跟哥哥落草，萬死亦所不懼。」

——是強盜老口吻，然其志亦壯。初時不說，已在躊躇之中，經美珠一激，就直逼出來矣。他大哥聽了他這幾句話，頓時大喜，說道：「我有這樣一個英雄的兄弟，已經夠了，比着別人，雖有十個八個兄弟，緊要時却沒一個的，不知勝過多少咧。」牛若爲自己解嘲，牛似爲寇藉美珠而實乃是反映三弟也。美珠亦善辭令，當下變賣餘產，得了四五千元，把房屋完全燒掉，亦具破釜沉舟之心。一面又拿出五百塊錢，給他的妻子崔氏道：「你是名門之女，總不肯隨着我去的，我現在給你五百塊錢，嫁不嫁，悉聽你自己的便。總之，此生倘不得志，休想再見了。」做得決絕，頗有丈夫氣概。把這些事情做好以後，便把剩下的幾千元，仿着宋江的大興梁山，招兵買馬，兩月之內，便招集了四千人，占據豹子谷爲老巢。那時兄弟已在他老大哥的部下，彼此公推他老大哥爲大都督。現在的大當家和周當家，天倫爲左右副都督，就是兄弟和諸當家思振等，也都做了各路司令。不勝榮耀之至。說着，舉起一杯酒來，一飲而空，大有顧盼自豪之概。

顧克瑤笑道：「後來呢？爲什麼又讓給現在的孫大當家做總司令了？」郭其才慢慢放下杯子，微微歎了口氣道：「真所謂大丈夫視死如歸，死生也算不得一件大事。」顧克瑤忙又接口道：「想是你這位老大哥死了。」

郭其才又突然興奮起來道：「是啊！他在去年戰死以後，我們因見兄弟們已有八千多人，槍枝也已有六千，便改名爲建國自治軍，推現在的孫大當家爲總司令，周當家爲副司令，誓與故去的孫大當家復仇，所以去年這裏一帶地方，鬧的最兇，誰想到官兵竟認起真來，把個抱犢谷圍得水洩不通，這倒也是我們始料所不及的呢。」此語由表面觀之，乃是訝其現在割治之認真，而骨子裏却包含着以前之放縱也。衆西人不知道他們噫哩咕嚕的說什麼，我們見西人說話，以爲噫哩咕嚕，西人見我們說話，亦以爲噫哩咕嚕也。都拉着顧克瑤問，顧克瑤搖了搖頭，也不回答，便笑着問郭其才道：「你們孫大當家，有了這麼大的勢力，大概也不怕誰了，爲什麼這次被圍在抱犢谷，竟一籌莫展呢？」郭其才

笑道：「那是我們的總櫃，所以不願放棄。不然帶起弟兄們一走，他們也未見得能怎樣奈何我們咧。」顧克瑤問怎樣叫做總櫃？郭其才道：「你不知道我們綠林中的規矩，所以不懂了，我們這裏的規矩和鬍匪不同，鬍匪做着生意，便立時分散走開，等到錢用完了，便再幹一下子，我們的規矩就不是這樣。兄弟們無論得一點什麼，都須交櫃，交櫃者說是把財物交給首領，外面稱做桿首，我們自己有時却自己稱做掌櫃。櫃有大小，小櫃有得時，須送交大櫃，大櫃有得時，須送交總櫃。抱犢齒就是我們總櫃所在的地方，你懂了嗎？」顧克瑤笑道：「我懂得咧。你們首領裏面，除却孫大當家以外，你老兄大概也算重要的了。但是我看你也不像幹這們營生的人，定然也因着什麼事，出於不得已，才投到這裏來的。」郭其才聽了這話，突然跳將起來，眼睛裏幾乎爆出火來，衆人都嚇了一跳，都疑心顧克瑤言語冒失，觸犯了郭其才了。正是

虎窟清談提往事，亡家舊恨忽傷心。

未知顧克瑤是否有性命之憂，却看下文分解。

兵，外所以禦侮，內所以平亂也。今中國之兵，外不足以禦侮矣，內亦能平亂否？耶方其未亂也，則務擾之使爲亂，方其無擾也，則務迫之使爲匪。及其亂生而匪登，則藉其事以爲利，如捕之養盜，然使之起而分潤其所，得彷彿兵之所以養也。匪來，則委

其事若弗知，使得大掠而去，又豈但不能平亂已哉？然則胡世清之不知匪之來規也，果不知耶？抑熟知之而故爲弗知者耶？觀其派兵而弗擊，吾思過半矣。嗚呼！

第一百四十五回 避追勦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議和

卻說郭其才聽了顧克瑤的話，一時引起舊恨，不禁咬牙切齒，憤怒萬分，突然跳起來，把胸膛一拍道：「說起這件事來，真氣死我也。諸位不會知道，我父親是滕縣的大紳士，生平最惡土匪，創辦警備隊，征剿十分出力，因此引起了土匪的仇視，在大前年的元旦，乘着我父親不會防備，糾集三四百人，殺入敵村，把我一家十七人全行殺死，只贖我一人在外，不會被害。我報官請求緝捕，當地官兵不但不爲緝捕，而且罵我不識時務。」山東匪世界也在匪世界，而欲與匪爲仇，豈非不識時務？諸位想想，這時家中只有我獨自一個，如何不想報仇？東奔西走，務要請他們緝捕。他們不會緝捕之前，先要賞號，我急於報仇，就不惜立刻把家產賣盡，拿來犒賞官兵。誰知白忙了一場，到頭還是毫無着落。這時我仇報不成，家產又都光了，想要低頭下去，也是生活爲難，我這才無可如何，投奔已故的孫大當家部下，充個頭目，於今也總算做到了土匪中的大首領，可是殺父之仇，不知何日方能報得咧！」實追處此情形，雖與孫美球不同，而同因官兵之逼追則相類也。顧克瑤等幾個中國人聽了這些話，都感歎不已。

在這山中住了兩日，又搬到龍門關白莊，郭其才在途中和顧克瑤亨利等人說道：「這幾天苦了你們，現在給你們找到了一個好地方了，那裏的房子又大又好，比外國的洋房更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呢？」衆人聽了，都不知道是怎樣一個好去處，都巴不得立刻到了，好休息一下。到了白莊以後，郭其才和他們一處走着，到了一所大廟門口，郭其才便踱將進去，穆安素佛利門鮑惠爾亨利顧克瑤等也跟了進去。郭其才指着廟裏，向顧克瑤

笑道：「你看這廟宇多麼大，多麼敞朗，就是外國人住的大洋房，恐怕也趕不上咧。」此語皆謂小鬼不曾見過大鐘頭。^頭衆人一看，只見屋雖高大，卻因年久失修，破壞不堪，六七尊佛像，也是金落粉殘，現出一種蕭索氣象，除此以外，就只有幾塊牆壁了，不覺啞然失笑。郭其才也笑道：「如何我說的話不錯嗎？」亨利道：「好是好，可惜沒有床鋪，一樣還要席地而睡。」郭其才聽了克瑤的傳譯，忙道：「有有有，還不曾辦到呢？等一回就可送來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嘍囉帶着一個黑漢子尋將進來，郭其才問什麼事，那小嘍囉道：「奉孫總司令的命令，把這姓郭的也併入八連，聽當家的發落。」郭其才道：「知道了，就叫他住在這裏罷。」顧克瑤看那姓郭的，手而俱極粗黑，下頷的鬍子，也足有寸許長，穿着破舊的短襖，神氣竟和土匪一般無二，不禁暗暗稱奇。^{爲下文潛逃張本}因上前和他拉拉手，問他的名字籍貫職業。那黑漢道：「我本地人，名叫鴻達，就是這次津浦車車上的車手。」郭其才道：「你能夠寫字嗎？」郭鴻達道：「懂得些普通文件，也還能寫。」郭其才大喜道：「我正少一個書記，你就住在這裏，替我當個書記罷。」郭鴻達領諾。

不一時，小嘍囉們送進許多高梁梗來，鋪作床墊，又搬進一只破鍋，放在階沿上。鮑惠爾笑道：「我在村中時，恐怕山間沒有茶壺，順手牽羊，在莊家帶了一只洋鐵茶壺在此，諸君看還適用嗎？」說着，果然掏出一只洋鐵茶壺來，衆皆大笑。亨利道：「我雖沒有這麼的茶壺，卻有四只茶杯在這裏，正好配對。」他一面說，一面果然也掏出四只茶杯來。郭鴻達笑道：「你們這些東西，都不及我在山下拾得的破洋鐵罐，用途更廣。」說着，拿出一只破洋鐵罐來，衆都問何用。郭鴻達道：「用途多咧。平時可以貯清水，要吃飯時可以煮飯，要吃茶時可以攪開水，質地既輕，水容易滾，又省柴火，豈不是用途更廣嗎？」^{廢物之用如此，在平時何能想到其美惡之不可不經也。}衆人聽了，俱又大笑。

顧克瑤等在這破廟裏住了數日，忽見一個小嘍囉領着一個小女孩進來，衆人看時，正是許鳳寶。顧克瑤問他來什麼？鳳寶道：「今朝有個外國先生，^{外國先生未知比外國巡閱如何}要到上海去，他們都叫帶了我，我怕媽媽

在這裏找不到我，叔叔看見他，請告訴他一聲，說我回上海去了，叫他別掛念。——真是孩子話，然而我奇其天真。」顧克瑤詫異道：「我又不認識你媽媽，叫我和誰說去？」許鳳寶呆了一呆，郭鴻達也笑起來了。顧克瑤忙又撫摩着他的頭，安慰了幾句，方才依依不捨地遲遲而去。鮑惠爾等見了這情形，都問顧克瑤什麼事。顧克瑤說了一遍，眾人問道：「不知是誰下山去了？為什麼我們竟不知道？」顧克瑤道：「你們要知道誰下山去，也容易，只問郭其才便知道了。」說話時，恰好郭其才進來，顧克瑤便問他道：「聽說有個外國人下山去了，那人叫什麼名字？怎麼可以隨便下去的？」郭其才笑道：「他立誓在一星期內回山，才准他下山去的呢，怎說隨便可以下去？那是個法國人，名字叫做什麼斐而倍，我也記不清楚了。」顧克瑤便把這話傳譯給穆安素等人聽。穆安素道：「我正想發一個電報給羅馬意政府，催他們向中國政府嚴重交涉，只可惜沒有人能帶下山去拍發。密斯脫顧能向郭匪商量，准我們這裏也派一個人下去嗎？」佛利門鮑惠爾也忙道：「我們也很想和外面通個消息呢，無論如何，總要要求郭匪派個人下去才好。」顧克瑤因回頭和郭其才道：「這幾位外國客人都想和外面通個信，派個人下山去，幹完了事情便回山，不知道可不可以？」郭其才想了一想道：「事情是可以的，但是下山去的人，須由我指定，不能由他們自己隨意派的。」顧克瑤把這意思向穆安素等說明。穆安素等都道：「只要能夠和外面通信就得了，誰下去我們可以不管。」眾人寫好了信和電報，再請顧克瑤和郭其才接洽。郭其才便指定顧克瑤和亨利一同下去，又再三吩咐明日務必回山。

亨利在路上和顧克瑤說道：「明天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回山去，不可失信於匪。」顧克瑤聽了這話，一聲不響，自己思量道：「土匪並不是講什麼信義的，就失信於他們，也並沒有什麼要緊，假使我的回去，能夠使被難的同胞得益，倒也不去管他，可是我看土匪的情形，對於外人，因想假以要挾政府，所以十分重視，至於對我們本國人，少一個多一個，並不十分希罕，我何必多此一舉呢？至於亨利他是個外國人，一方面，有外交團竭力營救，一方

面，中國政府因怕此案遷延不決，釀成國際上之重大交涉，不惜紆尊降貴，向土匪求和，所以外國人的釋放，不過遲早問題。亨利回山，可保必無危險，像我們這些中國人，百十條性命，那裏值得政府的一顧？將來能否回家，尚屬問題，我假如回山，真個是自投羅網的了。亨利所以定要我回去，無非爲着我能說外國話，我假如走了，他們就要感着不便咧……他一面想，一面胡亂答應亨利，到了山下以後，各種事情辦妥當以後，亨利屢次催促顧克瑤回山，顧克瑤委決不去，和幾家報館裏的記者商議。那些記者，都以爲並無返山的必要，顧克瑤便決定南旋，先由棗莊乘車到臨城，在臨城車站買了張特別快車的票子，正在候車，忽見有兩個人匆匆忙的趕來，向車站上的人亂問。車站上的人用手向自己一指，那兩個人便向自己這邊走來。顧克瑤正在懷疑，那兩人已到了面前，打了個招呼道：「這位就是顧克瑤先生嗎？」顧克瑤一看，那兩人並不認識，因請問他們尊姓。一個中材的道：「我姓史，是交通部派來的代表。」顧克瑤問他有什麼事？姓史的道：「我們部長因聽說顧先生已經南旋，所以趕派我們趕來，勸顧先生回去。」顧克瑤道：「我已經下山，還要回去做什麼？難道苦沒有受夠，還要再去找些添頭嗎？」姓史的笑道：「並非如此說，現在政府和土匪正在交涉之中，假使失信於他，一定要影響外交，無論如何總要請顧先生保持信用，顧全大局。」到也虧他說得婉轉。顧克瑤正色道：「政府於國有鐵道上，不能盡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以至出了這件空前劫案，國家威信早已掃地無餘，還靠我區區一個國民的力量，來彌補大局嗎？」姓史的再三道歉，非促顧克瑤立刻回山不可。顧克瑤推却不得，只好回棗莊和亨利一同回山。

恰好這天江甯交涉員溫世珍和總統府顧問安迪生也要進山商量條件，彼此便一路同行。進山以後，郭其才見顧克瑤喜的握住他的手，笑道：「你兩位真是信義之人，我想你假如不回來，這裏便缺少一個翻譯了，豈不糟糕？」幾幾乎做了不是信義之人，一笑。顧克瑤笑了一笑，也不回答。溫世珍請郭其才介紹和孫美瑤商議釋放外人條件，只摺釋放外人，果如顧君之語。彼此商議了好多時，還無結果。安迪生道：「照這樣討論，很不易接近，不如雙方早些

各派正式代表，速謀解決方好。」孫美瑤道：「這件事我個人也未便擅主，須等召集各地頭目，各派代表，開會討論，才好改派正式代表商議條件。」安迪生催他早些進行，孫美瑤答應在兩日內召集。

溫安兩人去後，顧克瑤把這消息去報告穩安素等，大家歡喜。正說話間，忽見郭其才匆匆進來，叫衆人趕緊預備搬場，衆人吃了一驚。顧克瑤道：「剛才雙方商量的條件，不是已很接近了嗎？爲什麼又要搬？」郭其才道：「他們要我們釋放外人，必須先解抱犢谷的圍，現在抱犢谷的兵，依舊緊緊的圍得水洩不通，誰相信他們是誠意的？」一面說，一面催他們快走。衆人只得遵命搬到北莊。顧克瑤知道必有變卦，因裝做不甚經意的和郭其才談及條件問題。據郭其才的意思，必須官兵先撤抱犢谷之圍，退兵三十里外，再將所有土匪編爲國軍，給發槍械，方可議和。倘官兵敢放一槍打我們，我們就殺一外國人，看他們怎樣。顧克瑤探得他的意思，便和郭鴻達去悄悄商議道：「匪首的態度，十分強硬，看來這和議一時必不能成功，我們不知何日方能出險，倒不如現在私下逃走了罷。」郭鴻達道：「除此以外，也沒第二個辦法了，好在他們對我兩個，素來不甚注意，更兼我的樣子，又很像土匪，根者可以逃的出罷。」兩人議定，便悄悄的步出莊門。顧克瑤走在前面，郭鴻達把蒲帽遮下些，壓住眉心，攜着一或木棍，在後面緊緊跟着，裝做監視的樣子。兩人很隨便大踏步往前趨路，偶然給幾個土匪看見，也誤認郭鴻達是自己隊中人，絕不盤詰。走了半個鐘頭，已不見土匪的蹤跡，方使出全身氣力，往前狂奔，意急心慌，也不知跌了幾個筋斗，一連奔跑了四個鐘頭，方才跑出血外，兩人換過一口氣來，休息了三五分鐘，方才慢慢的走。

到了中興煤礦公司的車站上，恰巧遇見那天催他回山的交通部代表，那姓史的見了顧克瑤，忙著賀喜道：「顧先生！恭喜脫險了。做事情要這樣有頭有尾，方不愧是個大丈夫。」顧克瑤道：「倘然不幸而至於有頭無尾，你又有什麼說？」姓史的嘿然。彼此又說了些別的話，姓史的方作別而去。報告總長大人去矣。顧克瑤兩人到了渠莊，就有氣概軒昂的軍官來尋他們，說總長叫他們去問話。顧克瑤和郭鴻達，就跟着那軍官，到了一部輝煌宏麗的

藍色座車裏面，只見坐着約有十多個人，都氣度昂然，有不可一世之概。可惜只能在車子裏稱雄。顧克瑤郭鴻達兩人暗暗估量，大概就是什麼總長等等，現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了。他倆一面想，一面向他們行了一鞠躬禮。那些人把手往旁邊一伸，也不站起來，只向顧克瑤點了點頭道：「你就是顧君嗎？請坐下談談。」顧克瑤遵命坐下，郭鴻達就站在顧克瑤的背後。那些人把山中的情形和匪首的態度，問了一個詳細，也算難得他們能這樣的費心。方令退出。真好威風的總長大人。顧克瑤到了臨城，要搭津浦車南下，不怕再被俘耶。郭鴻達住在濟南，兩人將要分手，想起共患難的情形，十分依依不捨，彼此大哭而別。此一哭，到是真情。按下不提。

却說顧克瑤所見的十幾個人，都是這時官匪交涉中的重要人物，就是田中玉吳毓麟楊以德張樹元劉懋政安迪生陳調元溫世珍錢錫霖何鋒鈺馮國勳這一批人。當顧克瑤出去以後，又商量一回招撫的辦法。田中玉道：「委任狀我都已吩咐他們預備好了，明天可教丁振之、郭勝泰再去一趟，順便把委任狀帶給他們，他們纔不該再鬧什麼了。」衆人都各無話。次日丁振之、劉勝泰二人，帶了委任狀進山，到了匪巢裏面，只見孫美瑤郭其才褚思振等都高高坐着，並不理睬，也不說話。丁振之就把委任狀交給褚思振，褚思振把委任狀向旁邊一丟，氣忿忿的說道：「兵也沒有退，一紙空文，有什麼用？老實說句話，你們非將軍隊退盡，決不能開議。今天可回去對田督說，限三天之內把兵退盡，否則就請田督下哀的美敦書，彼此宣戰好咧。」丁振之、郭勝泰說不得話，只得把這情形回稟田中玉。田中玉大怒道：「他媽的！我怕他嗎？既這麼說，我就剿他一個暢快。」衆人勸阻再商量，田中玉猶自怒氣不息。

這消息傳入滕嶧兩縣的紳士的耳朵中，恐怕兵匪開戰，累及平民，十分着急。當有劉子幹徐達泉金醒臣梁子瀛田冠五劉玉德陳家斗陳正榮等二十多個人，開會討論補救辦法。或云此所謂皇帝不急急殺大監，然亦大監處。吃虧乃不得不急耳。決定推劉玉德陳家斗陳正榮三個人為代表，入山和土匪商議就撫辦法。誰知土匪依舊十分強硬，

劉玉德等再三解釋，褚思振纔說：「外國人已答應給款千萬，所有的人，編成四混成旅，預先發餉六個月，明天由外人派代表向官廳交涉，用不着你們來說。」劉玉德等沒法，只得又去見官廳方面的人物。其時田中玉已經免職，山東督軍已派鄭士琦代理，所以劉玉德等便向鄭士琦接洽。鄭士琦道：「他們既然這樣強硬，不必再和他說什麼招撫了。」劉玉德聽了這話，嚇了一大跳，忙道：「打仗不要緊，豈不又苦了我們滕嶧兩縣的百姓？總求督理設法收撫才好。」可謂哀鳴。鄭士琦笑道：「也並非我要勸，實在那些土匪太刁，詐可惡了。若在兩縣百姓臉上，暫時緩幾天，你們試再說說看罷。」劉玉德等只得又進山去和匪首商議，這樣鬧了好多天，條件方才漸漸有些接近。最後由安迪生陳調元兩人入山交涉，孫美瑤等恐怕被勸不敢再硬，只求勸匪的主力軍旅長吳長植入山一會。吳長植因恐談判再決裂，遂也慨然答應入山，又商量了多天，方才決定編為一旅，以孫美瑤為旅長，周天松郭其才兩人為團長，先放西票，後釋華票，一件驚天動地的劫案方才解決。然而外交團到底還向中國政府提出了許多要求，中國政府對他道歉以外，還要賠償損失。孫美瑤後來也仍被山東軍隊槍決，一場大案子，不過晦氣百姓受些損失，國家丟個面子而已，說來豈不可歎正是：

官家剿匪尋常事，百姓遭兵大可哀。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各國之為政也，為人民謀利益，於外人則損焉。我華僑在日，在非，在南洋，在美，固皆受當地軍警之虐殺，士民之攻擊，匪徒之架劫矣。我國對之除一紙抗議空文而外，未嘗見各國有何賠償與保障，蓋其保護本國人之利益，皆盛於保護外人也。我國則不然，於國人之兵災匪劫，每視為無緒，倘涉及一二外人，則無有不張皇失措，竭力以營救之者。蓋政府之畏外人，常過於國內之人民也。使抱轡園中無外人，吾恐數百華票，至今猶在匪窟中，吾人且淡焉忘之矣。嗚呼！中國之為政者！

第一百四十六回 吳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馳軍襲大足

却說楊森自兵敗退鄂，無日不想回川報仇，吳佩孚也很想聯絡他收服四川，完成他武力統一的一部分計劃，所以暗令長江上游總司令王汝勤，竭力補助他的給養和軍械。楊森因此得補充軍實，休養士卒，如此數月，實力已經復原，便向吳佩孚獻計收川，自己願爲前部。吳佩孚因川中局勢穩定，認爲時機未至，一面令他待機而動，一面令人暗地運動劉成勳部下的健將鄧錫侯、陳國棟和楊森聯絡，共倒劉成勳。鄧錫侯等當時雖不會完全答應，然而也未免稍事敷衍。雙方時有信使往還，因而惹起了劉成勳的疑竇，因猜疑而成爲嫌隙。到了十二年二月中，便因防地和軍餉問題，雙方竟至決裂起來。武人之反復無常，向來如此，而錯綜變化，無可究詰者，尤其如四川之武人焉。鄧錫侯一面和陳國棟向成都猛攻，一面又電催吳佩孚派楊森迅速入川，解決時局。有前此之加劉成勳猛攻楊森，又有此時之熊森入川以攻劉成勳，武人反覆固未嘗引爲異事。

吳佩孚認爲時機已至，便立即電令楊森入川，攻擊川東的但懋辛軍，免得伊軍去攻鄧陳的後路。一面又令盧金山爲援川軍總指揮，王汝勤爲援川軍總司令，入川助楊攻劉。

但懋辛原不經戰，如何當得起楊盧的生力軍隊。幾次接觸，便由萬縣而退重慶。楊森克了萬縣，繼續向重慶進展，但懋辛不敢迎戰，只是死守，盼望劉成勳打敗鄧錫侯後，分兵來救。不料劉成勳初時雖然勝利，到底因軍心不固，被鄧錫侯一個努力反攻，便節節敗退，困守成都。鄧錫侯等四面攻打，徹夜不絕，兩方槍砲並用，劈拍碎轟之聲，嚇得城內百姓，個個胆戰心驚，哀求中立派軍隊劉文輝、陳洪範等出任調停。劉文輝爲見好川民起見，當下派代表向兩方接洽，請劉成勳自動退出成都，鄧錫侯的軍隊也不會追擊。到是個兩全之法，成民大幸。

但懋辛得了這消息，不禁大驚，又聞得敵軍新加入趙榮華一旅北軍，攻擊更猛，料道重慶不能再守，只得放棄，退守瀘州，一面派代

表向楊森求和。楊森得了重慶，正待休息，所以也不追擊，因此四川各方面的戰事，忽然沉寂起來。

也是川民災難未滿，忽然潛伏多時的熊克武，也在這時候出現起來。他聯絡了周西成、湯子模、顏德基等軍隊，開到瀘州，助但懋辛反攻楊森。此時鄧錫侯已受同派軍隊的推戴，自任爲川軍總司令，駐兵成都，想不到熊克武忽然來攻。鄧軍開出抗禦，雙方戰了一晝夜，却被賴心輝從側面猛攻，因此支持不住，只得把剛從劉成勳手裏奪得的成都，奉送給熊克武。屬劉氏而代之，尚不滿兩月，即已爲人所踴躍，亦復何苦。川東方面，却互有勝負，旅進旅退的不知道犧牲了多少平民。可爲長太息。這時川軍的實力派，大可分爲三派：第一派便是傾向南政府的熊克武派，佔有成都、瀘州等地，劉成勳、賴心輝、石青陽、周西成、湯子模、顏德基、但懋辛等，都是熊氏一派的。第二派是受吳佩孚嗾使的楊森派，如鄧錫侯、陳國棟、袁祖銘、趙榮華、盧金山、王汝勤，以及在川北的劉存厚、田頌堯等，都是這一派的。第三派如劉湘、劉文輝、陳洪範等，雖則號稱中立，其實却接近楊森，所以後來也竟加入楊森一派，和熊克武實行宣戰了。

熊克武原屬老同盟會員，很信仰中山先生，所以在川中用兵的時候，就通款先生，先生便任他爲四川討賊軍總司令，那面楊森一派，便也公推劉湘爲四川善後督辦，以爲對抗之計。彼此戰爭了幾個月，還沒有得到解決。在七月中旬的時候，楊森曾經吃過一個大敗仗，重慶被周西成圍困了好幾日，後來雖經擊退，人心已經十分不安，所以不能大舉進攻。至於熊克武一方面，有顏德基、湯子模、周西成各軍，在南川、涪陵、黔江一帶，和鄧錫侯相持，也不能長驅直進。楊森方面主持前敵的是袁祖銘，見屢攻不能得手，十分焦急，便改變方針，分三路進攻成都，以楊森和其他川軍任左翼，由敘州、嘉定進攻，自己所部的黔軍任右翼，分四路由安岳、遂寧、鄰水、武勝，取道金堂，向成都進攻，以北軍、盧金山等任中路，在資州以下暫取守勢，又恐怕大軍進攻後，周西成再來抄攻後路，所以仍命鄧錫侯堅拒周西成等，不使東下。爲謹慎起見，更令趙榮華守重慶後路，以防意外。戰略也可謂精密得無懈可擊了，然而

難於戰敗者，蓋智力尙未足爲數氏之敵。原來這三路中間，從資簡進攻成都，須經過銅鐘河茶店子龍泉驛等險要，十分難攻，所以教盧金山暫取守勢。左路仁壽黃龍溪，右路雅州金堂，都是平坦大道，進攻甚易，所以楊森自己進攻。到底還是存著私心。

這消息傳到成都，熊克武忙召集部下討論抗禦之計。石青陽這時恰在成都，當下向熊克武獻計道：「敵人三路來攻，聲勢甚大，不易力敵，不如待我寫信給楊森的旅長賀龍，使他倒戈攻楊，楊軍回救後路，則此一路可以不憂，僅須專力對付北中兩路，便不怕不能取勝了。」亦是一種計劃，但猶屬倖倖之計。熊克武笑道：「此計雖妙，尙未美全，賀龍雖然和你交好，假如竟不聽你的話，不肯倒戈，那時楊森得長驅而來，豈不全盤俱敗？我現在有一萬全之策，一面只依你所言計劃去游說賀龍，使他倒戈攻楊，他肯聽你的話，果然很好，不聽你的話，也和我們的計劃上，不生什麼影響，豈不更覺妥當？」石青陽問是怎樣一個計劃？熊克武便把自己的戰路，向他細細說了一遍。石青陽鼓掌道：「此計妙極，我想袁祖銘雖能用兵，此一番，必然又教他倒綑孩兒了。」誠如尊論，計議已定，自去分頭進行。

却說楊森帶了本部軍隊，從敘州出發，連克韃爲嘉定等處，浩浩蕩蕩的，殺奔成都而來，直到合江場，中途並不會遇到一個敵軍，十分驚異。惟恐熊克武有計，不敢再進，只得暫且按兵不動，靜待中右兩路的消息，再定攻守之計。正紮下營，忽報周西成繞越合江，已從瀘州方面，向我軍後路逆襲，聲勢甚銳，不日便要來攻打敘州了。楊森得報大驚，急命分兵救應。部下參謀廖光道：「周西成莫非是虛張聲勢，我們如分兵回救，豈不中了他的計策？」楊森道：「我也知道他是虛張聲勢，然而總不能置之不理。假如我們一味前進，他不妨弄假成真，真個逆襲那時，我軍前後受敵，必敗無疑，如何可以不回救？」正討論間，忽然又報：「駐紮鄧都的賀龍，忽然叛變，降順了熊克武，現已領了本部軍隊，進攻長壽。趙榮華屢戰屢敗，重慶震動，請即回兵救應。」楊森頓足道：「完了，我們現在須

作速由威遠、隆昌，退回重慶，如仍去敘州，不但多費時日，而且西成倘來堵截，未免又要多受損失了。」廖光稱是，當下傳令全軍俱走威遠，放棄嘉定，退回重慶去了。一面電知大足方面，教盧金山格外小心。

盧金山因北路袁祖銘軍節節勝利，毫不在意，每日只在司令部中，徵花侑酒，打牌消遣。一天晚上，正和幕僚中人吃得醉醺醺的，在那裏打牌，忽然有人報說：「熊克武已率領大隊來攻，現在將到三驅場了。」盧金山怒道：「袁總指揮現在金堂一帶，節節勝利，熊克武那裏還有工夫到這面來？這話分明是敵人故意編出來的謠言，你如何敢代為散佈，擾亂我的軍心，吩咐捆起來。」幕僚代為討饒，方才吐退。如此安得不敗以後別人有了什麼消息，惟恐觸怒獲罪，都不敢稟報。如此安得不敗盧金山打牌打到天色微明，酒意已解，人也困倦了，正待散場睡交忽聽得槍砲聲一陣陣的自遠而近，不覺大驚，急忙追問，這槍砲聲是什麼地方來的？已經遲了，衆人不敢直說，都面面相覷，推做不知。其積威可想，治軍如此安得不敗盧金山怒道：「你們幹的什麼事？問你的話，為什麼都不做聲了？」其中有一個幕僚道：「聽說熊克武只派了些小部隊來襲，不知是真是假。」至此猶不敢實說，積威可想，如此治軍，焉得不敗盧金山急教傳值日營長問話，值日營長來到，盧金山見了他，十分生氣道：「敵人來攻城，如何不通報？我想是你不要這顆腦袋了。」值日營長道：「報告總指揮，昨晚已經報告，因總指揮正在看牌，不會理會，並非沒有通報。」盧金山更怒道：「你敢笑我好賭誤公嗎？吩咐捆起來，讓我打退了敵人，恐怕難了，再和你算帳。」這樣恐怕不易算清幕僚們再三諫阻，盧金山只是不聽，傳令遣下營長職務，由營副代理。

全營士兵知道了這件事，十分不平，盧金山如何知道，當下傳令把所有軍隊，全數開拔出城禦敵。出城只三四里，便和熊軍接觸，略略戰了一兩個小時，熊軍忽然退去。盧金山回顧幕僚道：「如何！我說川軍極不耐戰，果然一戰就敗了。」我亦曰：我說盧金山不善用兵，果然一戰就敗了。幕僚忙道：「他們聽了大帥的威名，早已嚇走了，那裏還敢對敵？」盧金山大喜，傳令儘量追擊，追了十多里路，熊軍忽然大隊反攻過來，槍砲並發，勢頭非常猛烈。盧金山雖

然無謀，卻也是直軍中一員戰將，見了這情形，便令部下拚死抵抗。無奈熊軍甚衆，砲火又烈，戰了二三個時辰，忽然左角上槍砲大震，熊軍又從西南側面攻擊過來。盧軍雖勇，因無心作戰，剛撤換營長的一營人便退了下來。熊軍便乘着此處陣線單薄，奮勇衝擊，向盧軍後面包抄過來。盧軍抵敵不住，頓時大敗。剛到得大足城邊時，忽然城內又槍砲齊發，原來熊軍別動隊已入了城，正在掃除盧軍的少數留守部隊。盧金山不敢入城，帶領少數殘軍向北繞過城垣，逃奔重慶去了。果然一戰就敗了。

却說袁祖銘的北路，開到遂甯時，只遇見少數敵軍，不曾一戰，便已退出。袁祖銘兵不血刃的得了遂甯，也不休息，連夜便向射洪進展。不料防守射洪的熊軍，依然甚少，仍復望風而退。如此一直到了中江，仍不見熊軍大隊。袁祖銘十分狐疑，猜不出他的主力軍在那一方面。部下也有疑心熊克武已退出成都的，也有疑心別有埋伏，誘我們進攻，却來兩面夾擊的。袁祖銘都不做理會，想了半天，忽然大悟道：「是了，熊克武素稱善能用兵，一定見我黔軍氣銳，不敢力敵，却用全力去壓退中路，使我有後顧之憂，不敢不退，但是這算計如何瞞得過我？」却也瞞了幾天。部下的將士道：「倘然中路果然敗退，我們倒也不能不退了。」壓下文。袁祖銘道：「盧金山素稱勇悍，至少也必能守個十天半月，熊克武輕易如何敗得他。我今繞道而進，攻下金堂後，只一天便可直攻成都，那時他根據地已經搖動，還能專顧中路嗎？」部下稱是。

袁祖銘正待下令進兵，忽報金堂現有大隊敵軍防守，工程極其完固，聽是劉成勳的部隊。袁祖銘擊桌而起道：「現在除却猛攻金堂而外，更沒有他計。無論金堂守禦如何堅固，我也務必攻克他了。」當下傳令會集各軍，向金堂猛撲。誰知熊軍十分鎮定，袁軍屢次衝鋒，都被用砲火和機關槍逼回。袁祖銘焦灼，正要傳令死攻，忽報內江富順被賴心輝佔領。此一段上文所無。賀龍在鄂都叛變，歸降熊氏。此一段上文所有。忠州的防軍也響應賀龍，分兵去攻長壽了。此一段又上文所無。袁祖銘驚道：「如此後方已危，如不急急攻下成都，恐怕全軍俱要敗績了。」聽了雙方

吃驚，有不但不肯退，反要進攻，袁氏亦勇。

當下傳令急攻。所部兵士幾番衝鋒，都被熊軍猛烈的砲火逼退，不但不曾佔得

一分便宜，而且折了好些兵士，心中氣悶，暫令停攻，擬想一條比較妥當的計較，再行攻擊。正在沉吟之時，忽又接到報告，周西成乘鄧錫侯回救長壽，後路空虛，回兵向楊森逆襲。

此段一牛上文所無，一牛爲上文所有。

楊森已率軍向威遠方面急急退去。

此段爲上文所有。

劉湘部隊，因被但懋辛牽制，不能活動，南路又完全失敗了。

此段又上文所無。袁祖銘頓足道：「如此一來，我原定三路齊進的計劃，完全失敗了。如中路再有意外，則我的後路，也將發生危險，事已如此，不能不先好好的防備了。」當下傳令把軍隊分作三路，緩緩的退下五十里駐紮，以便進退。

此時已作退計，不假前此之勇敢矣。熊軍也不追趕，過了一日，忽報：「熊克武自己帶領大隊生力軍，襲敗了盧金山軍，佔了大足，此一牛是事實，上文所有。」

盧金山陣亡，所部已完全消滅了。

此一牛是謠言，上文所無。以上一段虛一段實，互相錯綜。一中國者筆，一牛却爲要文章變化不板也。袁祖銘聽了這話，立刻傳令退兵。到了岳池，定遠合州一帶駐紮，自己趕回重慶，商議戰守計劃。到得重慶時，只見城內軍壘疊疊，攻城甚急，甚爲吃驚，問楊森道：「我在路時，聽說周西成三次來襲重慶，却不知詳細情形，和現在的勝負怎樣？」

楊森道：「周西成初在瀘州一帶，因知道鄧錫侯陳國棟的軍隊，向下游長壽黔都一帶開拔，便集合了顏德基、馮子模等四圍之衆，乘虛襲取了南岸銅元局，向城內猛撲，我軍喪敗之餘，屢戰不利，長面又勝負未決，看來重慶決不能守。我意欲暫時放棄，因不會和你商量，所以還不會決定。」

袁祖銘拍案道：「你壽方們未免太不耐戰了。區區一周西成也不能擊退他，還想不定四川全省，使你們要退，我決計主守。」

楊森道：「並非我主張退，實因兵無鬪志，要想守也守不住了。」

袁祖銘道：「我在前敵時，聽說盧師長已經戰死，到了遂甯，方知此話不確。他現在還駐防壁山，如何不來助戰？」

楊森道：「他也主張放棄重慶哩。」

袁祖銘冷笑道：「好你們便都退盡，只剩了我一個，也務必把周西成擊退。」

說着便回到自己司令部內，立刻電令前敵各軍，即日回到重慶，和周西成激戰。

周西成見袁祖銘的軍隊已回到重慶，知道暫時不能奪取，使全師而退。楊森鄧錫侯盧金山趙榮華，見周西成果然被袁祖銘打敗，十分慚愧，當下公推袁祖銘爲前敵總司令，支持一切。袁祖銘也老實不客氣，即便就職了。此時袁祖銘大有睥睨一世之概。楊森因戰事勞頓，又受了感冒，身子十分不適意，和袁祖銘商量暫留重慶養病，不問軍事。袁祖銘道：「你大部軍隊，尚在瀘州，要在重慶養病，也須先去整頓一下。現在劉文輝雖會差人來求和我看來，熊克武未必肯依，你須作速回瀘州去，隄備着些。」正照後文楊森領諾，當日便回瀘州去了。按下不提。

却說熊克武因劉文輝屢次派人來調和，欲要應允他，又因中立派軍，都是傾向楊森的，自己未免吃虧，欲待不應允他，又怕冒破壞和平的罪名。尋思多時，忽然得了一計，便對着劉文輝的代表，滿口答應。教劉文輝只去富順和賴心輝商議調和辦法，自己無所不可。劉文輝得了代表還報，便親自至富順和賴心輝商量。賴心輝此時已接到熊克武的密令，一面敷衍劉文輝，一面調集三四師的兵力，向瀘州進襲。恰好此時楊森已回瀘州，因袁祖銘吩咐隄備，所以準備的十分週到。這時一聽賴心輝率兵來襲，立即派隊應戰。兩軍將要接觸，劉文輝陳洪範兩人急急調集了三旅兵力，將雙方的戰線隔斷。當即宣言，那一方面先開火，便是那一方面破壞和平，中立軍隊便先打他。熊克武見襲取瀘州的計劃失敗，只得改變態度，當即派了兩個代表，分頭去見劉湘劉文輝陳洪範等人，說明此次衝突，實出誤會，現在當把軍隊撤回成都，議和的事情，全聽三位主持，鄙人等無不樂從。雖云兵不厭詐，然而也太詐的利害了。劉湘等不能責難，只得罷了。熊克武一方面派代表向他們接洽，一方面令賴心輝率軍北退，自己趕到內江等候。兩人見了面，熊克武便秘密和他討論軍事計劃。賴心輝道：「中立各軍，本來偏向楊森，袁祖銘一面如果我們先發動，他們勢必聯絡楊森，向我們攻擊，豈不是平白地又要增加許多敵人？」熊克武笑道：「話雖是如此說，但是我們先要看准劉湘等幾個人，是否能夠永久中立，不向我們攻擊。他們果然能夠永久維持中立，不攻擊我們，我們這樣顧慮，還有理由。可是在事實上說來，他們無論如何，總有加入敵方之一日，我們何必如此顧慮。」

慮，失了目下千載難遇的好機會呢。」賴心輝問道：「如何是千載難遇的機會？」熊克武道：「這時正因日本輪宜陽丸有幫助敵人的舉動，被周西成劫了宜陽丸，俘了日本船主和北軍軍官，累得駐紮重慶的盧金山鄧錫侯等各軍，十分發急，用全力向涪陵周西成進攻，重慶十分空虛。黔軍雖已移防大足，但人數尚不足兩師，我們現在如調集三師以上的兵力，暗地往襲，可以一鼓而平，重慶城便在我们掌握之中了。敵人的根據地既失，便使劉湘等幫助敵人，亦何足懼哉？」熊氏戰略，確非中諸子所及。賴心輝大喜道：「果然好計劃，事不宜遲，我們便可前進，莫使黔軍有了準備，不易攻克。」商議已定，便晝夜進兵，倍道而行。

大足的黔軍，果然毫無準備，等到發覺時，已被熊軍圍了四五重，黔軍四面受敵，死傷甚衆。袁祖銘此時急得五臟生烟，兩目生火，督率着部下，拚命的衝突，總不能脫。袁祖銘能料熊之攻，而不能料其攻己，豈謂熊無此膽量，何明於遠而昧於近也。血戰了好幾日夜，子彈將竭，熊軍又愈逼愈緊，袁祖銘把帽子向地下一擲，大呼道：「我黔軍素稱勇悍善戰，今日被熊克武圍困在這裏，衝突了五日五夜，竟還衝突不出，這黔軍的威名何在？」反激得很好。部下將士聽得此話，傳將開去，都十分氣憤，一齊大呼道：「我們誓死須殺出重圍，再和敵人見個高下！」一齊喊殺，全軍士兵便如潮水似的湧將出去。熊軍的火線雖密，也攔當不住，竟被他衝出重圍，向銅梁敗退。熊軍隨後緊緊追趕，一點不肯放鬆，黔軍不敢再戰，繼續放銅梁，向璧山退却。熊軍也緊緊的追來，袁祖銘教部隊伍紮住，向衆將士訓語道：「祖銘自從和諸位入川以來，戰無不勝，從未有過這等大敗，不想今天被敵人追得這等狼狽，甚至不敢反攻，一陣黔軍的威名，從此掃地無餘，我還有什麼面目和諸君相見？諸君只願向重慶退却，我個人情願留在璧山，被敵人打死，也見我是個英雄豪傑，不是怕死之輩。」一方說自己不是怕死之輩，明明是說別人是怕死之輩，反激得妙。部下的將士聽了這話，又一齊大呼，情願和敵軍拚死。袁祖銘再三相勸，將士不肯，定要作戰。袁祖銘道：「你們既然定要作戰，可就此散開，殺他一個不隄防。」將士們應諾，當即四散排開，等得熊軍追到，反突起反攻，熊軍也奮勇衝擊，兩下

又死戰起來。熊克武在高阜處望見，忙即傳令退却，一面又令賴心輝如此這般。賴心輝領命而去。黔軍見熊軍退却，十分高興，立即令軍追擊，約莫追了十多里。熊軍又忽然反攻過來，氣勢較前更猛。黔軍抵敵不住，只得退却。剛退了三四里，忽然後面槍炮大作，賴心輝已從後方攻擊過來。袁祖銘大驚，急令拚命衝過時，士兵已死傷甚衆。大家都不敢逗遛，急急向重慶奔逃。正走之間，忽然前面一彪軍隊殺來，不覺把袁祖銘嚇得膽戰心驚，正是：

壁山才得脫重圍，又遇敵兵撲面來。
進退兩難行不得，而今慚愧濟時才。

欲知袁祖銘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軍閥在實力膨脹之時，無有不思擴展其勢力於原有地盤之外者，况以武力統一爲目的者乎？吳佩孚自一戰勝皖，再戰勝奉，遂謂強大若彼兩軍閥，猶不足當我一擊，則若浙之盧、晉之閻、漢之唐、粵之孫，何能我抗？遂目謂無敵於天下。一方經營瀘南，收趙恒惕爲己用，一方利用楊森以發展其勢力，欲藉川湘之兵以定西南，其志誠不可爲不壯，其計誠不可爲不雄矣。而不知武力終不可恃，以戰勝虎視天下者，終以戰敗而立足無地。觀於楊森劉湘以數倍之兵，而卒敗於熊克武之手者，已足悟武力之不可卒恃，何必至一逐於鄂，再逐於湘，漂流蜀境，始覺武力政策之非計哉！

第一百四十七回 楊春芳降敵陷瀘州 川黔軍力竭失重慶

却說袁祖銘正在奔逃之際，忽遇前面又有大隊兵士撲面而來，不覺大驚。急忙探詢，方知是劉湘的軍隊，心中稍寬。兩人見面以後，袁祖銘問劉湘何故來此。劉湘道：「熊克武雖然答應講和，未必真心，前次暗襲瀘州，便是一個證據。我恐怕他假說退兵，暗地却來襲取重慶，果如所料。所以特地帶領本部軍隊，到重慶來調查東面兩軍停戰議和的情形。聽說兩軍又在大足衝突，因此趕來，但不知何以又有此場血戰呢？」袁祖銘把上項事情說了一

遍，劉湘大怒道：「此人果然毫無信義，便是不肯議和，也不該詐騙我們，他既然蓄意破壞和平，也難怪我助你定川了。兄請暫退重慶休息，讓我來對付這廝。」排入旋渦中，觀此語，可見熊克武知不許調人，劉湘等或不至即行加入戰圍也。袁祖銘稱謝不置。此時袁亦大訝其台。又道：「熊克武善能用兵，而且兵多勢銳，兄宜小心，不可輕敵。」劉湘領諾，便命部下掘壕備戰，袁祖銘自退回重慶去了。

却說熊克武正在追趕黔軍，忽報劉湘率領本部全軍，現在前面掘壕備戰，急教軍隊停止前進，一面請賴心輝但懋辛商議道：「劉湘素稱善戰，現在又憤怒待我，不可輕敵，須用計勝之。」袁祖銘防熊克武，熊克武亦防劉湘。你們兩人可領隊左右兩路包抄，我由正面進攻，劉湘方在盛怒之下，必不防我，算計他。盛怒最爲壞事，劉湘此次之敗，蓋即壞在這個怒字上。三面夾攻，必然可獲大勝。我們能夠打敗劉湘，劉文輝、陳洪範兩人必不敢再動重慶一城，便在我們掌握中了。」此若可謂莫遠劉陣，賴心輝但懋辛俱各贊成，當下分兵去了。

却說劉湘等了兩日，見熊克武並不來攻，十分憤怒，傳令拔隊前進，先向熊軍衝擊。熊軍自然照樣回敬，彼此一來一往，砲火和槍彈齊發，雙方鏖戰多時，賴心輝和但懋辛已從側面攻擊前進。劉湘的兵力既薄，又處於四面包圍之中，如何支持得住。便算支持一時，也恐蹈袁祖銘的覆轍，以此不敢戀戰，急急敗回重慶。袁祖銘見了，彼此愁悶。劉湘問袁祖銘有何計較，袁祖銘道：「爲今之計，只有分電楊森、鄧錫侯、盧金山等回救，一面請劉文輝、陳洪範、劉存厚等，分別在南北兩面活動，敵兵前進，既然不能有重兵守護的重慶，後路又須顧到，劉存厚的北路和劉文輝的南路，必然不能持久。我們等他士氣懈倦時，再行攻之，當可必勝。」袁祖銘非老不知兵者，何竟作此單方面的算計，其始以劉湘初加入，不欲使其速歸灰心，乃出此萬不得已之計劃，聊以相慰乎。

劉湘默然想了一回道：「這戰略雖然很好，但在事實上還有許多困難，涪陵方面的鄧盧各軍，現在方和周西成激戰，如其撤回重慶，周西成必然聯合湯子模等，再來攻襲銅元局。楊軍現守瀘州，地位也極重要，假使回救重慶，賴心輝留在富順的呂超所部，必然襲攻瀘州。」

州倘然失去，則我們犄角之勢失去，重慶更危險了。至於劉陳兩人，雖肯幫助我們，宗旨却未決定，現在見我們戰敗，必然更是猶豫，決不肯輕動。此種人最多，不獨劉文輝陳洪範而已。劉存厚在川北，毫無實力，也靠不住。劉湘亦頗能知兵，觀此一席話，於各方面均一一料到，亦可想見。所以你的戰略雖好，實行起來，必有阻礙。」豈止袁祖銘道：「那麼怎樣辦呢？敵軍氣勢甚銳，兵力又厚，我軍屢次戰敗，如何抵抗的住？」袁祖銘此時也急了。劉湘道：「就是如此說。現在實逼處此，除却用你這個戰略，來救一救眼前之急，也無別法了。」火燒眉毛且顧眼下。

正商議間，忽報楊軍長率領本部軍隊，從瀘州趕到。劉湘和袁祖銘俱各大喜。袁祖銘就把剛才自己兩人的議論告訴了他。楊森道：「瀘州方面，我現留有楊春芳在那裏防守，可以放心，何況還有劉陳的中立軍在富順一帶，把雙方的戰線已經隔斷，呂超便要攻瀘。在事實上也不行不過去。此亦就現在局勢之常理論之耳。然事常有出於意外者，其將如之何？只有涪陵方面的周西成一路軍隊，却十分惹厭。」劉湘目視袁祖銘道：「他爲什麼要倒戈攻你？」袁祖銘搖頭道：「你不要再提這話罷。人有良心，狗不吃屎，現在的人，那裏還有什麼信義？」以國家所設職官，爲私人割據爭奪之利器，以人民膏血所養之士兵，爲割據爭奪之工具，上以危累國家，下以殘虐百姓，公等所行如此，所謂信義者安在？孟子云：「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在上下相交爭利之局面中，固必然之現象也。公既誤國害民，又何能須實部下以信義。昧於實己，明於實人，至於如此乎？」楊森道：「在眼前的局面看起來，戰線愈短愈妙。鄧盧各軍，總以調回重慶爲上計。」此時欲求一中計而不可得，何處更可得一上計？劉湘道：「鄧盧兩軍，調不調回，在於兩可之間，不必多所討論，只須拍一電報給他，通知他目下重慶的戰事形勢，回不回來，還讓他斟酌情形，自己決定爲妥。我們現有三路軍隊，用以防守一個重慶，當不至再有閃失。」有袁祖銘之三路攻成都，乃有熊克武之三路攻重慶，有劉湘楊三路守重慶，更不料攻重慶之部隊，除熊祖三路以外，更有周西成胡若愚何光烈三路，戰局之變化，豈容易捉摸者哉？當下彼此決定，劉湘任中路，對付熊克武，袁祖銘任右翼，對付賴心輝，好。楊森任左翼，對付但懋辛。好如此捉對廝殺，可謂不是冤家不聚頭。等得熊克武軍隊趕

到，雙方便開起火來，一個是用全力猛攻，有滅此朝食之概，一個是誓死力拒，有與城俱亡之心。激戰數日，未分勝負，按下不提。

却說鄧錫侯、盧金山等，在涪陵方面和周西成激戰，正恨未能得手，忽傳熊克武留劉成勳守成都，劉成勳下落在此處補見。自己和賴心輝、但懋辛、率領三師兵力，暗襲重慶。黔軍在大足方面，被熊軍殺得大敗，劉湘來救，也遭損失，現已退守重慶，形勢十分吃緊，不覺大驚。急請盧金山商議。涪陵尚未攻克，重慶偏又告警，根據要地，不能不救。煩兄獨立對付周軍，只要能堅守陣地，不望克城，等我擊退熊軍，再來助兄猛攻，不怕涪陵不下。未知我兄以為怎樣？盧金山道：「賀龍軍隊，現在彭水石柱之間，倘然繞道武隆，在涪陵之南來攻我側面，那時我兵力既薄，決不能兼顧，如之奈何？」鄧錫侯道：「趙榮華現在忠州，賀軍決不敢西進，萬一你果然守不住，便退守樂溫山也好。」在涪陵東岸之間盧金山應允。鄧錫侯正待退軍，忽接劉湘、楊森、袁祖銘三人來電道：

熊軍進薄重慶，銘湘均失利，森於今日申開到議，定誓必堅守中路陣地。白市，由湘防守，南路浮圖關，由森防守，北路悅來場，由銘防守。地名在此處補出，為上文所無。兵力相當，想不致再挫。惟聞趙部在忠州，有退守萬縣之意，不悉確否。如確有其事，乞盧師長電阻。此又上文所無。順慶方面第五師，自何光烈被監視後，全部已在旅長李伯階之手，近聞其有南下助熊之意，殊為可憂。此又上文所無。我兄方面戰情如何，是否回兵救後，希斟酌敵情而行！

盧金山見了這電報，便道：「重慶既有楊、袁、劉三位在那裏，兵力已不止三師，用以抵禦久戰遠來的三師熊軍，想來總不致再挫，兄似不必急急回救了。」想是不敢獨力對付周西成。鄧錫侯沉吟道：「趙軍退守萬縣，這消息不知道是從那裏來的？如果此說確實，重慶的後路空虛了。」盧金山道：「來電原說聞他有這意思，並非說確有這舉動，怕什麼的？」鄧錫侯道：「一話雖如此說，總該拍個電報給他，勸他堅守才是。」盧金山答應。鄧錫侯又道：「重

慶一方面，看來電所說，似已十分吃緊，我無論如何，不能不去。一盧金山道：「要退，大家齊退如何？」北軍太不耐戰，鄧錫侯想了一想，只得答應。當下全軍悄悄的退回重慶去了。周西成守了一日，見鄧錫侯並不來攻，方知他已回救重慶，便也急急率軍追趕，到了重慶南岸銅元局，追個正着，鄧錫侯也因銅元局地方重要，不能不守，兩軍便就此激戰起來。此時重慶南有周西成，西有熊克武，都撲攻得十分激烈，雖則守者較逸，也十分吃力。

劉湘袁祖銘等因戰局危險，十分煩悶，這時偏又有兩樁不祥消息接踵而來，第一件是瀘州失守。若說瀘州一地，雖只有楊春芳一人主持防守，却因和富順敵人方面，還夾有中立軍隊，呂超雖勇，決不能學飛將軍的自空而下，越過中立軍，來攻瀘州，所以在楊森一方面看來，總想到一時決不會有失陷之事。不料熊克武料定戰局延長，劉文輝等中立軍隊，必將加入敵軍，若是能夠佔領瀘州，則南路局面已固，劉文輝必不敢動。此亦勢所必然之事。所以使石青陽竭力運動楊春芳倒戈，那楊春芳一則礙於友誼，是實。一則惑於利益，三則見楊劉袁等局勢已危，是主便決定投降呂超，白旗一豎，瀘州便入了熊軍之手。重慶的左臂既斷，形勢愈覺危險。劉文輝等又入了兩面監視之中，更不敢輕動了。楊春芳之投降呂超，實重慶失守之一大原因。

這消息報到重慶，人心更覺浮動。楊森一面急電宜昌告急，一面請劉湘袁祖銘鄧錫侯陳國棟盧金山等商議道：「瀘州既失，劉文輝等決不敢再動，我們原是希望堅守幾日，等敵軍後方發生變化，再行反攻的計劃，已經完全失敗了。劉存厚田頌堯又始終未見發動，想來也決無希望了。照這種情形看起來，我們的援救已絕，而在順慶的第五師，本來接近敵方，所以久不發動者，不過因看不定誰勝誰負，不敢冒昧耳。」此種情形，亦和劉文輝彷彿。現在我們被圍重慶，勝負之勢已決，不久必然也來攻擊。俗所謂看順風行船打落水狗也。久守於此，必非善策。我意欲暫時放棄，退守麇萬，和趙榮華的意見不謀而合，亦所謂英雄所見乎。等宜昌救到，再行反攻，似乎較有把握。」劉湘道：「退之一字，萬萬說不得，多守幾日，等真個守不住時，再行退却，也不見得為受更大的損失。」城破再逃，亦不為遲。劉湘之言是也。

我真不懂近時武人聞風而逃者，係何心理？袁祖銘道：「光是死守，也不能說是計之得者。」盧金山搶着道：「我也不贊成守。」你老兄自然不贊成。劉湘問道：「兄爲什麼也不贊成守？」爲怕性命出脫耳。盧金山道：「現在困守重慶，四面受敵，應付不易，一也；是離宜昌太遠，接濟不便，中途有被劫奪之憂，二也；是如曠日持久，順慶的李伯階攻我於北，胡若愚所率滇軍攻於南，賀龍截我退路，俱爲後文伏線。那時必至欲退無路，勢不至全軍覆沒不止，三也。是說來又很有道理，我真無以難之。這是困守的三害。假如退守樂，萬却有三利，戰線縮短，兼顧便利，一也；現在的戰線也未嘗不短。接近宜昌，補充迅速，二也；此說似乎有理。敵軍補充軍實，反因遠而不便，反客爲主，我得乘其弊而攻之，三也。由渝至萬，一葦可杭，也未見得補充不便。有此三利，所以我主張退守。」盧將軍諷說：「一利，我爲補說；曰容易逃到湘北，四也。」袁祖銘怒道：「你怕戰時，便可先退。」袁祖銘尚以謂拒周成時事乎？可惜現在局勢不同了。盧金山也怒道：「我好意到這裏助你，如何這樣無禮？」

不道是奉吳帥之命而來。衆人忙都勸解，只有鄧錫侯默然，一句話也不說。劉湘問他爲什麼不說話？鄧錫侯道：「今日的局面，並非口舌爭勝的時候，要戰則戰，要守則守，何必多說。」獨不說退，已見其不贊成盧之主張。劉湘大笑，笑得奇怪。衆人都覺奇怪，忙問他爲什麼大笑？鄧錫侯未知亦問否？劉湘道：「我現在想了一個三全之計，所以歡喜的大笑。」盧金山問怎樣一個三全之計？想是要戰者戰，要守者守，要退者退乎？劉湘道：「我今全依了各位主張，戰，守，退，三者並用，所以稱做三全之計。」陳國棟懷疑道：「怎樣三者可以並用？」果然可疑。劉湘道：「一味死守，固然一時也未至失機，但是假使敵軍再有增加，便難應付，不如以戰爲守，一件事當兩件者。趁着李伯階、胡若愚等沒有來攻，拚力齊出去，攻熊軍的北路，一路若敗，則中、南兩路陣勢搖動，奮力衝擊，必然可破。熊軍若敗，則其餘各路俱不足慮了。此是戰守於守。如果戰敗，便不待胡李兩路來攻，可疾忙退守樂，萬此言戰不勝，守不住再退，豈非全依了各位主張？」其實只是戰守，尚不用也，更何況於退，所謂全依了各位主張，不過敷衍之語而已，然因此而各軍不致意見相左，則敷衍之功正不可沒。袁祖銘道：「這戰略很好，我們就何妨依此而行。」衆人俱各無話。議定，當即分遣部隊，以盧金山守銅元局，陳國棟防守後方，鄧

錫侯牽制住中兩路熊軍，只要死守，不要進攻。只要守的住，便是勝仗矣。袁祖銘爲前鋒，楊森劉湘爲左右翼，以全力突攻北路賴心輝。分撥既定，便悄悄出動。

賴心輝正因戰事不能立刻得手，有些焦躁，在那裏努力督促部下進攻，肉搏了幾次，黔軍漸有不能支持之勢。賴心輝正然高興，忽覺敵兵砲火突然猛烈起來，一聲呼殺，便有大隊敢死戰士向前衝擊，如狂潮怒馬，勢不可當。賴心輝仗着戰勝餘威，那裏放在心上，當時親自督陣，傳令奮勇回擊。機關槍的子彈，密如雨點一般。黔軍衝鋒隊，便像潮水般倒了下來。袁祖銘大怒，親自上前領隊，士兵見了主將如此，個個奮勇，賴心輝也拚死抵抗。雙方死戰多時，不分勝負。忽然兩旁砲響，楊森劉湘兩路軍隊，一齊在斜刺裏衝殺過來。熊軍的陣線，幾被突破。賴心輝大驚，急急分兵抵禦。一面急急足向熊克武求援。熊克武的軍隊，還不會到，右側的陣線，已被劉湘突破，向北包抄過來。賴心輝只得下令退却。劉湘見熊軍已敗，心中大喜，急急楊森袁祖銘追擊，自己移兵向南，來攻熊軍中路的側面。劉湘能用兵，其卒能擊敗熊氏，非偶然也。

却說楊森袁祖銘正在追擊賴心輝，忽然探馬飛報，後方東北角有敵人來攻。楊樹袁祖銘不知是何處軍隊，心中大爲驚疑，急由楊森率兵迎戰。原來是順慶李伯階的軍隊來襲。雙方前鋒接觸，便開起火來。袁祖銘因後方發生戰事，不敢再追，便將陣線的正面移向西北，和楊森成犄角之勢。賴心輝乘勢反攻，雙方又死戰起來。全時熊克武見正面敵軍的火線愈弱，知道兵力已減，防線單薄，便傳令急攻，希望一戰突破敵人陣線。誰知鄧錫侯死不肯退，衝了十多次鋒，終於不能攻破。鄧錫侯亦頗難得。熊克武正在驚訝，忽然賴心輝的警報傳來，方知劉湘之計，急教石青陽守住陣地，自己帶了兩團人，來救北路。恰好劉湘來襲，擊側面，兩人撞個正着，砲火隆隆的又衝突起來。銅元局的周西成，聽得西北方面的槍砲聲甚密，知道正在激戰，便也竭力撲攻。六處戰事，都非常激烈，砲聲如雷，幾乎震破了重慶人民的耳膜。如此激戰了三晝夜，尚且勝負未分。南面浮圖關一方面，因鄧錫侯的兵力較弱，但

懋辛進攻甚猛，漸覺不支，鄧錫侯着急，急救陳國棟指揮中路，自己趕到浮圖關督戰。雙方激戰愈烈，但懋辛見不得手，正在焦灼，忽報後方有大隊滇軍前來助戰，知道胡若愚已來，大喜，急忙差人迎接。兩人見了面，胡若愚問起戰事，但懋辛便把久攻不下的情形告訴了他。胡若愚道：「我現帶着精銳萬餘人在此，料此重慶城不難攻破，貴部久戰辛苦，可稍稍休息，讓敵軍上前攻擊。」但懋辛稱謝。胡若愚即令滇軍上前衝擊，鄧錫侯指揮的部隊都屬久戰的疲卒，如何當得住生力的滇軍。戰了半日，便支持不住，滇軍漸漸逼進。鄧錫侯大敗，放棄了陣地，急急退走。這時廬金山已被周西成擊敗，失了銅元局，南面的戰事已完全失敗。西北各路軍隊，得了這不祥消息，如何還能作戰？一齊漸有瓦解之勢。劉湘已無力再戰，便通知各軍放棄重慶，此方是不得已而退，果然全依了各位戰守退的主張，一笑自己急急退往墊江。在長壽東北同時袁祖銘也退往長壽。在重慶東北鄧錫侯陳國棟也率領殘兵，退往鄰水去了。楊森和廬金山，各率了自己的殘部，先跟袁祖銘退到長壽，住了一日，恐怕熊軍來追，正圖再退萬縣，不料守忠州鄧都的趙榮華，聽說重慶失利，早已退往夔，好將軍却被賀龍襲取了鄧都。楊森廬金山因此不敢沿江退走，只好繞墊江梁山小路投奔萬縣，真是好將軍一面電呈吳佩孚告急。正是：

爭雄西土成春夢，好向東君乞救兵。
未知吳佩孚如何應付，且看下回分解。

武人多反覆，非其本性然也，為物欲所蔽，利害所誘，雖欲貞一其志，而有所不能焉。是以反覆變化，朝從乎秦，而暮合乎晉，雖本人亦惟被造化播弄顛倒於利害物欲之中，而不能自知其何以至是，滋可憫也。抑武人固善反覆，而惟四川之武人，則為尤甚。如鄧錫侯，本逐楊森者也，而至此乃為楊森所用，劉湘始與劉成勳相讎者也，終乃助楊而攻劉，而其後來之變化反覆，雖川中之人，亦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總而言之，為物欲利害所蔽，弗克自拔而已。政見主義云乎哉？愛國保民云乎哉？

第一百四十八回 朱耀華乘虛襲長沙 魯滌平議和誅袁植

却說吳佩孚自決定武力統一的政策以後，沒有一天不想貫徹他的主張，初時因見楊森入川，頗能制勝，心中甚喜，不料如今一敗塗地，又來求救，不禁轉喜爲惱，問帳下謀士張其鏗道：「楊森這廝，真是不堪造就，我如此幫他的忙，却仍舊不夠熊克武的一擊，這般無用的人，有甚麼用處？只索由他去罷。」吳秀才發極了，張其鏗道：「我們既然助他在先，現在他失敗了，又毫不在意，一些不顧念他，未免使別人寒心。二則怕他無路可走，降了熊克武，未免爲虎添翼，增加敵人的力量；三則旁人或許要疑心我們無力援助，在大局上也有妨礙。如今之計，惟有作速令王汝勤入川援助，免得熊克武的勢力更爲膨脹。」吳佩孚道：「你的意思雖不錯，計劃却錯了。他敗一次，我們派一次援兵，這不是他被我們利用，倒是我被他利用了。他利用你，你也利用他，如今的世界，本是一利用的世界。如今我只囑咐王汝勤緊守鄂西，不准熊克武的川軍越雷池一步使得咧。」不肯多用力量，以戒自己，確是好計較。張其鏗道：「大帥難道對於川戰，也和湘戰一般的不顧問嗎？」吳佩孚笑道：「豈有不問之理？湖南一方面，你還不會知道，我已派馬濟任兩湖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去代葛應龍管理入湖北軍嗎？」張其鏗道：「既然如此，大帥何不再派王汝勤到四川去？」吳佩孚道：「川湘的情形不同，川省僻在一隅，非用兵必爭之地，湖南居鄂粵之中，我們如得了湖南，進可以窺取兩粵，退一步說，也足以保持武漢，倘然湖南爲南方所得，則全局震動矣。」此湖南所以常爲南北大戰之戰場，湖南地勢之重要，湖南人民之不幸也。張其鏗道：「如此說，大帥對於川戰，真個完全不管了。」吳佩孚笑道：「川亦重地，那有不管之理？」張先生未知吳將軍野心乎？野心未戢，豈有不管之理哉？我目下只教王汝勤給與楊森餉械，令其補充軍實，再行反攻，能夠勝利，四川我之有也，即使不勝，不過損失些餉械，在實力也毫無影響，豈不勝如再派兵入川嗎？」

比半觀蚌鶴之爭，毫無損失者，已覺差了一點。張其鏗大悟道：「大帥用兵，果然神妙不可及。」奉灑麻油一斤。吳佩孚微笑道：「神妙不敢當，不過比別人略能高出一籌耳，然而非兄亦不足知我。」一個炭簍子戴了去了。

正說着，恰好馬濟來請行期，吳佩孚命人接入，對他說道：「湘戰吃緊，吾兄宜趕緊赴任，倘能湖南得手，長驅南下，以撫粵軍之背，廣東政府，不難一鼓盪平也。」軍閥所念，念念不忘者，獨一孫中山而已。馬濟領諾，又請示了許多機宜，即日回到湖南去了。原來湖南這次戰爭，先發生於湘西，因湘西的沅陵鎮守使蔡鉅猷，和前湖南督軍，現在廣東革命政府旗幟下的譚延闓素來接近，湖南省長趙恆惕眼光中最忌的，就只有譚延闓一人。恐地位不保耳，與吳秀才之是孫總統，大致彷彿。其時適值有譚延闓回湘，蔡鉅猷約期相應之謠，趙恆惕惟恐成爲事實，遺禍將來，便作先發制人之計，下令調任蔡鉅猷爲講武堂監督，沅陵鎮守使一缺裁撤，所部軍隊由一二兩師長及寶慶鎮守使分別收編。

蔡鉅猷明知是趙恆惕忌他，於有此舉，如何肯低頭接受，棄了一方之主不做，倒來趙恆惕矮簷下過生活，因此立刻分配軍隊，宣告獨立，委劉序彝爲中路司令，田鎮藩爲北路司令，周朝武爲南路司令，實行討趙。弄假成真了。趙恆惕大怒，即刻要武力討伐，誰知第一師長宋鶴庚，第二師長魯滌平，都一致反對，主張調和。趙恆惕無可如何，只得暫時按下一腔怒氣。氣悶殺趙恆惕矣。

這消息傳到廣東，孫中山見有機會可乘，便委譚延闓爲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職，尅日率兵援湘，救湘民於水火之中。譚延闓奉令，便率隊趕到湖南衡州就職，組織公署，預備北伐。長岳，趙恆惕聞報，更覺憤怒，當下以譚延闓破壞省憲爲名，自稱護憲軍總指揮，委陳渠珍、唐榮陽、唐生智、賀耀組、劉劍葉、開鑫、楊源爲司令，分兵七路來攻衡州。譚延闓派兵迎擊，雙方打了一仗，譚軍人少，被趙恆惕奪了衡山，譚軍退却，保守衡州，一面派人運動駐防湘潭的中立軍團長朱耀華攻趙。朱耀華素來也惡趙，聽了譚氏代表的一席話，便即依允，立刻回兵進襲長沙。長沙這時除却幾個警察而外，並無防軍，因此朱耀華不費吹灰之力的佔了長沙。趙氏聽說長沙已失，正

要退却，譚軍已猛烈的反攻過來。趙軍軍心已亂，抵敵不住，大敗而走。趙恆惕率領殘部，逃到醴陵，向江西的北軍蕭安國乞援。詩北軍入湘，楚者適所許可的嗎？

譚軍乘勢復奪衡山，一面令張輝瓚先入長沙。張輝瓚到了長沙以後，先請任命宋鶴庚的參謀長代理第一軍軍長，用宋氏名義，招撫西路賀耀祖、唐生智兩旅。賀耀祖得了這個消息，拍電給唐生智商議道：「劉湘和魯滌平都是中立軍隊，決不至爲譚利用。葉開鑫現率全軍，已和趙省長在株州會合，現已助譚的，只有唐榮陽一人，我軍未見得沒有復振的希望，不如暫時退却，以圖再舉。」唐生智覆電贊成，遂即由桃源退軍常德。剛把軍隊紮下，忽然又報唐榮陽來攻，部下兩個團長大怒，便要接戰。唐生智忙阻住道：「長沙失守，士兵已無鬪志，倘若戀戰，徒受損失，不如全軍而退，再作計較。」團長遵命。唐軍便向益陽退却，到了中途，又報益陽已被劉序彝佔據，只得又繞道退到湘陰。正在忙忙奔走之間，忽見又有一彪軍隊到來，急忙打探，方知是賀耀祖的軍隊，兩人俱各大喜，當時合兵一處到湘陰去了。

方鼎英得了這個消息，便與張輝瓚商議辦法。張輝瓚道：「這是很容易辦的。他倆現在已經勢窮力竭，我們派人去接收改編，大概沒有什麼問題了。」方鼎英道：「這問題雖然容易解決，但是還有一個問題，也是解決的。譚總司令現因佈置軍事，無暇到省，宋鶴庚、林支宇等又不肯來，魯滌平那厮昨天還來電要求我軍退出長沙三十里，這件事應該怎樣辦呢？」張輝瓚道：「這問題也不甚要緊。魯滌平雖有電報叫我們退出長沙，未見得便來攻擊，倒是北軍方面，我們要注意些。」方鼎英道：「只要中立軍沒有問題，北軍方面，大概是一時不會來的，現在且丟下再說罷。」

過了三天，派去收編賀唐兩旅的人，被賀唐趕了回來。方鼎英問他詳細情形。那人道：「賀唐兩人聽說我去收編，勃然大怒，便準備下令來攻長沙，把我趕出。臨走時，他還對我說，教我轉告軍長，速速反正。不然，他們攻下長

沙，不好相見。」方鼎英怒道：「這斷也太偏強，我難道怕他們不成？」正說時，忽然張輝瓚很匆忙的走了進來，方鼎英見他很有些急遽之色，忙問何故？張輝瓚道：「剛才譚總司令有電報來，叫我們支持兩日，等東西兩路兵到再說，不可便退。」方鼎英詫異道：「奇了！你這話我完全不懂，怎麼支持兩日？賀唐的軍隊還沒到哩！」一說來，一說四，各不接頭，趣甚。

張輝瓚忙道：「你說什麼話？賀唐？你個賀唐可是要攻長沙嗎？」方鼎英更覺詫異道：「賀唐？唐生智不聽收編現已出動來攻長沙，你還不知道嗎？」迷惘恍惚之至。張輝瓚道：「這真奇絕了，我竟不知道。」

正說時，朱耀華也走了來，一見張方兩人，便道：「你們知道劉鏞率着本部軍隊，前來攻擊我們嗎？」突兀之至。張輝瓚道：「我正爲着這件事到這裏來的，你也知道了嗎？」方鼎英驚疑道：「什麼話？劉鏞是中立軍隊，爲什麼要來攻擊我們？」張輝瓚道：「說來話長呢，他雖是中立軍，實際上比較和趙恆惕接近，又因爲聽得吳佩孚已命蕭耀南派第二十五師和江西的蕭安國入湘援趙，恐怕北軍一到，湘省的自治要受影響，所以想先來驅逐我們，好阻當北軍的南下。」方鼎英道：「照現在的情形說來，長沙已處於四面圍困之中了，我們應該要想辦法應付才好。」張輝瓚道：「我們在省的兵力很薄，分兵抵禦，當然是做不到的，現在惟一的戰略，只有採用各個擊破的計劃，先擇緊急的一面，打破了他，再回軍攻擊別的部隊，如此，或者還有點希望。」此時除此以外，確無別法。要想守是守不住的，你知道東西兩路的大軍，什麼時候能到？也料得着。朱耀華道：「論起緊急來，當然先攻劉鏞了，一則他兵近勢急，二則易與中路聯絡，賀唐一路，只可暫時不顧了。」此時以謂以專對劉鏞放棄賀唐一路耳，西路之外更有葉開鑫一路哉。方鼎英道：「這個戰略很對，事不宜遲，我們就出發罷。」議定之後，當即分別預備，出發攻劉鏞，剛到半路，忽然偵察隊飛報，趙軍葉開鑫所部蔣劉兩團精旅，已乘虛襲入長沙。得之毫不費力，失之亦毫不費力，可謂水裏來，火裏去，扯個平直。一若冥冥之中，確有主之者。

張輝瓚等大驚，不敢再禦劉鏞，全軍退往甯鄉去了。

却說譚延闓到衡山以後，因趙恆惕尚在醴陵一帶，即繼續前進，恰好趙軍精銳部隊蔣劉兩團，已入長沙，留

下的只鄂軍夏斗寅部，如何當得譚軍？所以譚軍在一戰之後，便連克攸縣醴陵，進迫瀏陽。不料葉開鑫部的蔣劉兩團得了長沙後，却把長沙防務，交與賀輝祖唐生智兩人，自己仍趕回瀏陽作戰，擊敗譚軍，奪回醴陵。譚軍只得退守株州，正要反攻，忽然接到劉鶴魯滌平兩人的聯名來函，大略說道：

湘省自戰，易啓外侮，近聞北軍將實行入湘，蚌鷸相爭，爲漁翁者已大有人在。我公愛護桑梓，可不悟乎？平等憫念民艱，不忍坐視，竊願兩公俯念下悃，化干戈爲玉帛，另附和議，具體辦法七條，務希採納。至一切細情，已派代表面詳，恕不具贅。

一、自九月二十二日下午起，至二十九日止，共一星期，爲停戰期間。

二、在停戰期間內，雙方軍隊各守原防，確定以湘江錄江爲界，彼此不得移動前進。

三、停戰期間，由謝吳葉賀各軍長官，就近選派全權代表，先行交換意見。

四、指定湘潭姜翁爲雙方代表交換意見場所，卽由該地防軍擔任保護，所有代表及隨從，不得攜帶武器。

五、雙方代表交換意見後，如認爲與事實不甚相遠，再由雙方會函通電約集和平會議，並繼續停戰若干日。

六、和平會議辦法及地點，由雙方代表定之。

七、第一第二兩條規定之效力，由吳謝葉賀擔負責任，如有違反者，以破壞和平論。辦法亦頗切實。

譚延闓看過以後，問代表，北軍入湘的詳細情形。代表答道：「趙恆惕失長沙時，曾向洛陽吳佩孚乞援，現在吳佩孚已決定派兵入駐岳州，設立兩湖警備司令部，自任總司令，蕭耀南任副司令，並以湖南人葛應龍爲主任，兼軍務處長。雖然並沒有援湘的名義，實際上却是相機而動，希望規取全湘，所以蕭耀南部的四十九旅，已開到桃林黃沙街五十旅也將入駐安漢，劉佐龍旅開到羊樓司，胡念先旅已到公安石首，將入常澧。江西蕭安國旅已準備向株醴進發，局勢已十分危急，所以只得議和以圖自救了。」持論甚是，惜不能推之國案耳。

譚延闓道：「這些事

情，我也大略知道一些。譚公豈孤行一意者？但是我已聲明仍繼趙炎午辦法，阻止北軍南下。蕭耀南也因鄂湘兩省的
人民反對派兵，已經表示決不侵湘，吳佩孚的計劃或者不至實現也未可知。代表道：「吳佩孚豈是講信義的
人？他如要擴展地盤，那裏肯顧到這些不關痛癢的事情？」譚延闓道：「這辦法上面要謝吳賀葉四人負責，謝吳
當然是我前敵的謝國光和吳劍學了，賀葉可是賀耀祖和葉開鑫？他兩人對於這七條辦法，可曾表示過什麼意
見沒有？」魯滌平的代表道：「已經另派代表去接洽，想來也決無問題。」

譚延闓請他先回，即時便有電復。一面命人去請謝國光、吳劍學，兩人應召而至。譚延闓就把魯滌平的信給
兩人觀看。謝國光道：「我們剛都接了他的電報，據說賀耀祖、葉開鑫已經覆電贊成，只要我們答應，便可正式接
洽了。我們正要來請總司令的示。」譚延闓道：「劉鎮前此驅逐長沙的張輝瓚部，明明已經傾向趙軍，有他在內，
這件却難憑信。」吳劍學笑道：「他前星期也為怕人疑他親趙，特地聯合魯軍長，電請趙軍離省，讓給中立軍駐
防，以解衆疑。劉鎮亦頗具苦心。不料趙軍全體反對，因此他又離開長沙，到漢口去了。這封信上雖寫着他的名字，恐
怕他自己還不會知道咧。」譚延闓道：「既然如此，能夠和平解決，更好，只要他們能福國利民，我沒有不贊成之
理，你們就復電贊成罷。」兩人領諾。謝國光道：「湘陰方面的唐榮陽部，攻擊長沙的劉鈺鏞部，和張輝瓚、朱耀華
各團，總司令都要電飭他們停戰才好。」譚延闓道：「這個自然，不須你說。」

謝國光、吳劍學去後，譚延闓當即電飭各路停戰，謂勇於爲善。謝吳葉賀各派代表，交換了一次意見，尙極接
近。一星期的限期易過，瞬息已滿，魯滌平又通電繼續停戰兩星期，雙方各派全權代表，開正式會議，討論議和條
件。當時魯滌平爲正主席，劉鎮爲副主席，議定趙恆惕任總司令，譚任省長，省憲法也加以修正。葉開鑫得了這
個報告，不覺大怒道：「省憲法是全省人民所議定的，代表如何可以擅定修改？說話未嘗不是，但借此省憲未必真出全民
公意耳。我派他做代表，原只能代表我的意見，他倒代表起全省人民來，來擬修改省憲了。蔑憲違權，莫此爲甚。」

雖未必全是，然願足爲但知個人不知民衆以一手掩天下目者諷也。當下立時撤回代表，另行改派，再延長停戰期限，集會磋商。

魯滌平見垂成的和議，中途又生波折，十分不悅，因和所部團長袁植道：「我爲湘省三十萬人民計，不能不出任艱難，倡導和議，不料偏有許多波折，令人可歎。」袁植道：「本來是多此一舉，譚氏破壞省憲，罪有應得，趙軍屢次戰勝，平定全湘，已非意外之事，偏有什麼和議出來，要推譚氏來做省長，便是大家贊成，我也不贊成。」

魯滌平聽了默然，袁植也自悔失言，即便告辭而出。魯滌平親自起身送他出門，格外比往日恭敬，心有所不忍，不認其爲部將歟？

袁植亦很覺詫異，走不多遠，忽覺前面有人影一閃，袁植正要叱問，只聽得拍的幾聲，子彈休休的直射前心，不覺阿呀一聲，跌倒在地。隨從馬弁一齊大驚，急忙尋覓兇手時，已經無影無蹤。衆馬弁無可如何，只得把他抬回團部裏，急忙叫軍醫官來診視時，早已嗚呼哀哉。全團將士不知被何人所刺，正在忙亂，忽然軍號聲四面的槍彈如雨點似的洒了過來，全團將士大驚，正待探問槍聲忽然停止了，接着跑過幾個軍官來，一聲大喝道：「繳槍！」衆人這時因袁植已死，無人統領，指揮二則知道已處於四面包圍之中，決難抵抗，只得一齊繳械，聽其遣散，按下不題。

却說劉鏞在姜畚忽然聽得袁植被刺的消息，不知何故，十分驚訝。次日，忽報魯滌平令吳劍學部一團和朱耀華團，襲佔湘潭，解散袁植所部，在姜畚的趙方各代表，已都受監視，不覺大怒道：「魯滌平如何敢欺我，他能助譚，我便不能助趙嗎？」全不講顧道一味謀意氣之爭，也不能說是明智。說着，便起身赴省，去見趙恆惕。趙恆惕議和本非出於誠意，不過因兵力已疲，想借此休息補充而已。軍閥在戰爭中而談和議者，大率類此。所以一方雖在討論磋商，一方面却積極擴充軍備，軍閥行徑，大率如此。把唐生智、賀耀組、葉開鑫等都升爲師長，所部團長也都升爲旅長，却以軍長的空名義，給與宋鶴庚、魯滌平兩人。

這天因馬濟到湘，正在議論攻譚之事，剛好劉鏞趕到，趙恆惕忙問其何故匆匆來省，劉鏞就把魯滌平如此

可惡的情形說了一遍，趙恆惕大怒道：「既然如此，我即日便進兵交戰，看我能擊退譚軍否？」馬濟問現在各路的軍事佈置，趙恆惕道：「我軍主力現在東路攸醴株州一帶，和敵軍成對峙之勢，北至湘陰，沿湘江一帶，都有敵軍，我軍要防守的地方太多，軍力單薄，尚望貴軍助我一臂之力。」馬濟慨然應允，準定即日回岳，調一團人入長沙，代賀耀祖任防守之責，讓賀耀祖到株州去助唐生智。趙恆惕大喜，劉鎮之驅軍離長沙藉口阻止北軍入湘也。今北軍且入長沙矣，何以獨無一言？當即傳令各軍向譚軍總攻擊，正是：

只因欲拒門前虎，無奈權親戶後狼。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魯滌平之誅吳植也，時論多議魯處事失當，吾以為是誠管窺蠡測之論也。夫譚之伐趙，趙有可伐之罪，而譚有可伐之權也。何則？趙本屬譚，譚民黨份子也，不利於野心者之所為，遂利用趙以去譚，譚夫而湖南入於軍閥之手矣。此趙有可伐之罪者也。中山為創立民國之元勳，而以救國救民為志者也，北伐不國不可救，民亦不得救也。趙氏不去，不能貫澈北伐之計劃，故深乘孫令有伐趙之權也。魯滌平為譚舊部，附譚而反趙，與情理正誼皆所應爾，而吳植乃攻譚而附趙，不誅之將何為乎？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若斷章取義責魯不宜出語誘殺之途，則吾復何言。

第一百四十九回 救後路衡山失守 爭關餘外使驚惶

却說譚延闓見和議破裂，又入戰爭時期，和魯滌平等定下計劃，等湘潭的魯滌平軍準備好後，便和長沙對岸的蔡鉅猷軍的劉鈺麟部，以及湘陰赤竹洲各面的軍隊，齊進以奪長沙。到了趙軍下總攻擊令的那一天，因魯軍還不曾準備定妥，所以不能一齊發動。譚延闓自己在株州方面，指揮謝國光部和從廣東帶來的湘軍攻擊

唐生智戰了一日，未見勝負。譚延闓因命謝國光部，繞攻唐生智的側面，以收夾擊之效。自己在正面衝擊。唐生智自然也督率部下將士奮勇反攻。兩軍正在戰得起勁，忽然東面槍砲聲大作，子彈如雨點一般的向唐生智軍湧來。原來謝國光已從側面攻到，唐生智大驚，急急分兵抵拒。正面的陣線既薄，抵抗力又弱，譚軍進攻愈勇，唐生智雖則竭力抵禦，當不起譚軍三番五次的肉搏衝鋒，看看支持不住，正待潰退，忽然後面一隊援軍如風掣電捲的趕到，原來是賀耀祖部。唐生智吃驚道：「你負着防守長沙的重責，如何到這裏來？」賀耀祖道：「防守長沙的任務業已有馬濟率領一團北軍擔任，趙總指揮因聽說這方面局面緊急，所以派我來助你。」唐生智大喜，請他擔任正面，自己去攻側面的謝國光。賀耀祖應允，便督隊向譚軍進攻。譚軍戰鬪已久，況且衝鋒多次，兵力已疲，如何還能攻破賀耀祖的陣線？因此本來很得勢的戰事，又漸漸的失勢起來。北軍不到長沙，賀耀祖不能調至涿州，唐生智必敗。唐生智敗，則長沙危，一也。涿州方面戰事不得手，則不能抽調劉鄩勁旅擊退蔡鉅猷之兵，二也。譚察兩軍不退，葉開鑫不能攻克湘潭，三也。湘潭不得唐榮陽，決不又反譚助趙，四也。在事實上言之，馬濟不過助趙以一團兵力擔任防守耳，而在戰局上，乃有如此重大影響，亦見軍事之變化難知，而樊佩孚阻撓義師之罪，實浮於趙也。勉強支持了兩日，謝國光部先被唐生智擊敗，唐軍乘勢來包抄譚軍後路。譚軍恐受包圍，只得退却。賀唐追擊了一陣，忽然接着趙恆惕的密諭，大略說道：

聞東路得手，譚謝俱各敗退，甚喜。惟譚軍實力並未全失，湘潭靖港，即蔡鉅猷所部軍隊，敵俱未退，不可遽及，重勢後顧，可急令鄒振鵬、劉重威兩部秘密開省，俟退去蔡軍，則湘潭勢孤，不難一鼓而下。若得湘潭，東路亦不足憂矣。

賀唐見了這個密諭，便停止追擊，急令鄒振鵬、劉重威兩部開省。鄒劉遵令回到長沙，來見趙恆惕，恰好趙恆惕和馬濟在那裏議事，見了鄒劉便道：「你來得很好，這幾天湘江的霧很大，明天拂曉，你們可乘霧渡江，襲擊蔡鉅猷軍，今天暫時休息罷。」鄒振鵬道：「蔡鉅猷部在對岸的軍隊，恐怕也不多罷。」馬濟道：「你怎的知道？」鄒

振鵬道：「我們在東路作戰，俘獲的敵人，裏面有不少是蔡鉅猷部，蔡部開到對岸的本來不多，現在又分兵去助東路，可見留下的也就有限了。只我所不解的，不知道這些軍隊是幾時開拔過去的。」趙恆惕道：「你還不知道嗎？蔡部的開拔到東路，是正在議和的時候哩。」劉重威道：「議和的時候，規定各軍不得調動，他如何通得過中立軍的駐地？」趙恆惕道：「魯滌平原是親譚的，豈有通不過之理？」此亦補筆，不必定看作蔡鉅猷等未知也。劉重威道：「既然如此，也不必我們兩部去，還是分一半去攻湘潭罷。」馬濟道：「不必。湘潭方面，有葉部開去，前去也夠了，很用不着你們去，你們還是去休息休息，明天拂曉好渡江進攻。」鄒振鵬、劉重威應諾，又道：「葉師長何時進兵？」趙恆惕道：「你們一得手，他便立刻進撲湘潭了。」

劉重威和鄒振鵬等退出以後，各自回營佈置。到了次日天未明，便集合渡江，馬濟親自趕到砲台上來開砲，此時只聽得兩面的槍聲連續不絕，隔江的砲火也非常激烈。鄒振鵬等的兵船幾次三番都被逼退回。馬濟好生着急，因觀察砲火發來的所在，親自瞄準，放了兩砲，又向槍彈最密的所在開了幾砲，隔岸的槍炮聲便稀疎起來。鄒振鵬、劉重威乘勢又衝過江去。對岸的蔡軍急待抵禦時，鄒、劉兩部早已大半上岸。雙方不能再射擊，便各裝上刺刀，互相肉搏。鄒、劉兩部後臨大江，不能即退，只得奮勇衝擊。此之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歟。後隊也陸續登陸，人數愈衆，進攻愈猛。劉、鄒兩部人數甚少，如何抵敵的住？不上三四小時，便大敗而走。

葉開鑫得報，立刻從易家灣渡江，進撲湘潭。在湘潭北面和魯滌半軍開起戰來。雙方戰了一晝夜，兀是勝負未分。忽然西北角上槍砲聲大作，鄒振鵬旅從靖港趕來助戰，向魯軍左側進攻。魯軍人少勢薄，又得了東西兩路敗退的消息，無心戀戰，急急棄了湘潭，全軍退走。正想率隊去會譚軍，忽然大彪軍開到，急加探詢，方知譚軍已來。魯滌平大喜，急忙過去謁見，譚延闓動問放棄涿州防線的原因。譚延闓道：「我本待反攻，只因接到大元帥的電報，說東江失利，博羅河源相繼失守，令我即日回軍討伐陳逆，再則聽說吳佩孚因趙軍失利，令沈鴻英從贛邊

出郴州，截我後路。我軍前線，已經不甚得手，如再後路被截，勢必一敗塗地，所以不得不急急回軍先救宜章，如東江戰事已有轉機，我們便可反攻長沙，如東江戰事緊急，便可即回廣州破敵，似乎比較妥當。貴部和我同行，還是保守衡山，可請兄自己決定。」魯滌平道：「我如防守衡山，則你我兵分力薄，反無勢力，不如同救宜章。」譚延闓稱善。當下兩人合兵到宜章來，趙軍便乘勢收復了衡山、衡陽。

唐榮陽部聽說譚軍失敗，又倒戈附趙，並派兵攻擊常德、蔡軍，以贖前此暗襲賀唐於常德之嫌。趙軍之失守長沙也。唐榮陽攻賀唐於常德以助譚之失衛陽。唐榮陽又攻擊蔡於常德以助趙同一攻常德也。者其用大異，武人之反覆無信義可勝慨哉。趙便惕對於蔡、鉅、猷、軍，向來不甚重視，他惟一的戰路，是先行打倒湘南、謝國光、吳劍學、魯滌平。能戰的軍隊，再行圍迫湘西，所以沒有把譚軍盡行驅逐出湘。對於唐榮陽的舉動，也不甚留心，器薄之至。唐榮陽亦自慚否。只仍然繼續攻譚的工作。

其時郴州已被沈鴻英所襲，廣州解來接濟譚軍的子彈餉械，也盡被沈鴻英截了去，因此譚方用全力奪回郴州，把沈軍逐回贛邊，一面急急召集魯滌平、方鼎英、謝國光、吳劍學、朱耀華、劉雪軒等，會議此後應戰方法。魯滌平道：「我們此時惟一的要着，就要維持湘南、湘西的聯絡，要維持湘西、湘南的聯絡，就不能不守永州、寶慶、郴州、宜章，雖然是和粵中來往的要道，却決不可作為根據地，反而和湘西失了聯絡。」譚延闓道：「寶慶已有黃耀祖部在彼防守，似乎一時可保無虞。永州地方，更為重要，不知那一位願去負責堅守？」劉雪軒欣然起立道：「雪軒願負此責。」譚延闓道：「永州地方，最為重要，永州倘然失去，則和湘西的聯絡斷絕，反攻和呼應，都有種種困難了。」劉雪軒道：「總司令放心，雪軒誓死堅守，決不致有些須閃失。」既大語人在往不能實踐。譚延闓道：「永州現在還不甚吃緊，暫時由你一人防守，到緊急時，我自調兵助你。」劉雪軒慨然答應，其餘各人也都認定防綫，專候趙軍前來廝殺。無奈這時子彈缺乏，糧餉又少，因粵方接濟被沈鴻英截留之故也。廣州的風聲又緊，因此軍心不甚堅定。不

多時，寶慶未陽祈陽相繼失守，劉雪軒見孤城難守，也不向譚氏求救，徑集合部屬，投降趙軍了。可殺的說大話的，原來如此沒用。

譚延闓見大勢已去，孫大元帥回軍救粵的命令，又一日數至，便令各軍盡都退回粵邊。魯滌平朱耀華方鼎英黃耀祖各部調樂昌，在廣東韶關之北。謝國光調仁化，樂昌東。吳劍學部調九峯，樂昌東北，貼近湘邊之一鄉鎮。陳嘉祐和蔡鉅猷的一部調星子，粵境連州北，緊貼湘邊之一鄉鎮。一面又電令沅陵蔡鉅猷猛力衝出湘南，集合粵邊。其時蔡鉅猷

唐榮陽反戈附趙，陳渠珍又改變中立態度，派兵分攻辰沅周朝武部，武人之看風使船，其才稍處尤過於政客，可恨。形勢十分吃緊。蔡鉅猷自己在淑浦和賀耀祖相持，雖曾用計擊破賀軍，無奈大勢已失，賀部依然集合反攻，不能挽回大局。周朝武屢被鄧斗垣所破，提出向趙恆惕要求改編的條件。趙恆惕因他們不日便可消滅，也拒絕不允。後來到底被擊敗潰散，這些散兵無處可奔，都流為土匪。自此以後，湘西便成爲土匪世界，人民被累不堪。此亦不能不謂爲趙恆惕拒絕改編之罪。蔡鉅猷不能再守，只得退入洪江，派代表和黔邊黔軍聯絡，以謀退步。此時得了譚延闓的命令，便又令陶忠洵陳嘉祐出武岡，周朝武劉筱彝出安化，奮勇衝突。趙恆惕那裏容得他衝過，立刻把湘南各重兵，分頭包圍，不令越過雷池一步。蔡鉅猷勉強支持了月餘，武岡安化相繼失守，大勢更加窮蹙。蔡鉅猷見形勢已十分危急，便通電下野，當劉筱彝陶忠澄周朝武等，電請趙軍弗再追擊，趙恆惕那裏肯聽，依舊派兵猛攻，到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葉開鑫攻下洪江，蔡鉅猷只得逃奔貴州，湘西軍事，方算解決，只是變爲土匪的敗兵，却並無收拾的辦法，自己地位保不住，僱了土匪護護自己，和自己有何干涉哉。此事却按下不提。

却說譚延闓因廣州的戰事緊急，奉孫大元帥的命令，即日率部回廣州，討伐東江的陳逆，便集合所部軍官會議。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朱耀華方鼎英張輝瓚等，都請即日回兵討賊，只有黃耀祖汪磊兩人默然。譚延闓道：「既各位都主張即日回軍討賊，希望即去預備一切，分頭回廣州破賊。」衆皆領諾。黃耀祖起立道：「討賊要緊，

邊防也要緊，我們如全體開往東江，萬一湘軍來襲，如何抵禦？」衆人正要回答，汪磊也起立道：「黃團長所說的話，確是很有理由，我們不可不防。磊雖不才，情願和黃團長緊守粵邊，以防意外。」其言甘苦，其中滋味，譚延闓道：「如此甚好，所有粵邊的防守事宜，就請你們擔任罷！」議定以後，衆皆散去，只有吳劍學一人留在後面，有心人。悄悄向譚延闓道：「我看黃耀祖和汪磊說話雖然好聽，恐怕其中還有秘密，總司令如何准他留守粵邊？」譚延闓默然不答。吳劍學固問，譚延闓道：「倘然必定要強迫他同走，他抗不受令，又將怎樣辦理？」吳劍學道：「立刻派兵繳他的械。」譚延闓道：「這樣辦就大失算了。他倆既有異心，如何不先做隄備？萬一攻之不克，兵連禍結，必致擔誤東江戰事。再則恐怕趙恆惕乘機來攻，更惹出一層外患，豈非失算之至？現在示以坦白，結以恩信，即使他倆果有異心，也決不肯爲我們後方之患了。」此等處既仁且智，頗切中山。吳劍學拜服。

次日，大軍一齊開拔，向廣州進發，在半途使聽說黃耀祖汪磊兩人集合部隊，投湖南去了，果然不爲後方之患。譚延闓惟有太息而已。到得廣州時，廣州情形已十分嚴重，譚延闓急急去見中山。中山見了譚氏回來，十分歡喜。譚延闓把湘中的情形，大略講了一番，便問起戰事失敗的原因。中山歎息道：「此次戰事，本來已操勝算，不料石灘之戰，劉震寰部忽然譁變，致牽動全局，遭此敗衄。假使沒有這次變故，惠州也早已攻下了。」致敗的原因，至此方才補出。譚延闓道：「已往之事，不必深究，只不知逆軍在什麼時候方能擊退？」中山笑道：「逆軍此次作戰，有兩大失計，現在危險時期已過，不出三日，必可反敗爲勝，再佔石灘。」能說必能行，非如徒說大話而不能實行者。譚延闓道：「何謂兩大失計？」中山道：「洪兆麟楊坤如不等林虎進展，便佔石龍，以致不能齊進，這是第一失計；既然得了石龍，又不急急前進，讓我得整頓部隊，佈置防守，這是第二失計。當時退到廣州的時候，滇軍主張放棄廣州，我早已料到逆軍必不能立即進迫，所以不肯答應，只有李協和能深得我心，勸我堅守，現在樊鍾秀既已反戈附義，已到廣州，兄又領兵趕到，何愁逆軍不退嗎？」確有致捷之談，非毫無主見者。

譚延闓尚沉吟未答。中山又道：「組安譚延闓字不

必懷疑，逆軍在三日內，我軍便不攻擊，他必自退。一則進無可取，二則糧食缺乏，香港又不肯運米接濟，怎能持久？
「譚延闓欣然道：『戰事確不足慮了。但在軍餉方面，也急宜措置方好。不然，即使東江盪平，而糧餉無着，也決不能完成北伐的工作。』」
中山道：「關於這一層，我已籌有辦法，決計收回海關稅權，將粵海關的關餘，全數截留在本月按此時為十二年十一月五日，我已正式照會北京外交團，要求將這筆關餘，應一例撥交本政府。」
自是正當辦法。

中山一面說，一面命人將原文檢出，交給譚延闓觀看。照會的大意說道：

敵國關稅，除撥償外債外，所餘尚多，此項關餘，其中一部分為粵省稅款，北政府以取自西南者為禍西南，北政府嘗取此款以接濟西南各省軍，如陳炯明之類，以禍人民，故曰為禍西南。撥之事理，豈得為平？况當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間，因廣東護法政府之請求，粵海關稅餘，應還抵押外債部份外，皆歸本政府取用，今特援前例，要求外交團，此後所有關餘，應一律由本政府取用，不得復撥交北政府，否則當用直接處決方法。惟在此期間，當靜候兩星期，以待答復。

譚延闓看完道：「外交團可會答復？」
中山道：「覆文昨天剛由廣州的領事團送到。」說着，也叫人檢出，送給譚延闓觀看。覆文的內容，大意是這樣：

關餘為中國之所有，外交團不過受北京政府之委託，為其保管人，貴處如欲分潤，當與北京政府協議，南方為交戰團體，豈有協議可得覆文殊覺滑稽。外交團無直接承諾要求之理，如任何方面果有干涉之舉，則外交團為保護海關起見，只有採用相當強迫手段，以為辦理。此文完全偏袒北京政府，外交團非有愛於北京政府也，特以南政府為革命政府，如革命成功，則列強即不能復肆侵略，故凡可以妨礙政府之活動者，無不為之爾。

譚延闓看畢說道：「這覆文真豈有此理極了。真是豈有此理。我們偏要干涉，看他們如何用強迫手段來辦理？」
中山道：「他們掛外交團，現派了許多軍艦在廣州洋，升火示威哩，我也曾有過宣言，如海關不把關餘交給本政

府，則本政府當即行撤換稅務司，便到萬不得已，還可把南方各港，開為自由貿易港，亦稱自由市，一切貨物出入，均不須納稅者。以為抵制，言出必行，不長強硬，此時中國惟一人而已。但在這時似乎還不必實行此種計劃。且再過幾天，等擊破陳軍以後再說罷。」兩人又討論了一回戰事，方才分手。

次日，中山先生令譚延闓、許崇智、樊鍾秀等，俱各分頭向陳軍反攻，又令范石生繞出增城，以斷林虎的後路。佈置定妥，便各分頭進攻。陳軍此時糧食不濟，本來已有退心，再加各義師進攻甚猛，陳軍那裏抵抗得住？戰不一日，便紛紛敗退。各軍分頭追擊，洪兆麟、楊坤如等屢戰屢敗，石龍、石灘相繼克復。林虎聽說中左兩路都敗，急忙退却，恰被范石生趕到，大殺了一陣。林虎帶領殘軍，逃回增城，和圍增城的陳軍會合，軍勢又振，圍城如故。不料范石生部躡蹤而來，許崇智部又從石灘來攻，城內被圍的軍隊也乘勢衝出，林虎三面受敵，死傷甚衆，又大敗而退，相度地勢，憑險而守。其勝也忽然，其敗也突然。陳炯明見戰事着着失敗，十分懷喪，急忙拍電到洛陽，向吳佩孚求救。陳氏是時，方倚吳佩孚為泰山，而不知吳氏已有冰山易倒之勢矣。請吳立即令江西、湖北、湖南、唐生智以及沈鴻英軍，迅即入粵援助，攻中山之後。正是：

欲摧革命業，更遣虎狼師。

未知吳佩孚是否即令方唐、沈入粵，方唐、沈是否肯受命攻粵，且看下回分解。

中山為爭關餘而致隳於北京，使團曰：北京政府，取西南人民所納之賦稅，以禍西南，揆之事理，豈得為平？藩畿言乎？夫帝國主義者，欲肆虐於中國，必先求中國時有內亂，不克自拔，乃得長保其侵略與藉為要索權利之機會。欲助長中國之內亂，則非妨礙革命勢力之進展，及保持軍閥之勢力不為功。而欲妨礙及保持兩者之有效，則財力之為用尚焉。故務必取西南之關餉，以納諸北京政府之手，使得用之以為禍西南。雖盛派艦隊，架砲威嚇而亦有所不憚也。嗚呼！中山以為事理之所不平者，豈知彼帝國主義者乃方以為必不可變之手腕乎？

第一百五十回 發宣言改組國民黨 急北伐緩攻陳炯明

却說陳炯明在廣州被中山擊敗後，只得退守博羅等處，一面向吳佩孚乞救。吳佩孚雖然擁兵甚衆，無奈糧長莫及，不能立刻派隊援助，只得電令沈鴻英、方本仁、陸榮廷等，火速入粵。那沈鴻英此時已有歸附中山，回桂攻陸的意思，對於吳佩孚的命令，如何肯受。忽而叛中山，忽而又叛中山，忽而又欲降中山，沈鴻英之反覆在中國武人，可謂罕與倫比。至方本仁目光，全在贛督一席，早有取蔡而代之之心。蔡成勛對他，也似防賊一般，十分留意。方本仁既不離開江西，至失了乘勢而起的機會。蔡成勛更不能接濟子彈餉械，爲虎添翼。有了這兩種原因，吳佩孚的電令，那裏還能發生效力？三路中又去了一路。陸榮廷在廣西，不過佔得一部分地方，實力有限，也無暇遠征。三路全都沒用了。

三路援軍，沒有一路可爲陳炯明實際上的援助。還有湖南的唐生智，也曾奉到吳令，助攻廣東，誰知生智是新派人物，本來反對北軍，因時局緊急，自己實力未充，不曾有露骨表示，如今却教他進攻廣東，更辦不到。這一路也沒用了。陳炯明見盼不到救軍，只得用離間引誘之法，此公反覆小人，應善此等計劃。運動楊希閔、劉震寰所部的填柱軍停止進攻，或竟背叛中山，這一着倒頗有效力。原因中山此時正在全力改組中國國民黨，作根本整頓之圖，對於東江戰事的進行，當然不能十分注意。有了這兩層原因，戰事便日趨沉寂，彷彿入於停頓之中了。至此將戰局暫時擱起，以後本回全寫國民黨改組事情。

說到中國國民黨改組的動機，却在去年民國十三年秋間，那時有一個名叫高一涵的，在努力週報上發表了一篇文字，批評國民黨的份子太複雜，和組織的不適當，主張加以改組。中山先生見了這個提議，十分滿意，便派汪精衛等着手預備。一面在未改組之先，先在廣州開一次談話會，請黨員發表意見，並規定在一月二十日，民國

十三年。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代表由各省黨員各選舉三人，由總理指派三人。其餘如黨綱黨章以及改組手續等。則一切都俟大局決定，並由中山先生發表一篇改組宣言道：

吾黨組織，自革命同盟會以至中國國民黨，由秘密的團體而為公開的政黨，其歷史上之經過。垂二十年，其奮鬥之生涯，榮華大者，見於辛亥三月廣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漢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諸役，丙辰以往護法諸役。黨之精英，以個人或團體為主義而捐生命者，不可勝算。當之者摧，撓之者折，其志行之堅，犧牲之大，國中無二。然綜十數年已往之成績，而計效程功，不得不自認為失敗。滿清鼎革，繼有袁氏，洪憲隨廢，乃生無數專制一方之小朝廷。軍閥橫行，政客流毒，黨人附逆，議員賣身，有如深山蔓草，燒而益生，黃河濁波，激而益濶，使國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為，此則目前情形無可為諱者也。竊以中國今日政治不修，經濟破產，瓦解土崩之勢已兆，貧困剝削之病已深，欲起沈疴，必賴乎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之政治團體，本其歷史的使命，依民衆之熱望，為之指導奮鬥，而達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則民衆蠕蠕不知所向，惟有陷為軍閥之牛馬，外國經濟的帝國主義之犧牲而已。國中政黨言之可羞，朝秦暮楚，宗旨靡定，權利是獵，臣妾可為。凡此派流，不足齒數。而吾黨本其三民主義而奮鬥者，歷有年所，中間雖迭更稱號，然宗旨主義，未嘗或離，顧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則以組織未備，訓練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運用不靈，雖有大軍，無以取勝。吾黨有見於此，本其自知之明，自決之勇，發為改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先由總理委任九人，組織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始其事，行將召集海內外全黨代表會議，以資討論。關於黨綱章程之草定，務求主義詳明，政策切實，而符民衆所渴望，而於組織訓練之點，則務使上下達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惡留良，吾黨奮鬥之成功，將繫乎此。願與同志共勉之。

到了一月十九日那天，光開了一次預備會，第二天才開正式的代表大會，會期共是十天。到一月三十日閉會，在開會的那一天，各省代表紛紛出席，議決修改黨章，決定政綱，並發表了一篇宣言。那宣言非常之長，共分爲

中國之現狀，國民黨之主義，國民黨之政綱三大段。現在把中國之現狀一段，擇要摘錄，政綱則全部都錄在下面，至國民黨之主義，則大家都知道是三民主義了。在這黨治之下，大概已經沒有不知道的人，在下也不容多費筆墨，來做抄書胥咧。那最前面中國之現狀一段的大路道：

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以後，盛於庚子，而成於辛亥，卒顛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發生也，自滿洲入據中國以來，民族間不平之氣，抑鬱已久。海禁既開，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潮驟至，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滿洲政府既無力以禦外侮，而鉗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厲，適足以側媚列強。吾黨之士，追隨本黨總理孫先生之後，知非顛覆滿洲，無由改造中國，乃奮然而起，為國民前驅，激進不已，以至於辛亥，然後顛覆滿洲之舉，始告厥成。故知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於顛覆滿洲而已，乃在於滿洲顛覆以後，得從事於改造中國。依當時之趨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專橫宰制，過渡於諸民族之平等結合。政治方面，由專制制度，過渡於民權制度。經濟方面，由手工業的生產，過渡於資本制度的生產。循是以進，必能使半殖民地之中國，變而為獨立的中國，以屹然於世界。

然而當時之實際，乃適不如所期。革命雖號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實際表現者，僅僅為民族解放主義。會幾何時，已為情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為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夫當時代表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者，實為袁世凱，其所挾持之勢力，初非甚強，而革命黨人乃不能勝之者，則為當時欲竭力避免國內戰爭之延長，且尚未能獲一有組織、有紀律、能了解本身之職任與目的之政黨故也。使當時而有此政黨，則必能抵制袁世凱之陰謀，以取得勝利，而必不致為其所乘。夫袁世凱者，北洋軍閥之首領，時與列強相勾結，一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如武人官僚輩，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黨人，乃以政權讓渡於彼，其致失敗，又何待言！

袁世凱既死，革命之事業仍屢遭失敗，其結果使國內軍閥暴戾恣睢，自爲刀俎，而以人民爲魚肉，一切政治上民權主義之建設，皆無可言。不特此也，軍閥本身與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爲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所謂民國政府已爲軍閥所控制，軍閥卽利用之結歡於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卽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纏不已，以攫取利權，各占勢力範圍，由此點觀測，可知中國內亂，實有造於列強。列強在中國利益相衝突，乃假手於軍閥，殺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內亂又足以阻滯中國實業之發展，使國內市場，充斥外貨，坐是之故，中國之實業，卽在中國境內，猶不能與外國資本競爭，其爲禍之酷，不止吾國人政治上之生命，爲之剝奪，卽經濟上之生命，亦爲之剝奪無餘矣。環顧國內，自革命失敗以來，中等階級，頻經激變，尤爲困苦。小企業家漸趨破產，小手工業者漸致失業，淪爲流氓，流爲兵匪，農民無力以營本業，至以其土地廉價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稅日以重，如此慘狀，觸目皆是，猶得不謂已瀕絕境乎？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後，以迄於今，中國之情況，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軍閥之專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獄，此全國人民所請疾首蹙額，而有誠者所以徬徨日夜，急欲爲全國人民求一生路者也。吾國民黨則夙以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爲中國唯一生路，茲綜觀中國之現狀，益知進行國民革命之不可懈，故再詳闡主義，發布政綱，以宣告全國。

政綱的全文道：

吾人於黨綱，固悉力以求貫徹，願以道途之遠，工程之鉅，誠未敢謂咄嗟有成。而中國之現狀，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謀救濟。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準備實行政綱，爲第一步之救濟方法。謹列舉具體的要求，作爲政綱。凡中國以內，有能認國家利益，高出於一人或一派之利益者，幸相與辨明而公行之。

甲 對外政策

一 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銷，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條約。

二 凡自願放棄一切特權之國家，及願廢止破壞中國主權之條約者，中國皆將認為最惠國。

三 中國與列強所訂其他條約有損中國之利益者，須重新審定，務以不害雙方主權為原則。

四 中國所借外債，當在使中國政治上實業上不受損失之範圍內保證並償還之。

五 庚子賠款，當完全畫作教育經費。

六 中國境內不負責任之政府，如賄選竊僭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債，非以增進人民之幸福，乃為維持軍閥之地位，俾得行使賄買侵吞盜用。此等債款，中國人民不負責還之責任。

七 召集各省職業團體（銀行界商會等）社會團體（教育機關等）組織會議，籌備償還外債之方法，以求脫離因困頓於債務而陷於國際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乙 對內政策。

一 關於中央及地方之權限，采均權主義。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制，或地方分權制。

二 各省人民得自定憲法，自舉省長，但省憲不得與國憲相抵觸。省長一方面為本省自治之監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揮以處理國家行政事務。

三 確定縣為自治單位。自治之縣，其人民有直接選舉及罷免官吏之權，有直接創制及複決法律之權。土地之稅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應育幼養老濟貧救災衛生等各種公共之需要。

各縣之天然富源，及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資力不能發展興辦者，國家當加以協助，其所獲純利，國家與地方均之。

各縣對於國家之負擔，當以縣歲入百分之幾為國家之收入，其限度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不得超過於百分之五十。

四 實訂普通選舉制，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

五 釐定各種考試制度，以救選舉制度之窮。

六 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

七 將現時募兵制度，漸改為徵兵制度，同時注意改善下級軍官及兵士之經濟狀況，並增進其法律地位，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育及職業教育，嚴定軍官之資格，改革任免軍官之方法。

八 嚴定田賦地稅之法，定額禁止一切額外徵收，如釐金等類，當一切廢絕之。

九 清查戶口，整理耕地，調正糧食之產銷，以謀民食之均足。

十 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

十一 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

十二 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

十三 勵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學制系統，增高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

十四 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得依報價收買之。

十五 企業之有獨占的性質者，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於鐵道航路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

以上所舉細目，皆吾人所認為黨綱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濟中國之第一步方法。

一面通過國民政府的組織案，舉出汪精衛、胡漢民、廖仲凱等二十四人為執行委員，以主持大會閉會後，一年內黨務的進行，另外選出監察委員五人，以監察黨內的一切。這次改組的最大變化，就是容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加入本黨。但是因為這樣一改組，在精神團是煥然一新，而一般老黨員如馮自由、謝英、伯劉成勛等，却大為反對，以致引起外面國民黨赤化和國民黨新舊衝突的謠言。中山因他們違背大會的決定，便是不守黨紀，特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控告。馮自由等不敢再強，只得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出席聲稱自己不曾違背黨紀情形，事情便算就此解決了。

改組國民黨的問題，既經解決，中山便又用全力來對付東西北三江戰事。但因財政為難，同時還有一個關餘問題，須儘先解決。為這問題，北京外交團雖曾派艦示威，武力脅迫，但中山先生堅持到底，並不會因而減少反抗。百餘年來中國對外交涉，無不失敗，皆因大怕外人，當局者每為外人武力屈服之故。若如中山先生之強毅不屈，據理力爭，雖列強亦不能不降心以相從也。進行的更加激烈。外交團沒法，只得由美使調停，和平解決。至於東路方面的軍事，因蔣緒亮部滇軍王秉鈞師，受了陳炯明的運動，孫降，蔣兵軍隊本不可辦，王師之變，其或蔣氏亦有默契者乎？頗影響進行。西路方面，陳天太部也被粵籍各軍繳械。北路方面，高鳳桂旅既被誘北歸，趙成樞部滇軍也被北軍誘去兩團。從這幾點看來，可見中山所部軍隊內部的團結力，非常缺乏。但是中山先生平生經過的憂患不知多少，如何肯因此灰心？好在此時陳炯明的內部，也非常不穩。洪兆麟、林虎均有離陳獨立的消息。再有一位桂派舊人沈鴻英，困頓於廣東北邊，前遭不能退後無路，餉械的接濟又缺乏，正在十分苦腦之時，想來想去，只有仍然歸降中山，帶兵回廣西，推翻陸榮廷而代之一計，以獲得廣西地盤為目的，反正便非本心。日後復叛，何足異乎？因此屢次派代表和中山先生接洽投誠。若此所為，只可謂之投誠，安得目為投誠？中山因他反覆已六次，不敢信任，恰因蔣介石奉了中山的命令，依照全國代表大

會的決議案，在黃埔創辦軍官學校，這天回來有所稟白，中山便和他商量此事。蔣介石道：「沈鴻英反復性成，他的說話，全不可信，但現在四面受敵，大有困獸走險之勢，拒之太甚，則糜爛地方，不如答應他投誠，令他依照投誠的條件，尅日西征陸榮廷，如此便可抽調西征的軍隊，去討伐東江，等東江的戰事一定，沈鴻英便再叛變，也不足憂。」中山笑道：「我的意思，原是這般，你意見既同，我便這樣決定了。」蔣介石去後，中山便答應沈鴻英的代表，准他投誠，但須即日西征，不得在粵境逗留。沈鴻英俱一一遵從，事情定妥後，便拔隊向梧州進發，聲討陸榮廷去了。陸榮廷有可討之罪，而沈鴻英非討陸之人，所以直書聲討者，重係中山之命也。

中山見西路軍事，已可無慮，便專意對付東江，計分三路出動。中路楊希閔的滇軍，進攻博羅，劉震寰的桂軍，則向廣九鐵路進展，譚延闓的湘軍，進攻龍門。陳炯明因洪兆麟部在閩南與賊致平楊化昭作戰，所部兵力單薄，不敢戀戰，稍為抵抗便走，楊希閔便乘勢佔領博羅，劉震寰軍也連克樟木頭淡水各要隘，進佔惠州城外的飛鵝嶺，湘軍也深入河源，把個惠州城，困於垓心之中。中山見戰事順手，很想一舉破敵，便令楊希閔向惠州突進，劉震寰留一部分軍隊監視惠州外，其餘軍隊直繞海陸豐，截斷惠州的後路。計劃自是週密，其如將士不用命，何？不料楊劉佔領各地，已覺心滿意足，便頓兵觀望，不肯前進。此種軍隊，真如兒戲。只讓湘軍孤軍深入，向梅縣方面進展。譚公自是忠勇。陳炯明却也料定楊劉不肯再進，便把中左路的得力軍隊，抽調到北路來攻湘軍。林虎又用誘敵之計，把湘軍困在垓心。湘軍奮勇衝出時，已經殺敵軍繳去一千多槍械。楊劉能戰，湘軍何至於此。陳軍乘勢前進，經湘軍奮勇反攻，勉力堵住。但是中山大包圍的計劃，未免受了影響，不能進行。幸而陳軍力量薄弱，雖得勝利，仍然不能反攻。其後洪兆麟戰勝賊楊，班師回粵，也不肯加入力戰，因此雙方又成相持之勢。到了九月中，東南戰事爆發，盧永祥派代表到廣東來請中山北伐，中山因反直同盟的關係，當然答應。並說：「曹錕毀法賄選，我久已想出師北伐，便沒有子嘉的催促，不久也必實行，何況子嘉屢次來電敦促呢？」盧永祥的代表，欣然而去。原來此時曹錕已是逐去了。

黃陂用重金賄路國會，做了總統，盧永祥因反對賄選，通電討曹。中山的目的，雖比盧氏更大，但是北伐不成，便不能貫徹救國救民的主張，自然也非討曹不可，因此一得東南戰事發動的消息，便親自到韶關來指揮北伐事宜。正是：

只因救國懷宏願，不惜從軍受苦辛。

未知曹錕如何賄選，且看下回分解。

民國以來，軍閥爭雄，如唐代之藩鎮，此仆彼起，不可完結，所異者藩鎮之勢，常互數十年而不喪，軍閥之力，往往盛於藩鎮，而一擊便破，一破即潰，潰即不能再振，其故何哉？蓋軍閥之所以成軍閥者，非其力之所能，皆由兼併弱小軍隊而成。此等軍隊，即所謂雜色部隊也。此屬皆飢附飽隨之流，既無一定宗旨，更無所謂主義，以無主義無宗旨之軍隊，所造成之軍閥，軍閥之勢力，尙足恃乎？本回記楊劉得地以後，頓兵觀望，遂令陳逆得乘機蓄養，專攻湘軍，因得衍延殘喘，貽患多時。此無他，楊劉非革命基本隊伍，祇能供利用於一時，不能便作戰於永久也。後此蔣氏專征，出師北伐，對於無宗旨主義，專事迎新送舊之雜色部隊，概拒收編，而惟恃黃埔親練之精銳，爲戰勝攻取之惟一軍隊，用能奏大功，成大業，革命軍之所以統一中國者，在此，所以異於軍閥者亦如此而已。然使蔣氏稍存私利之心，略現軍閥面目，則上行下效，縱有良好部隊，正恐未必爲用耳。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下辣手車站劫印 講價錢國會爭風

却說曹錕自吳佩孚擊敗奉軍，擁黎復位，事實上差不多已成爲太上總統，北方和長江一帶的武人，除少數屬於他系外，幾乎盡歸部下。中央政令，只要他說一句，政府就不敢不辦。一個人到了這般地位，總可志得意滿了。無奈曹三的慾望無窮，覺得光做太上總統究竟都是間接的事情，還不能十分爽快，再則自己有了可以做大總

統的力量，可以做大總統的機會，正該乘機幹他一下，爬上這最高位置，也好替爺娘掙口氣，便在家譜中訃告上面寫着也風光得多。更兼門下一般進進出出，倚附爲榮的蠅營狗苟之徒，莫不攀龍附鳳，做大官，發大財，所以也竭其拍馬之功，盡其攬掇之方，想把他捧上最高的位置，自己好從中取利，因此把個曹三捧得神知不清，想做總統之心，更加熱烈。以爲這般人都是自己的忠實心腹，一切事情莫不信任他們去辦。他們做你的忠實心腹，希圖你甚麼？論理，黎氏的任期已經快滿，不過再換幾個月工夫，讓他自己退職，再行好好的辦理大選，也未始不可。無奈他的門下，如高凌霨、吳毓麟、王承斌、吳景濂、熊炳琦、王毓芝諸人，好功心急，巴不得曹三立刻做了皇帝，好裂土分封，盡量搜刮，圖個下半世快活，那裏還忍耐得幾月的光陰？小人無有不急功好利，若此輩正顯着者也。無日不哄騙曹三，教他早早下手，趕走了黎氏，便可早日上台。

曹錕受了他們的包圍，一點自主的能力也沒有，東邊獻的計策也好，西邊說的話兒更對。曹三之無用，於此可見。蓋曹本粗人，毫無知識，未嘗有爲惡之能力，遂成其罪惡者，皆此一批希圖攀龍附鳳、走狗也。吁可慨哉！見他們如此說，便滿口答應，教他們便宜行事，斟酌進行。其中惟吳佩孚一人，對於他們這種急進辦法，甚不滿意，却怕觸了恩主老帥之怒，不敢多說，惟吩咐自己門下的政客，不得參加而已。吳佩孚之頭腦，實比曹三還得許多。因此洛派的政客，都沒有參加大選運動，無從撈這批外快。津派和保派政客，一則妒忌洛派，二則怕吳佩孚阻止，着實在曹三面前說吳佩孚許多不是。那王承斌更以軍人而兼政客，說話比其餘的政客更靈，因此保曹錕時居保定，洛吳佩孚時居洛陽，兩方漸漸有些隔膜，吳佩孚更不敢多說了。直隸之失敗，由於此次賄選使吳氏敢言，失敗或不至此之速也。

吳景濂等見洛方已不敢開口，還有甚麼諱忌，道德的制約，良心的責備，國民的反對，外人的譏笑，固皆不在此輩諱避之中。便定下計策，先教張紹曾內閣總辭職，以拆黎之台，使黎不得不知難而退。不料黎元洪看透了他們的計策，見張紹曾辭職，便強邀顏惠慶出來組閣，以遏止張紹曾的野心。熊炳琦等見第一個計劃不靈，便又進一步，改用第二個

計劃，指使北京城內的步軍警察總罷崗，湧到黎元洪的公館裏索餉，並且把黎宅的電話也阻斷至六小時之久。黎氏至此，實無辦法，只得答應每個機關先給十萬元，其餘再儘量籌撥，方才散去。不料這事發生之後，不但受人誹笑，而且因治安關係，引起了外交團的反對。這批人雖然不怕道德的制裁，良心的責備，國民的反對，旁觀的諷笑，而對於洋大人的命令，却十分敬畏，所以外交團照會一到，他們便恭恭敬敬的一體遵從，立刻便命全體軍警照舊復崗，於是這個計劃，仍不能把這位黎菩薩迫開北京，因此又步武段祺瑞的老法，拿出錢來，收買些地痞流氓，教他們組織公民團包圍公府，請黎退位。

黎元洪被纏的顛頭倒倒，毫無主意，只得分電曹吳，聲明就任以來，事與願違之困難，並謂已向國會提出辭職，依法而來，自當依法而去，對於公民團的事件，也要求他們說句公道話。此時之總統，彷彿曹吳之寄生物。曹錕得了這個電報，詢問王毓芝如何辦法。毓芝道：「老帥休睬他的話，這明明是作弄老帥呢。」曹錕道：「瞧這電中語意，也很可憐兒的，怎說是作弄我咧？」曹三尚不失忠厚。毓芝道：「老帥不用看他別的，只已向國會辭職和依法而來，依法而去幾句話，夠多麼滑頭。他向國會辭職，不是還等國會通過，方能說依法而去嗎？知道現在的國會，什麼時候才能開的成。要是國會一輩子開不成，不是他也一輩子不退位嗎？」也說得異常中聽，無怪曹三信之也。曹錕道：「既這麼，怎樣答復他呢？」王毓芝道：「還睬他幹嗎？他要想老帥說話，老帥偏不要睬他，看他怎樣幹下去。」曹錕見說的有理，什麼理，哈燒火老太婆個丫中之理乎？果然依了他話，置之不理。包圍公府的公民團，也連日不散。好辣手段。馮玉祥

王懷慶並且在此時遞呈辭職，情勢愈加險惡。黎氏只得設法召集名流會議，討論辦法。試想中華民國所稱為名流的，本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大軍閥既要騙黎，他們如何敢替黎幫忙？便肯幫忙，又有什麼用？因此議了半天，依舊毫無結果。

到了第二日，索性連水電的供給也斷了，黎氏這時知道已非走不可，便決定出京，先預備了幾百張空白命

令，把總統大小印十五顆，檢了出來，五顆交給夫人帶往法國醫院，十顆留在公府；又發了五道命令，一道是免張紹曾職的，一道是令李根源代理國務總理，一道是任命金永炎爲陸軍總長，一道是遵照復位宣言，裁撤巡閱使，副巡閱使，檢閱使，按：副巡閱使者，陸軍檢閱使也，居此職者惟馮玉祥一人。督軍，督理各職。所有全國陸軍，完全歸陸軍部統轄，一道是申明事變情形，及個人委曲求全之微意。此等命令，不過一種報復政策，即黎亦自知不能發生效力也。五道命令發表後，

當即坐了一點十五分的特別快車，動身赴津。剛到天津車站，要回到自己公館裏去，不料王承斌已在那裏恭候。黎元洪見了王承斌，先吃了一驚。此時之黎元洪彷彿遺棄津中，忽見曹錕帶劍上殿之漢獻帝也。王承斌也更不客氣，立刻向黎氏索印。黎元洪怒道：「我是大總統，你是何人敢向我索印。」還有氣骨，善雖也發怒，其事之可惡可想。王承斌道：「你

既是總統，如何不在公府辦公，却到這裏來？」黎元洪道：「我是中國的大總統，在中國的境內，有誰可以干涉？」是是理直者，其氣必壯。王承斌道：「我沒工夫和你講理，你只把印交給，我便萬事全休，不然，你想想……」語氣未畢，黎氏

怒道：「你想想什麼？你想想活命嗎？你敢槍斃我？」似乎比漢獻帝硬明得許多。王承斌笑道：「這種事，我也犯不着做。輕之

之辭，也可惡。你把印交出便休，不然，你想想出得天津車站。就是要到中華民國的任何地方，也是一萬個你想想。」

說着，眼看着身邊的馬弁示意，馬弁們會意，便退去了。去不多久，便擁進幾十過丘八太爺來，都是執着槍械，雄糾糾，氣昂昂的，站在黎氏面前，怒目而視。黎氏和隨從盡皆失色。王承斌突然變色而起，逼近幾步道：「印，在那裏？」

你拿出來？還是不拿出來？」噫，噫，噫，人其可惡，汝有甚於曹錕者。黎氏默然不答。左右隨從忙勸他道：「既然如此，總統就把印交給他罷。」

先嚇軟了左右隨從。黎元洪依然不做聲，王承斌厲聲道：「快繳出來，誰有這些閒工夫來等你？」

噫，噫，噫，人曹錕之所不爲也。左右們忙道：「別發怒，印不在此裏。」王承斌道：「放在那裏？」左右們回說：「在公府中不曾帶來。」

次嚇出印的下落。王承斌道：「這話，不說謊嗎？」更逼緊一句，斬釘截鐵。左右都道：「說什麼，不信，可以到公府裏去搜。」

王承斌道：「好，如此，且請暫時住在這裏，等北京搜出了印，再來送行。」說着，又叫過

一個下級軍官來，厲聲吩咐道：「你帶着一連人，替黎總統守衛。何尚書之曰總統。要是有點不妥當，仔細軍法。」那下級軍官諾諾的應了幾聲。是王承斌又向黎元洪道了聲失陪，方才匆匆走了。

黎元洪走動不得，只得懷怒坐在車站裏過了一小時，方見王承斌匆匆的進來，把一通電報向黎氏面前一丟道：「公府裏只有十顆印，還有五顆印呢？」黎氏冷笑不答。氣極而冷笑也。王承斌又道：「明亮些！見機些罷！你不交出這五顆印，如何離得車站？」黎元洪憤然道：「好！你拿紙筆來！」王承斌命人拿出紙筆，黎元洪立刻拿起筆來，奮然寫了幾行字，把筆一丟道：「你這還不准我走嗎？」可憐。王承斌把那幾行字讀了一遍，不覺一笑道：「好！你原來把印交給夫人帶往法國醫院了，也用不着拿這條子去要。要是把這條子送得去，一來一往，不是要到明天嗎？便算我們不怕煩，諒情你也等不住，還是打電報通知他罷。」說話輕薄之至，可恨。黎元洪道：「怎樣去拿，我不管，這樣辦，難道還不准我回去？」王承斌道：「不能。我知道你的話是真是謊，有心到這裏，就請你多坐一回，讓北京取得了印，覆電到津，再送你回公館罷。」一點不肯通融，對曹氏則忠矣，其如真心何。說着，又匆匆的去了。等到覆電轉來，已是深夜。黎元洪道：「印已完全交出，還不讓我走嗎？」王承斌笑道：「還有一個電報，請你簽字拍發，便可回公館休息了。」一步緊一步，一絲不漏，凶既凶極，惡亦惡極。黎元洪冷笑一聲道：「你竟還用得着我簽字發電嗎？」亦問得很惡。一面說，一面拿過那電稿來看時，原來上面寥寥的寫着幾行字道：

北京國務院鑒，本大總統因故離京，此一故字耐人深思，已向國會辭職，此却是事實。所有大總統職務，依法由國務院攝行。按臨時約法規定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之。副總統同時缺位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時無副總統，故依法應由國務院攝行。應即遵照！大總統黎寒印。按黎氏離京為十三日，（十二年六月）被迫補發此電時，已在十四日後半夜，故用寒字。

看畢，自思不簽字，總不得脫身，便冷笑一聲，毫不遲疑地擲起筆來，簽了字，把筆一擲，便大踏步走了。王承斌笑道：「待得待慢，後會有期，恕不遠送。」一面說，一面吩咐放行。此時無異綁匪。那電報到京後，高濬等便據以通

電各省，不過此時就在這一個通電上，又引起了許多糾紛。因為此電署名的是高凌霨、張英華、李鼎新、程克沈、瑞麟、金紹曾、孫多鈺等七個人，當此電發出後，就有擁護張紹曾的一派人提出反對，謂國務院是以全體閣員組成的，現在張紹曾尚在天津，並未加入，此電當然無效。若說承認已准張辭，則勢不能不連帶承認李根源的署理，因此主張迎張紹曾入京。本承認十四日黎電為有效，而又否認其十三日所發之命令，時序已顛倒矣。事實不根據於法理，而又欲借法理以文飾其罪惡，足以增糾紛豈不謬哉！高凌霨正想獨掌大權，如何肯允自不免唆使出一批人來，拒絕張紹曾回京。其餘各派，也都乘機竊動，各有所圖。單就津保兩派中人而論，如張志潭是主張急進選舉的，研究系因想謀參議院長，也主張急進。邊守靖等則又主張緩進，當時以謂黎氏一走，大局便可決定的，不意反而格外鬧得烏烟瘴氣，比黎氏未走之前，更為紛亂。黎氏未去之前，各派方合力以驅黎，黎氏既走，則各派得其所欲得之權利矣，焉得不更紛亂。因此雖有人主張歡迎曹三入京，曹三却也不敢冒昧動身。在外交團一方，也很不直津保各派所為，公文悉廢，照會而用公函，表示他們不承認攝閣的地位。津保派之不洽人心如此。甚至請放鹽餘，也拒絕不肯答應。如此一來，把個財政部急得不亦樂乎。軍人議員，又不肯體諒，索軍餉，要歲費，比討債的更兇。高凌霨等無可如何，只得抵借些零星借款，敷衍各方。除此以外，所謂攝政內閣者，簡直不辦事。中華民國何幸有此政府。在議員一方面，屬國民黨的，固然不肯留京，便是政學系及超然派的議員，也都別有所圖，紛紛離開北京，有去廣東、漢口、洛陽等處的，有轉赴上海的，同時東三省方面，也撤回滿籍議員，不許干涉選政，因此在京的議員，不但不能足大選的五百八十人之數，便連制憲會議，也不能進行。

黎元洪在天津，又通電否認寒日令國務院攝政的電報，甚而把向國會辭職的咨文也撤回，並通告外交團，聲明離京情形，又在津繼續行使職權，以俟法律解決的理由。一面又任命唐紹儀為國務總理，未到任前，以農商總長李根源兼署。國會議員褚輔成、焦易堂等又率領二百議員，在上海宣言不承認北京國會和政府。上海各團

體也。宣言否認。奉天、浙江和西南各省，尤其函電紛馳，竭力反對。高凌霨等却毫不在意。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此輩臉皮之厚，有過之無不及。或有勸他們稍加注意的，高凌霨便說：「黎善薩十三日以後的命令，已經國會否認，還注意他怎的？國會原是一個豬窠，議員便是一羣豬羶，有了武力，不怕豬羶沒買處，人數不足，也和我們何干。六月十六日參眾兩院聯合會，通過十三日以後黎氏命令無效，次日又有議員丁佛言、郭同等在天津宣言，十六日兩院聯合會，人數不足三分之二，以半數付表決，係屬違法。至於東三省和浙江等各實力派，便要反對，料情都戰不過吳大帥，怕他怎的？燕雀處堂，不知大雁將傾。」

其餘諸人，當然也是一鼻孔出氣的，除却爭地位權利外，便是竭力運動大選。可是在京的一批豬仔議員，只知道要錢，不知其他，有些議員竟說，我們只要有錢，有了錢，叫我選誰便選誰。初時邊守靖主張每票五百，議員那裏肯答應，最後由吳景濂向各方疏通，加到每票三千，一衆豬仔，方才有些活動。此輩豬仔，自善人民視之，不值一文，乃竟有價三千以收買之者，可謂嗜利有餘。不料京中收買議員，正在討價還價，斤斤較量之際，同時保定的候補總統曹三爺，却因大選將成，心窩裏充滿了歡喜快樂，他從娶劉喜奎一事失敗之後，另外又結識了一個女伶，叫金牡丹的，當有一班從龍功臣，爲討好湊趣起見，化了三萬元，將金牡丹買來送與曹三。

再說以前劉喜奎嫁崔承熾的時候，京內外曾有承熾替曹三出面，代作新郎之言。並且傳說喜奎身價是十萬元，其實這等說話，確是好事人造作謠言，全屬烏有子虛。個中真相，以及各方情事，早在本書中敘得明明白白，讀者總該記得。現在事過情遷，本無舊事重提之價值，不道這班議員，爲要求增價起見，竟將新近嫁曹的金牡丹，和早經嫁崔的劉喜奎，一起拉將起來，作個比例，以爲我們的身價，便比不上劉喜奎，何至連金牡丹也趕不上。曹老帥有錢討女伶，怎麼沒錢辦選舉？我們當個議員不容易，也是化了本錢來的。曹老帥果然用着我們，我們也不敢希望比劉喜奎，說什麼十萬八萬，至於三萬塊一票，是萬不能少的了。自處於優伶姪妾之例，可醜之極。想諸位豬仔，尚自以爲漂亮也。因此把這大選的事情，又攔了起來。

這時又有一事，使高凌霨十分為難的原因，浙江方面，反直最急，盧永祥竟在天津組織國會議員招待處，運動議員南下，至上海開會。議員赴津報到，南下開會的，非常之多。同時，在京的議員愈弄愈少，高凌霨與吳景濂等非常着急，定了派軍警監視的辦法，不准議員離京，因此議員要想南下的，非喬裝不可。手段之卑鄙，聞之使人欲嘔。其實這時高凌霨等，雖然進行甚力，什麼五百一票，三千一票，喉嚨說得怪響，這五百三千的經費，不知出在那裏？曹三既不肯自己掏腰包，各省答應報效的，也不過是一句空話，那裏抵得費用？因此有人向曹三建議，說老師功

高望重，做總統是本分事，這大選費當然可以列入國家歲出中，作為正式開支。與心術狂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曹三聽了這話，更為得意，弄得各位籌辦大選的政客，更不敢向曹三開口要錢，忙不迭的叫苦連天，四處張羅，張羅不成，議借外債，外債被拒，方法愈窮。於是那聰明人想出一個不化本的辦法，是不由選舉改為擁戴，偏偏勢力最大的吳佩孚，因擁黎出於直派，不便過於反復，對於此次政變，始終不肯領銜。吳氏尚有人心，勝王承斌萬萬矣。最後還是由邊守靖等，竭力張羅費用，一面決定先行制憲，中秋大選，但從事實上說來，議員南下的愈弄愈多，在上海的已有四百多人，在京的反居少數，萬不能繼續集會。因此溫世霖等又主張和廣東孫中山先生合作，一正一副，以圖吸引南下的議員，由孫洪伊電徵中山的同意。中山是何等偉大的人物，除却擁護約法而外，怎肯參加這種卑鄙的舉動？當即覆電謝絕，聲明護法而外，他非所知的意思。高凌霨到了這時候，真個束手無策了。

不料在這將成價局的時候，忽然齊燮元授意吳大澂，謂自己可出資百萬，辦理大選，但有三個條件：一、選自己為副總統，二、齊兼蘇皖贛巡閱使，三、以陳調元為山東督軍，並須先行發表，始能交款。試想曹三既未入京，大選尚未舉辦，怎能發表？所以這筆款子，到頭還是不能實收。在這時候，最着急的，莫過於吳景濂，跟着東奔西走，一直忙到九月底，方由邊守靖籌到了大批現款，一面又向國會議員講好，每票五千元。南下的議員，因在南方沒有什麼利益，聽說北京有五千元可拿，又復紛紛回到北京，因此在十月五日，按在十二年，勉強湊足人數，選出曹錕為大

總統十月八日止，制成了一百四十一條憲法，從此所謂國會議員，都被人人罵做豬仔，所得不過五千元的代價，比到劉喜奎十萬之說，果然天差地遠，就要和金牡丹的三萬相比，也只抵到六分之一。人說這批議員，坍盡了我們鬚眉之臺，我却說大批豬仔，去足了我們人類的臉。思想起來，兀的教人可憐可笑，可嘆可恨。正是：

選舉精神會掃地，金錢魔力可過天。堪憐去盡鬚眉臉，不及優伶價賣錢。

未知曹錕何日就職，且看下回分解。

俗語有云：「吃了五穀想六穀，做了皇帝想登仙。」人類慾望之無窮，大抵然矣。曹錕自勝奉而後，中央政治之措置，率可以意裁奪。黎之總統殆偶像而已。曹之爲曹，豈尙不可以已哉？乃必欲求得最高位置，不惜以卑陋無聊之手段，逼當時所擁立之黎氏去位而代之。復以重金爲餌，誘納國會於汚流之中，慾望之無饜如此，不重可厭哉？若王承斌者，始則擁黎復職，既則戴車奪印，不恤笑罵其誠所以爲曹乎？觀二次直奉戰後，入新華宮勸曹退位者，又誰也？烏乎人心如此，吾不暇責王而爲曹哀矣。

第一百五十二回 大打武議長爭總理 小報復政客失閣席

却說曹總統隨選成功後，到雙十節入京，就職那一天，滿路上都鋪着黃沙，專制時代帝王所用之禮。步哨從車站一直放到總統府，行人車輛，都不准自由來往，歡迎的要人，一個個乘着汽車，中間夾着一輛曹錕坐的黃色汽車，兩旁站着幾對衛隊，前面坐着兩個馬弁，後面也背坐着一個馬弁，都執着實彈的木壳槍，槍口朝着外面，彷彿就要開放的樣子。一路上好不威風熱鬧，和黎元洪入京時大不相同。又點黎氏入京相形之下，使人慨然。就職之後，便下了一道謀和平統一的命令。那命令的原文道：

國於天地，所貴能羣，惟宏就一之規，斯有和平之治。歷稽往牒，異代同符。共和建國，十有二年，而南北睽張，

糾紛屢啓，始因政見之牴牾，終至兵禍之纏連。哀我國民，無辜受累，甚非所以強國保民之道也。不知何人使國不能強，民不能保也，出諸斯人之口，令吾欲噁。

本大總統束髮從戎，何不日東鬻質絲乎？即以保護國家爲志。茲者謬膺大任，自愧德薄，深忝弗勝，甚欲開誠布公，與海內賢豪更始，共謀和平之盛業，漸入統一之鴻途，鞏固邦基，期成民治。着由國務院，迅與各省切實籌商，務期各抒偉籌，永祛誤惑，庶統一早日實現，即國憲於以奠安。兼使邦人君子，共念本大總統愛護國家，老蒼臉皮說語。新望邦治之意。此令。

其次便是裁撤直隸督軍，原係曹自兼。特派王承斌兼督理直隸軍務善後事宜，以酬其奪印之功，隔了半個多月，又特派他兼任直隸豫巡閱副使，真是連升三級榮耀非凡。軍人中除王承斌之外，如吳佩孚則升任爲直隸豫巡閱使，原係曹自兼爲副使，免去了兩湖巡閱使也。甚沒便宜。齊燮元爲蘇皖贛巡閱使，齊原江蘇督軍。蕭耀南爲兩湖巡閱使，原係吳佩孚兼。杜錫珪爲海軍總司令，一切位置定妥，軍人的酬庸，總算辦得個四平八穩，只有政治人才，却不易

安排。因爲奔走大選的政客，非常之多，光是想做總理的，也有高凌霨、吳景濂、張紹曾、顏惠慶等四人之多。津保派政客，在大選沒有成功以前，第一個約定的是張紹曾，因那時張爲國務總理，最早拆黎元洪的台，再則又叫他不反對攝政內閣，所以這新總統就職後的第一位總理，就約定了他。兩件都是大功，不能不約定他。後來又因高凌霨維

持北京的功勞很大，所以又把第一任總理約了他。雖是大功，又不能不約定他。但是那時最重要的，莫過於財政和外交，能夠支持這兩面的，除却顏惠慶外，又沒有別人，所以第三個又約了他。確是要事，更不能不約定他。若在大選方面

說起來，假使沒有吳景濂，便也不易成功，所以又不能不把這把交椅約定給吳景濂，使他好格外賣力。確是非常重要，更不能不將這把交椅許他。上述四個人各有理由，乃見權利之不易支配也。四人都有了預約券，自然加倍用力，不肯落後，在着

大選沒有成功以前，各做各的事，倒還沒有什麼衝突，及大選成功以後，究竟誰應照約做總理，就大費週折了。小人之難合，大體以利害爲歸，在利益無衝突之時，或能合作，若在權利衝突之時，則不易措置矣。

從曹三一方面說起來，約不約，本來毫無問題，約者所以躊躇躊躇三者也。於信義何有哉？只要看誰的能力大，就給誰做總理，誰的能力小，誰就沒分。這四人裏面，吳大頭有幾百豬仔羅漢給他撐腰，自然不易輕侮。這一個能力大有做總理的資格。高凌霨呢？內閣還在他的手中，也還有相當的能力。這位也有做總理的資格。顏惠慶雖沒有如他兩人的憑藉，然而在外交和財政上面，曹三確實還不能輕易擱下他。這位又有做總理的資格。只有張紹曾一個人，似乎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因此算來算去，只有他可以先犧牲，便先向他疏通，請他暫時退後。你想他當時犧牲了現成總理，希望些什麼？如今吃了顆空心湯糰，一場瞎巴結，反成全了別人的地位，如何氣得過？但權力現在別人手裏，沒法抵抗，只得在不署名於攝政內閣總辭職為要挾。凡內閣總辭職，須全體團員署名，而以總理為尤要。在實際上，張雖並未參加攝政，而在名義上，則張猶為國務總理，張如不署名，則總辭職之辭呈將無效，故張得以為要挾耳。曹三派人疏通了幾次，毫無結果，惹得曹三發恨，便也不顧一切的，發表高凌霨代閣的命令。張內閣復活的消息，便從此消滅了。

高凌霨既得了這代閣的命令，能力愈增，大有和吳顏爭長之勢，可是洛陽的吳佩孚，南京的齊燮元，團河的馮玉祥，都主張請顏惠慶做第一任的總理，以排斥吳景濂。吳景濂久已懷着總理一席非我莫屬的念頭，而今竟被別人奪去，不覺又氣又恨，一面大放其國會決不通過的空氣，以顯自己的能力，一面又向王承斌求援。王承斌當時因自己曾一口答應過他，免不得代他力爭，並請曹銳進京和曹三強硬交涉。可是這般一做，倒反引起了曹三厭惡之心，發生了許多阻礙。那曹三除却派王毓芝赴津示意外，又把個王承斌連升三級，使他得點實利，免得再替吳大頭幫忙，因此吳大頭的總理夢，反倒近於天亮了。吳景濂當大罵曹三忘恩。在顏惠慶本人，雖也很想過一過總理的癮，但怕國會不予通過，反而坍台，因此不敢爭執，情願退讓。從表面言之，彷彿讓於榮利，而顏非其人也，蓋其所以不敢爭，由於情弱耳。所以四個人中，只贖了吳高兩個，尚在大鬧其法。

吳景濂既以國會的勢力，恐嚇高凌霨，高凌霨便也利用取消國會的空氣，以恐嚇議員，使他們不敢助吳，並

且即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之法，利用反對吳景濂的議員，運動改選議長以倒吳，在十月二十六日，按是時尚餘十二年。那一天，衆議院開臨時會的時候，就有陳純修提出依據院法，改選議長的意見，便把個吳景濂嚇得不敢開會。大不穩哪。

曹三既然厭惡吳景濂，不願意給他做總理，又恐怕高凌霨不能通過於國會，因此找出一個接近顏惠慶的孫寶琦來做試驗品，提出國會徵求同意。吳景濂得了這個咨文，自不免通告議員，定於十一月五日投孫開同意票，而吳派議員，便在前一日議定了辦法。到第二天開會，反對吳派的議員，便指斥吳景濂任期已滿，依法應即改選，不能再當主席，大發其通知書。吳派的議員，那裏肯讓始則舌戰，既而動武，終至痰盂墨盒亂飛，混戰一陣而散。經了這次爭執以後，反對派時集會討論倒吳辦法，和懲戒老吳的意見，並擬在衆院自由開會，把個吳景濂嚇得無辦法，只得緊鎖院門，防他們去自由集會；又恐怕他們強行開鎖，不敢把鑰匙交給院警，每天都緊緊的繫在袴帶上，一面又倩人疏通，以期和平了結。不料反對派由保派的王毓芝組合爲憲政黨，已成反吳的大團結，吳氏的疏通，如何有效？吳景濂沒了辦法，請王承斌補助款項，也想組織一個大政黨，和他們對抗，這事還不會成功。曹三催投孫開同意票的公文又來，吳景濂不得不再召集會議，在議席上仍免不了爭執，由爭執而相打。吳景濂竟令院警和本派的議員拳師江聰，打得反吳派頭破血流，並且把反對派的中堅份子，加以拘禁，一面又關起大門，強迫議員投同意票。恰好檢察廳得了報告，派檢察官來驗傷，吳景濂因他驗得不如己意，竟把檢察官一同拘禁起來。這護長的威風，可謂嚇得十足了。散會以後，反對派的議員，一面公函國務院，請撤換衛隊，一面向檢察廳起訴高凌霨，就趁此大下辣手，把衆議院的警衛隊，強迫撤換。吳景濂失了這個武器，已經膽寒，更兼檢察廳方面，也以妨礙公務，毀壞文書，提起公訴，因此把吳大頭嚇得不敢在北京居住，忙忙帶着衆院印信，逃到天津去了。

高凌霨到了這時，已算大功告成，不料千慮一失，在十三年元旦，突然發表了一道衆議員改選的命令，激起了多數議員的反感，要打破他們的飯碗。如何不激起反感？弄成大家聯合倒閣的運動。孫寶琦署閣的同意案，便在

衆議院通過。高凌霨本來料定孫閣決不能通過，可以延長自己壽命，不料輕輕一道命令竟掀翻了自己的內閣，促成了孫寶琦的總理，免不得出諸總辭職的一途，和吳大澂同一掃興下臺。孫寶琦既被任爲總理，閣員方面，則以程克長內務，王克敏長財政，吳毓麟長交通，顧維鈞長外交，顏惠慶長農商，陸錦長陸軍，李鼎新長海軍，范源廉長教育，王寵惠長司法，除却王寵惠范源廉外，大抵都是保派，或和保派有關係的人物。只有一個運籌帷幄之中的張志潭，却毫無所得。原來張志潭本已擬定農商，不料閣員名單進呈給曹三看的時候，却被李彥青一筆抹了，因此名落孫山，不能榮膺大部。

至於李彥青爲什麼要和張志潭作對？說來却有一段絕妙的笑史。原來李彥青的封翁李老太爺，原是張志潭府中的老廚役，本書早會說過。讀者諸君大概還能記憶。曹三既然寵幸李彥青，就職之後，優給了他一個平市官錢局督辦，李老太爺更是養尊處優，十分適意。可是有時想起舊主張老太太，却還眷念不忘，便和李彥青說：「要到張公館去拜望拜望，看看張老太太可還清健？」此等處頗極厚道，讀者慎毋以其爲李彥青之父而笑之也。李彥青雖則是彌子瑕一流人物，待他父親，却很孝順，此等人偏知孝順父親亦是奇事。此是李彥青好處，不可一筆抹殺。見父親執意要去，便命備好汽車，又叫兩個馬弁，小心伏侍。李老太爺坐了汽車，帶了馬弁，威風凜凜的來到張公館門口，停下車。李老太爺便自己走上前，請門上通報，說要見張大人。門上的見了李老太爺這們氣派，不知是什麼人，不敢怠慢，便站起來道：「您老可有名片沒有？」李老太爺道：「名片嗎？這個我可不會帶。好不再用往日的名片。好在我本是這邊人，老太太和大人都是知道的，只請你通知一聲，說有一個往年的老廚子要見便了。」了說李大人彥青的老太爺，而說一個往年的老廚子，只能說真誠實本色，不可笑其粗獷。門上的道：「大人已經出去了。」何不早說管門人往往有此惡習，可恨。李老太爺道：「大人既然出去，就見見老太太罷，好在老太太也是時常見面的，又不生疏，我好久不見他，也想念的緊。你只替我回說，本府裏往年的老廚子，要見見老太太，問問安。」門上的見他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廚子，又見他帶着馬

奔，坐着汽車，好生詫異，暗想世上那裏有這麼闊的廚子。可知現任曹大總統，還是推車賣布的呢。一面想，一面請他坐着，自己便到裏面去通報。張太太聽說有如此這般一個人要見他，猜不出是什麼人，那裏敢請見。一面命門上把李老太爺請在會客室裏坐候，一面急忙命人去找張志潭回來。可巧張志潭正在甘石橋俱樂部打牌，只因風頭不好，不到三圈牌，已經輸了一底，恰好這副牌十分出色，中風碰出手裏發財一槓八萬一槓四五六七萬各一張，是一副三番的大牌，已經等張聽和，正在又擔心又得意之時，忽見家中的馬奔氣呼呼的趕將進來，倒把衆人都吃了一驚，忙問什麼事。馬奔氣吁吁的道：「公館裏有要緊事，老太太特地差小人來尋大人趕快回去。」張志潭忙問道：「有什麼要緊事？」不料這馬奔是個蠢漢，只知道老太太叫他來找張志潭，却不知找他什麼事，只得回說：「這我不知道，不過老太太催的十分緊，叫大人即刻就去呢。」張志潭見他說得如此要緊，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只得託人代碰，自己坐着汽車，匆匆的回到家裏。一徑跑到上房，問老太太什麼事，老太太道：「有個老廚子要見你呢……」剛說了一句，那張志潭見催他回來，是爲着這般一件沒要緊的事，心中十分生氣，因在老太太面前，不敢發作，便也不等老太太說完底下的話，立刻翻身回到廳上，叫過馬奔來，大罵道：「混帳忘八什麼事情，也不問問明白，便急急催我回來，要是一個廚子我也見他，將來烏龜忘八都來見我，我還了得……」大罵了一頓，便氣忿忿的回到甘石橋去了。好賭人行徑往往如此，張志潭其亦好賭者與。李老太爺正在會客室中等的耐煩，忽聽得張志潭這般大罵，心中也很生氣，不得不氣。帶去的兩個馬奔，便來扶他起來道：「老太爺，我們回去罷，他們不見我們了。」李老太爺一不則，慢慢的站了起來，走到門口，又對門上的道：「我今日到這裏來，並沒什麼事兒，不過來望望老太太，問問安罷了。老太太既然不見我，我就回去了，請你代我轉致一聲罷。」忠厚之至。說完，便坐了汽車回來。這時李彥青還在公館裏，因曹錕的馬奔，打電話來喊他去替曹錕洗足，正要起身，恰好李老太爺回來。機巧之至，可謂張志潭官星無氣。李彥青見了父親回來，免不得又坐下陪父親談幾句，天見父親的面上，帶着不豫之色，說

起話來，也是沒甚興致，暗暗詫異，因搭趣問道：「老太爺今天到張公館去，張大人可看待的好嗎？」李老太爺被他這麼一問，一時倒回答不出。同去的馬弁，其時也在旁邊，因心中氣悶，便禁不住代答道：「他們不見老太爺呢。」李彥青詫異道：「呵！他們爲什麼不見？」馬弁道：「他們不但見，還罵我們呢。」李彥青更覺駭疑道：「呵！他們還罵我們，他們怎麼罵的你快給我說。」馬弁正要告訴，忽然電鈴大震起來，李彥青便自己過去接聽，方知是公府中馬弁打來的。李彥青問他什麼事，只聽那馬弁道：「督辦快些來！總統的洗腳水要冷了。」按李彥青時爲軍市官總局督辦，總統的洗腳水要冷了，却叫督辦可笑。李彥青答道：「我知道了，立刻就來了。」說完，便又把聽筒挂好，叫馬弁把張公館裏所罵的話說出來。那馬弁積了滿肚皮的悶氣，正想借此發洩，便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李彥青聽畢，不禁大怒道：「我父親好意望望他們，他們竟敢這般無理，要是不報此恨，給外人知道了，不要笑我太無能力嗎？」一面說，一面又安慰了他父親幾句。因恐曹三等的心焦，不敢再攔攔，便匆匆的到公府裏來。

曹三等了好久，本來有些氣急，比及見了他，一般怒氣，又不知消化到那裏去了。等李彥青把腳洗好，才問他何故遲來。李彥青乘機說道：「我聽說總統叫，恨不得立刻趕來，不料家父忽然得了急病，因此緩了一步。」曹三道：「什麼急病？不請個大夫瞧瞧嗎？」李彥青做出愁悶的樣子道：「病呢，也不算什麼急病，因爲今天家父到張志潭公館裏，望望他老太太，不料張志潭聽說是我的父親，不但不肯見，而且還罵了許多不堪聽的話，還句句聯帶着總統，因此把他氣昏了，一時痰迷了心呢。」曹三生氣道：「說什麼話？你的父親，他還敢這樣待慢誰？不知道你是我跟前的人，他敢罵你，不就是瞧不起我嗎？」原是同床共命，貼心貼骨之語，那還了得，過幾天讓我來懲戒他。」正說着，孫寶琦送進開員的名單來，曹三也不暇細看，想是說不完這些字，便交給李彥青道：「你斟酌着看罷。」李彥青一看，只見張志潭也在內，便一筆勾去。可憐張志潭枉自奔走了數月，用盡了娘肚皮裏的氣力，只因得罪了一位老廚子，便把一個已經到手的農商總長，輕輕送掉。正是：

輕輕送掉農商部，枉自奔波作馬牛。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孟子有言：「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觀於本回所記，豈不信然哉？曹氏欲爲總統，既不惜斥用流氓，重金賄選，以償其慾望，在其下者，效其所爲，以爭總理固意中事也。而曹乃厭吳之所爲而欲去之，亦可謂不恕之甚者矣。嗚呼！求總統者如是，求總理者如是，國事前途尙可問乎？

第一百五十三回 宴中與孫美瑤授首 竄豫東老洋人伏誅

却說曹錕賄選成功，正在興頭，不料奉浙和西南各省，都已通電反對，兵革之禍，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因此直系大將吳佩孚，十分注意，凡由各省來洛的人員，無不詳細詢問各該省情形，以便應付。吳氏亦大不易。一日，忽報馬濟回洛，吳佩孚立教傳見，詢問湖南情形。馬濟道：「趙氏勢力已經鞏固，南軍一時決難發展，軍事方面已不足憂，但有一層，大帥須加注意的，就是國民黨改組和組織國民政府的事情，南方進行得非常努力，萬一實現，爲害不小。馬濟倒有些見識。」吳佩孚道：「關於這兩件事的消息，我已得到不少，但是詳細情形還不會知道，你可能說給我聽嗎？」馬濟道：「不先決定其能否爲字，却先詢問詳情，態度亦好。」馬濟道：「孫氏因中華革命黨份子太雜，全沒有活動能力，組織的情形，又和時代不適合，所以決心改組，加之俄國的代表越飛，到南方和他會晤後，他又決定和蘇聯攜手。現在聽說俄國又派了一個人到廣東來，那人的名字我倒忘記了。」說着，低頭思想。吳佩孚也跟着想了一回，忽然道：「可是叫鮑羅廷嗎？」馬濟道：「正是正是。那人到了廣東以後，又決定了幾種方針，一種是容納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加入國民黨。」

見其注意獨多。一種是國民黨的組織，採用共產黨的組織，略加變通。此條本為第一。一種是雖以三民主義為黨綱，而

特別注意與共產主義相通的民生主義。此條本為第二。並聽得說中山已派廖仲愷到上海和各省支部接洽改組

的事情，看來實現之期，也不遠了。伏線吳佩孚道：「這是國民黨改組的情形了。還有國民政府的事情呢？」馬

濟道：「他所以要組織國民政府，動機就在爭奪廣東關稅的一件事情，因為這次交涉的失敗，全在沒有得到各

國承認的地位，因此想聯絡反直各派組織一個較有力量的政府，再要求各國承認，聽說現在也分派代表到各

處分頭接洽去了。」吳佩孚笑道：「這兩件事，你看以為如何？」故草問一句，自矜聰明剛愎之人，往往如此。馬濟道：「以我

之見，似乎不可忽視。」吳佩孚笑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吳秀才自己忘了自己是秀才了，却看三年之後，果然如何？」所謂黨

員者，無事則聚，有事則散，孫中山想靠着這批人來成他的功業，真可謂秀才計較了。」比你的秀才計較如何？馬濟道：

「雖然如此，大帥也不可不防，他現在北聯奉張，東聯浙盧，勢力也正未可輕侮呢。」吳佩孚之見識，未必不如馬濟，但以

吳佩孚而觀，故其剛愎之性，乃隨日俱熾耳。吳佩孚笑道：「決可無慮，奉張是盜匪一流人，只能勾結匪軍罷了。老洋人部隊，

業已擊潰，只有孫美瑤一人，尚屬可慮，此外我們直系部隊，盡是可靠的干城，那裏還怕他們進攻不成？」志於氣驕

至於如此，宜其敗也。馬濟道：「不錯，他在湖南聽說老洋人受了奉張運動，給大帥知道，想調集江蘇山東安徽河南陝

西五省的一部份大軍，以四萬人去包圍他，預備一舉解決。不料事機不密，被他逃入寶豐魯山南陽一帶山中，據

險頑抗。後來張督率領五萬大軍，包圍痛剿，他又突圍而出，謀竄鄂邊，又被鄂軍截回了。情形是這樣嗎？」吳佩孚

歎道：「匪軍原是最靠不住的。譬如山東的孫美瑤，自從劫車得官以後，土匪鬧的更兇了。殺人放火，劫教堂，擄外

人，來要求改編的不知多少，究竟他們是羨慕孫美瑤，所以起來效尤，還是妒嫉孫美瑤，借此和他搗蛋，都不能確

定。不過無論他們是妒嫉，或是效尤，實在已到非殺孫不可的時候了。」此言之是非，極難評斷。蓋此種局面，雖由孫美瑤而起，

究竟非孫美瑤自身所造成，不殺無以亂亂，殺之實非其罪也。

馬濟道：「孫美瑤自改編後，很能認真勦匪，當初既已救他的罪，

又訂約給他做官，現在恐怕殺之無名。」此言似較中理，蓋孫既能認真動匪，則其贖罪之心已甚切，固不必殺也。吳佩孚道：「不

殺他，等他受了奉張運動，發生變亂時，要殺他時恐怕不能了。」原來如此，使人恍然。馬濟默然。吳佩孚又道：「這件事我已決定，無論如何，總不能如老洋人似的養癰遺患了。」馬濟道：「既然如此，大帥何不寫一封信給鄭督，鄭士琦時任山東督理。」叫他相機而行就是了。」吳佩孚笑道：「此言正合吾意。」當下便寫了一封信給鄭士琦，大略道：

山東自收編匪軍後，而匪禍益烈，非殺孫不足以絕匪望。否則臨城鉅案，恐將屢見，而不可復遏。此言不為無見，然要在警備得宜，亦何憂土匪身爲軍事長官，不能跳禍定亂，而欲殺一免罪自效之人，以救匪患上之失信於列國，下之使匪黨作困獸之鬪，其計豈不左哉？老洋人部以不早圖，至遺今日之患，一誤何可再誤？望一切注意及之！

鄭士琦得了吳佩孚這道命令，和幕僚商議。幕僚道：「剿孫一節，現有吳團長可章在那裏，只教他處處留意，察看動靜，如有機會，再圖未遲。」鄭士琦然其言，便密電吳可章，教他察看孫美瑤的動靜，這吳可章本是鄭士琦所部第五師第十七團長，自從孫美瑤改編後，鄭士琦就委他爲孫旅的執法營務處長，教他監督該旅辦理一切。吳可章因是上級機關委來監督一切的，對於孫美瑤種種行爲，不免隨時防範。孫美瑤又是少年氣盛的人，自己現爲旅長，吳可章無論如何，總是自己的僚佐，也不肯退讓。尤其是孫美瑤部下的人，向來跟他們頭領胡鬧慣了的，怎禁得平地裏忽然弄出一個隔壁上司來，再則也替孫美瑤不伏氣。於是早一句，晚一句的，在孫美瑤面前絮聒出許多是非來。孫美瑤憤怒益甚，時時想除去吳可章。吳可章見他行爲日漸驕橫，只得隨時稟報省中，請示辦法。孫美瑤之死，頗有疑吳可章再擅者，其實吳氏安有專殺之權？專殺之後，鄭督又安得不懲辦乎？本書所言，確是實情，足爲信史。鄭士琦得了他的密電，便密囑他乘時解決。既已投誠，又萌放膽，孫美瑤也該受其罪。

這次孫氏因勦匪，得槍十七枝，不行呈請，居然自己留了下來。吳可章認爲孫氏措置失宜，強逼他交出。此公倒是硬漢。孫氏大怒，堅決不肯交出。雙方愈鬧愈僵，幾至武力解決。吳可章便把此事始末，星夜電稟鄭氏，說孫旅全

軍，即將譁變，請即派大軍防衛。鄭士琦得了這電，急令袁州鎮守使張培榮，率令本部全旅軍隊，前往相機處理。這事辦得極其秘密，孫美瑤一點也沒有知道。這時地方上的紳士，聽說吳可章的軍隊，要和孫旅發生衝突，十分恐慌，人民可憐，少不得聯合各公團，出來調解。一天風雲，居然消歇，等得張培榮到時，事情已經了結。張培榮因得了鄭士琦的授意，不好就此去開，暗約吳可章赴行營商議，詢問孫美瑤究竟可算得住，吳可章便把孫美瑤如何驕橫，如何不法，如何不遵命令情狀，訴說一遍。又道：「這個姑且不必問他，既有吳大帥的命令，他叫我們怎樣辦，我們就該怎樣辦，違了他的命令，也是不妥的。」在軍閥手下辦事，也是爲難。張培榮道：「據你的意見，要怎樣辦才是？」吳可章道：「督理既派鎮守使來，當然要請鎮守使主持一切，我如何敢擅作主張？」張培榮默然想了一回道：「我明天就假替你們調停爲名，請他到中興公司赴宴，就此把他拿下殺了如何？」吳可章道：「這計甚妙，但是一面還要請鎮守使分配部隊，防止他部下譁變才安。」張培榮稱是。

次日佈置妥帖，便差人去請孫美瑤赴宴。孫美瑤不知就裏，帶了十一個隨從，欣然而來。可謂死到臨頭尚不知。張培榮接入，兩人笑着談了幾句剿匪的事情，張培榮先喝退自己的左右，孫美瑤以爲有什麼秘密事和他商量，便也命自己的隨從，退出外面去。半晌，不見張培榮開口，正待動問，忽見張培榮突然變色，厲聲問道：「顏色變得非常之快，大和做戲相類。」鄭督屢次令你入山剿匪，你何以不去？孫美瑤這時還不知自己生命已經十分危險，忙答道：「怎說不去？實在因兵太少，不能包圍他們，所以屢次被他們漏網。」此語也許是實情。張培榮拍案喝聲，拿下孫美瑤，大驚，急想去拔自己的手槍時，背後早已躡過八九個彪形大漢，將他兩臂捉住，擲翻在地，用藤繩將他捆了起來。孫美瑤大呼無罪。張培榮道：「你架劫外人，要挾政府，架劫華人，並不提起，可見名聲胸中無人，久矣爲之一歎。何得自稱無罪？」孫美瑤道：「那是過去之事，政府既已赦我之罪，將我改編爲國軍，如何失信於我？」却忘了自己投誠後種種不法行爲。張培榮道：「你既知赦你之罪，便當知恩圖報，如何又敢暗通胡匪，指東三省。陰謀顛覆政府？」孫美瑤道：「證

據何在？張培榮道：「事實昭昭，在人耳目，何必要什麼證據？」孫美瑤大聲長歎道：「我殺人多矣，一死何足惜？但是君等軍符在握，要殺一個人，也是極平常之事，正不必借這莫須有的事情來誣陷我耳。」張培榮不答，實在不必要回答了。喝命牽出斬訖。孫美瑤引頸就刑，毫無懼容，鋼刀亮處，一顆人頭早已滾落地上，這是民國十二年十月十九日事也。

孫美瑤受誅後，隨從十一人也盡都被殺。一連衛隊，如時已被吳可章解散。那周天倫、郭其才兩團人，得了這個消息，也並沒什麼舉動。可見原是烏合的人馬，隔了兩日，方由張培榮下令，悉行繳械，給資遣散。這些人，也有回籍營生的，也有因謀生不易，仍去做土匪的。山東的匪禍，因此更覺鬧的厲害了。這是後話，按下不提。

却說張培榮解決了孫美瑤，便分別電請鄭士琦和吳佩孚，那吳佩孚正因老洋人攻陷鄂西、鄖西縣，殺人四千餘，以活人擲入河流，作橋而渡，很引起輿論的攻擊，頗為焦急。聽說孫美瑤已經解決，到也少了一樁心事。那老洋人初時想衝入四川，和熊克武聯絡，共圖直軍，因被鄂軍截擊，回竄陝西，又被陝軍圍困於商雒之間，戰了許久時候，不能發展，只得又回竄鄂邊，想由援川的直軍後路，衝入四川，土匪竟做含有政治意味的事情，奇怪。一路上焚掠慘殺，十分殘酷。如此行為，安得不死？鄂西、襄陽等縣，相繼攻陷，直逼襄陽，襄陽鎮守使張聯陞，因兵力不會集中，不能抗禦，只得閉城固拒，一面向督軍蕭耀南告急。蕭耀南一面派兵救援，一面又電請河南派兵堵截。那老洋人雖有兩萬之衆，却因子彈不足的緣故，不能持久，正在着急，忽報趙傑派人來見。老洋人的命命危矣。老洋人忙教傳入，問他詳細的情形。來人道：「趙帥說子彈尚有二十餘萬，現在豫東，但是不能運到這裏來，如貴軍要用，可以自己回去搬取。」老洋人大喜，打發他去訖，一面忙集合部下將領商議，主張即日竄回豫東。衆皆默然。老洋人又道：「現在大敵當前，最重要的便是子彈，子彈沒有，如何用兵？所以我主張即日回河南去。」一部將丁保成道：「這話雖是實情，但是弟兄們奔走數十日，苦戰月餘，如何還有能力回去？」老洋人大怒道：「別人都沒閒話，偏你有許多嘈囂，分

明是有意怠慢我的軍心。不辦你，如何警戒得別人？」說着，便喝左右拿下。衆將領都代爲討饒，說了半天，老洋人的怒氣方才稍平，命人放了丁保成。丁保成道了謝，忍着，一肚皮悶氣，和餘人各率所部，又向河南竄了回去。

這一遭，所過地方的人民，都因被老洋人殺怕，聽說老洋人又竄了回來，都嚇得躲避一空，不但鄉村之間，人烟頓絕，便是大小城鎮，也都剩了幾所空屋，就要找尋一粒米，一顆麥也沒有。這批土匪，沿路上得不到一些口糧，忍饑挨餓，還要攔路，見了官軍，還要廝殺，其苦不堪。因餓而病，因病而死的，不計其數。博殺的報應，可稱是自殺自。小嘍囉的怨聲，固然不絕，便是頭領們，也十分不安。只有老洋人一人，因他是個大頭領，一路上有轎坐，有馬騎，兩條腿既不吃苦，餓了又決不會少他的吃食，肚皮裏也總不至鬧甚饑荒，本身既然舒服，不但不知道體恤部下，而且無日不催促前進，更激起兵士們許多反感。

這日，到了京漢路線上，因探得有護路官軍駐紮，便叫部下準備廝殺。將士們聽了這命令，都不禁口出怨言道：「跑來跑去的，不知走了多少路，每天又找不到吃，還叫我們廝殺……」可是口裏雖這樣說着，又不敢不準備。誰料那些護路軍隊，聽說老洋人率領大隊土匪來到，都嚇得不敢出頭。好貨如此軍隊，還有人發誓他們，奇絕。又恐土匪劫軍釀成臨城第二，自己擔不起這罪過，便竭力勸阻來往車輛，在遠處停止，讓開很遼遠的地方，不幫一兵，好讓土匪通過。奇聞趣聞，聞之使人可笑可恨。土匪見此情形，莫不大喜，威威武武的穿過了京漢路，向東攢行。這時一路上雖然無人可殺，無物可劫，不過還有許多搬不動的房子，却大可一燒，因此老洋人所過的地方，莫不變成一片焦土。但是一個人最重要的就是飲食，飲食一缺，無論你有怎樣大的通天本領，也便成了強弩之末，毫無用處。匪軍雖然驍悍，却因一路上得不到飲食，早已餓的東倒西歪，只因逼於軍令，不能不走。若在平時，大概一個個都要輪到地上去了。閒話少提。

却說匪軍到了鄭縣時，都已餓到不能再走，好在城內軍民人等，早已逃走一空，不必廝殺，便可入城駐紮。老

洋人趕路性急，見天時尚早，不准駐紮，傳令放起一把火，向前開拔。必須放火，不知是何心肝？那些匪軍，見了屋宇，早已亂紛紛的鑽進裏面，也有一橫身便倒下休息的，也有東尋西覓，想找些食物來充饑的，一時那裏肯走？老洋人傳了三四次命令，還不會集合。老洋人焦躁，把幾個大首領叫到面前大罵了一頓。還說：「如果再不遵令，便先要把他們幾個槍斃。」他們不敢聲辯，便按着大蟲吃小蟲爲老例，照樣吩咐小頭目，誰不遵令，便要槍斃。小頭目只得又用這方法去嚇小嘍囉，那些小嘍囉十分怨恨，又不敢不走，只得隨令集合，亂烘烘的開拔。寫得全無紀律，確是匪軍樣子。剛到城外，忽然了保成部下有個小頭目和小嘍囉爭吵打起來，又是老洋人兩個能命鬼。事情被老洋人知道了，立刻傳去訊問。原來那小嘍囉在一家天花板上，老鼠窩中捉了三五隻不會閉眼睛的小老鼠，可謂掘鼠而食，歡喜的不得了，急忙偷着拆了幾塊天花板，把他拿來燒烤。只因趕緊開拔，不會耽擱多時，還只烤了個半生半熟。當時那小嘍囉把幾隻半熟的烤老鼠，暗暗放在袋裏，再把幾塊燒着的天花板，向板壁上一靠，那板壁便也烈烘烘的着了，火勢頓時冒穿屋頂。這時裏面一定有許多烤焦老鼠，可惜沒人去受用，一笑。小嘍囉沒有可攜帶的東西，便拔腳走了。這時因袋裏有了幾隻半熟的烤老鼠，彷彿窮兒暴富一般，十分得意，到得城外，覺得肚子裏咕龍東咕龍東的，實在饜的利害，便忍不住抓出一隻來，想送到肚子裏去，嚇走了這咕龍東的叫聲。剛咬了一口，那一陣陣的香氣，早把衆人都誘的回轉頭來望他。也有向他討吃的，但是不會到手。討的人生氣，便去慫恿小頭目向他去要。小頭目也正在餓的發慌，聽了這話，如何不中意？果不其然，立刻便向他去要這烤鼠。那小嘍囉如何肯與一個一定要一個一定不肯，兩人便爭吵起來。恰好他這一部，是保衛老洋人的，離老洋人很近，因此給他聽見了，立刻傳上，問明情由，不覺大怒，責小頭目不該強要小嘍囉的東西，立刻傳令斬首。他要吃半熟烤小老鼠不成，老洋人却叫他吃板刀麵，一笑。那些小嘍囉一則都在妒嫉有小老鼠吃的小嘍囉，二則小頭目的事情，都是自己慫恿出來，因此都覺心裏不服，都來了保成處，請了保成去告饒。丁保成想起舊恨，便乘勢說道：「你們的話，他那裏肯聽？如肯聽時，也不教

你們餓着去拚死趕路了。老實說一句：他心裏那裏當你們是人，簡直連畜生也不如呢。殺掉一兩個，算些什麼？你們要我去說，不是嫌他殺了一個不夠，再教我去湊成一對嗎？」衆人聽了這話，都生氣鼓噪道：「我們爲他吃了許多苦，他如何敢這樣刻薄我？你既不敢去，讓我們自己去說。他敢再刻薄我們，不客氣先殺了他。」丁保成故意攔阻道：「這如何使得？你們這樣去，不是去討死嗎？」衆人愈怒，更不說什麼，一聲鼓噪，擁到老洋人面前，要求赦免小頭目。老洋人見了他們混鬧情形，一時大怒道：「你們是什麼人也敢來說這話？再如此胡鬧時，一併拿去殺頭。」衆人大怒，一齊大叫道：「先殺了這狗男女再說，先殺了這狗男女再說。」呼聲未絕，早有幾個性急的人，向老洋人砰砰幾聲，幾顆子彈，直向老洋人奔來。老洋人只阿呀了一聲，那身子早已穿了幾個窟窿，嗚呼哀哉！一道靈魂，奔向黃泉路上，找孫美瑤做伴去了。衆人見已肇禍，便要一哄而散。丁保成急忙止住道：「你們如此一散，便各沒命了，不如全都隨着我去投降官軍，仍舊讓他改編，倒還不失好漢子的行爲。」衆人聽了，一齊樂從。其餘各部，聽說老洋人已死，立刻散了大半。沒有散的，便都跟着丁保成來投降官軍。張福來一面命人妥爲安置，一面申報洛陽吳佩孚。吳佩孚大喜，竭力獎勵了幾句，一面令將匪軍給資遣散。正是：

莫言一鼠微，能殺積年匪。鄂豫諸將帥，聞之應愧死。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孫美瑤山東積匪也，劫車要挾，其計既狡，其罪尤重，痛割而殺之，則上不損國威，下不遺民害，豈非計之上哉？乃重以外人之故，屈節求和，不但赦其罪也，又從而官之，賞非其功矣。既已赦之，則不得復殺也。况孫既能盡力剿匪，是謂有功之人，法當益其賞，今乃誣以莫須有，從而殺之，又殺非其罪矣。賞罰之顛倒如此，政治之腐敗，可勝言哉。雖然，中華民國之政刑，大抵如此。區區孫美瑤，何足論耶？

第一百五十四回 養交涉遺誤佛郎案 巧解釋輕迴戰將心

却說吳佩孚因老洋人已死，豫境內已無反動勢力，便專意計劃江浙四川廣東各方面的發展正在冥思苦索，忽見張其鏗和白堅武連翩而入，手裏拿着些文書，放在吳佩孚的寫字桌上。吳佩孚看上面的一頁寫道：

江浙和平公約。

一、兩省人民因江浙軍民長官，同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尚無具體之公約，特仿前清東南互保成案，請雙方訂約簽字，脫離軍事漩渦。

二、兩省軍民長官，對於兩省境內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軍事行動之政治運動，雙方須避免之。

三、兩省轄境軍隊換防之事，足以引起人之驚疑者，須防止之。兩省以外客軍，如有侵入兩省或通過事情，由當事之省，負防止之責任，為精神上之互助。

四、兩省當局應將此約通告各領事，對於外僑任保護之責。凡租界內足以引起軍事行動之政治問題，及為保境安民之障礙者，均一律避免之。

五、此項草約，經江浙兩省軍民長官之同意簽字後，由兩省紳商宣佈之。

吳佩孚道：「這是八月二十日訂立的江浙和平公約，好記性。過去的很久了，還拿來做什麼？」白堅武道：「近來浙皖也訂立了和平公約，所以順便帶這個來給大帥參攷的。」吳佩孚道：「浙皖和約的原文，也在這裏麼？」
「二人點頭說是他一面問，一面早已把江浙和平公約拿過一邊，發見了浙皖和平公約。」吳佩孚看那公約上面寫道：

一、皖浙兩省，因時局不靖，謠言紛起，兩省軍民長官同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尚無具體之公約，仍不足以鎮定人心，爰請兩省軍民長官，俯從民意，仿照江浙和平公約成案，簽訂公約，保持兩省和平。

二、皖浙兩省轄境毗連之處，所屬軍隊，各仍駐原防，保衛地方，免生誤會。

三、皖浙兩省長官負責，不令客軍侵入，或駐紮兩省區域，防止引起糾紛。

四、此項公約，經皖浙兩省軍民長官之同意，簽字蓋印後，由兩省紳商，公證宣佈，以昭鄭重。

吳佩孚看完，點頭道：「很好。浙江方面，果然能夠和平解決，在我的計劃上，反比較的有利。」張其鏗道：「話雖如此，人心難測，到底還要準備才好。」吳佩孚點頭想了一回，忽然說道：「別的都不打緊，只有財政上真沒辦法了。光是關稅，又不夠用。」（語意未完）白堅武道：「法國公使命匯理銀行扣留贖餘，這回事情，偏又湊在這時候，要是這筆款子能夠放還，倒還可抵得一批正用。」吳佩孚聽了這話，忽然回過頭來，向張其鏗道：「這件事情，說起來，却不能不怪顏駿人，顧惠慶字。太爾頂了。」（顏氏良心不壞，而辦事毫無識力，諺之曰：爾頂可謂確當不謬。）張其鏗愕然不解。

佩孚詫異道：「你還不知道這件事的始末原由嗎？」不是張其鏗不知道，（張其鏗不知道，是作者恐讀者不知道耳。）張其鏗道：「法使所以扣留贖餘，不是爲着要求我國以金佛郎償還庚子賠款嗎？但是這件事和駿人有什麼相干？」（此乃作者代讀者問耳，非張其鏗真有此問也。）吳佩孚笑道：「原來你真沒知道金佛郎案的內容，這件事的起因，遠在前年六月，十一月六

月二十一日。法使傅樂猷因爲本國的佛郎價格低落，公函外部，請此後付給庚款，改用美國金元，並不會說什麼金佛郎。這種請求，本來可以立刻駁回的。不料這位顏老先生，也並不考量，爽爽快快的便轉達財部。（真是顧預華府會議時，王寵惠大發牢騷，顧維鈞亦覺棘手，徬徨策基，想樂猷與顏如一鼻孔出氣，可發一笑。）直等到法使自己懊悔拋棄國幣而用美國的金元，未免太不留國家顏面，自己撤回，才又轉達財部，豈不可笑？」張其鏗笑道：「這位老先生真太糊塗了。這種事情，如何考量也不考量，便馬馬虎虎，會替他轉達財部的。難道他得了法使什麼好處不成？好在他平日還算

廉潔，要是不然，我真要疑心他受賄了。」顏但昏聩耳，受賄之事，可必其無。白堅武笑道：「誰都知道，中國的外交家是怕外國人這種小小的事情，豈有不奉承之理？」設無南方對峙，國民監督中國四萬萬人民，恐將被外交家所斷送，豈但奉承小事？張

其鏗道：「但這是金元問題，並不是金佛郎問題，這事情又是怎麼變過來的？」吳佩孚道：「說起這話來，却更可氣可笑。法使當時撤回的時候，原已預備混賴，所以在撤回的原文上說，對於該問題深加研究之後，以為歷來關於該項帳目所用之幣，實無變易之必要，是以特將關於以金元代金佛郎之提議，即此撤回。這幾句話，使輕輕把金元案移到金佛郎案身上去了。我國人盡稱外人口洋鬼子，其殆謂其刁狡如鬼乎？觀此非刁狡不講信義，豈復知人偏這位顏老

先生又是一味馬馬虎虎的，不即據理駁回，所以釀成了這次交涉，豈非胡鬧？」張其鏗笑道：「顏駿老是老實人，那裏知道別人在幾個字眼兒上算計他的。」吳佩孚白堅武俱各微微一笑。發發一笑，笑顏之無用，堪當此老實人三字之美號也。

張其鏗吸着了一支捲烟，呆看吳佩孚翻閱公事，白堅武坐在旁邊，如有所思的，靜靜兒的也不說話。半晌，張其鏗噴了口烟，把捲菸頭丟在痰盂裏道：「讓我來算一算，現在中國欠法國的賠款，還有三萬九千一百多萬佛郎，若是折合規元，只要五千萬元就夠了，若是換金佛郎，一元只有三佛郎不到，若是折合起來算，阿呀，了不得，還要一、五千萬光景呢。假使承認了，豈不要吃虧一萬萬元，更有義比等國，若再援例要求，那可不得了了。」真

是不得了了。白堅武笑道：「好在還沒承認呢，你着什麼忙？」張其鏗道：「雖沒承認，承認之期，恐怕也不遠了。」白

堅武笑問：「你怎麼知道不遠？」是故意問，不是真問。張其鏗道：「我前日聽說中法銀行裏的董事買辦們說起幾句老實話，這些董事買辦，也就是我們貴國的政治上的大人先生，他們聽得法使要等中國承認，方准中法復業，還不上勁進行，好從中撈摸些油水嗎？他們可不像我們這麼呆，以前教育界裏的人，反對的很利害，現在這些大人先生們，已經和法使商量好了，每年劃出一百萬金佛郎，作為中法間教育費。教育界有了實利，恐怕也不來多話了。」白堅武方要回答，吳佩孚突然回頭問張其鏗道：「你這話可真？」張其鏗道：「本來早已秘密辦好的，大

約是從今年起，關平銀一兩，折合三佛郎七十生丁，不照紙佛郎的價格算，也不承認金佛郎之名。後來因為吳大頭要倒閉，利用金佛郎案子，攻擊老高，老高才慌了，教外部駁回的。這不過一時的局面，長久下去，怎有個不承認的？恐怕不出今年，這案子必然解決咧？」吳佩孚把筆向桌上一放，很生氣道：「這真是胡鬧極了，要是這案子一承認，中央不是又要減少許多收入了嗎？照現在的樣子，軍費還嫌不夠，你看他單單注意軍費，再經得起這般折耗嗎？」

「白堅武忙走近一步，在吳佩孚耳邊，低低說了幾句。吳佩孚輕輕哼了一聲，便依舊批閱公事，不再說話了。」

提得妙。張其鏗心疑，怔怔的看著白堅武，白堅武只是向他笑着搖頭。張其鏗不便再問，只好悶在心頭，剛想出去時，吳佩孚忽然又拿起一個電報，交給張其鏗道：「你看齊撫高這人多麼不漂亮，這電報究竟是什麼意思？」張其鏗慌忙接過觀看，白堅武也過來同看，那原電的內容，大略道：

浙盧之聯奉反直，爲國人所共知，長子優容，終爲直害，故變元主張急加剪除者，爲此也。我兄既標尊段之名，復定聯盧之計，誠恐段不可尊，盧不得聯，終至遺誤大局，消滅直系，此變元所憂心悄悄，不敢暫忘者也。子產云：「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我兄國家之棟，變元倘有所見，敢不盡言。倘必欲聯盧，請先去弟，以貫徹我兄之計。弟在，不但爲兄聯盧之阻力，且弟亦不忍見直系之終滅也。君必欲滅盧，竊恐盧難可滅，而直系亦終不能不滅耳。

張其鏗看完，把電報仍舊放在吳佩孚的桌子上道：「撫萬，齊變元字，也未免太多心了。」白堅武道：「他倒不是多心，恐怕是爲着已在口中的食品，被大帥攔上了，咽不下嘴去，有些抱怨哩。」便不被大帥攔住，輕易也不見得就吞的。

吳佩孚道：「這件事，他實在太不諒解我了。同時直派的人，他的實力擴張就是直系實力的擴張，難道我還去妨礙他，看他只知有直系，不知有國家。至於我，本來抱着武力統一的主張，豈有不想削平東南之理？先說本心要削平。只爲東北奉張，西南各省，都未定妥，所以不願再結怨於浙盧，多樹一個敵人。次說不欲即時動武的本心，是主。再則國民因我們頻年動武，都疑我贖武，不替人民造福，所以我又立定主張，比奉粵爲爛肉，不可不除，比東北爲肌膚，不可不護。」

這却一半是好聽話。三則上海為全國商務中心，外商雲集，萬一發生交涉，外交上必受重大損失，所以不能不重加攷量。這幾句，又是實在原因。

撫萬不諒我的苦衷，倒反疑心我妒嫉他，豈不可歎？張其鏗道：「現在東南的問題，還不只撫萬一人哩。福建方面，聲遠也不是躍躍欲動嗎？」白堅武道：「假使撫萬不動，料他也決不敢動。」料致孫傳芳也。

張其鏗道：「現在大帥主張怎麼辦？」吳佩孚道：「你先照我剛才所說的話覆一個電報給他，再派吳毓麟去替我解釋一番罷。」張其鏗領命草好了一個電報，恰巧吳毓麟匆匆的進來，白堅武見他很有些着緊的樣子，便問他什麼事。吳毓麟道：「有一樣東西，要送給大帥看。」吳佩孚聽了這話，忙回問什麼東西。吳毓麟不慌不忙的掏出幾張信箋，上面都寫滿了字，遞給吳佩孚。吳佩孚看道：

自辛亥革命，以至於今日，所獲得者，僅中華民國之名。國家利益方面，既未能使中國進於國際平等地位，國民利益方面，則政治經濟，桀桀諸端，無所進步，而分崩離析之禍，且與日俱深。窮其至此之由，與所以救濟之道，誠今日當務之急也。夫革命之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實行，必其方法與步驟。三民主義能影響及於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與否，端在其實行之方法與步驟如何。文有見於此，故於辛亥革命以前，一方面提倡三民主義，一方面規定實行主義之方法與步驟，分革命建設為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期於循序漸進，以完成革命之工作。辛亥革命以前，每起一次革命，即以主義與建設程序，宣佈於天下，以期同志暨國民之相與了解。辛亥之役，數月以內，即推倒四千餘年之君主專制政體，暨二百六十餘年之滿洲征服階級其破壞之力，不可謂不巨。然至於今日，三民主義之實行，猶茫乎未有端緒者，則以破壞之後，初未嘗依預定之程序以為建設也。蓋不經軍政時期，則反革命之勢力，無由掃盪，而革命之主義，亦無由宣傳於羣衆，以得其同情與信仰。不經訓政時期，則大多數之人民，久經束縛，雖驟被解放，不瞭知其活動之方式，非墨守其放棄責任之故習，即為人利用，陷於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之大病，在革命之破壞，不能了徹；後者之大病，在革命之建設，不能

進行。辛亥之役，汲汲於制定臨時約法，以爲可以奠民國之基礎，而不知乃適得其反。論者見臨時約法施行之後，不能有益於民國，甚至并臨時約法之本身效力，亦已銷失無餘，則紛紛然議臨時約法之未善，且斤斤然從事於憲法之制定，以爲藉可救臨時約法之窮。曾不知癥結所在，非由於臨時約法之未善，乃由於未經軍政兩時期，而卽入於憲政。試觀元年臨時約法頒布以後，反革命之勢力，不惟不因以銷滅，反得憑藉之以肆其惡，終且取臨時約法而毀之。而大多數人民，對於臨時約法，初未曾計及其於本身利害何若。聞有毀法者，不加怒，聞有護法者，亦不加喜，可知未經軍政兩時期，臨時約法，決不能發主效力。夫元年以後，所恃以維持民國者，惟有臨時約法，而臨時約法之無效如此，則綱記蕩然，禍亂相尋，又何足怪。本政府有鑒於此，以爲今後之革命，當廣續辛亥未完之緒，而力矯其失，而今後之革命，不但當用力於破壞，尤當用力於建設，且當規定其不可踰越之程序。爰本此意，制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二十五條，以爲今後革命之典型。建國大綱第一條至第四條，宣佈革命之主義，及其內容，第五條以下，則爲實行之方法與步驟，其在第六七兩條，標明軍政時期之宗旨，務掃除反革命之勢力，宣傳革命之主義。其在第八至第十八條，標明訓政時期之宗旨，務指導人民從事於革命建設，進行。先以縣爲自治之單位，於一縣之內，努力於除舊布新，以深植人民權力之基本，然後擴而充之，以及於省，如是則可謂自治，始爲真正之人民自治，異於僞託自治之名，以行其割據之實者。而地方自治已成，則國家組織，始臻完密，人民亦可本其地方上之政治訓練，以與聞國政矣。其在第十九條以下，則由訓政遞嬗於憲政所必備之條件與程序。綜括言之，則建國大綱者，以掃除障礙爲開始，以完成建設爲歸依。所謂本末先後，秩然不紊者也。夫革命爲非常之破壞，故不可無非常之建設，以繼之。積十三年痛苦之經驗，當知所謂人民權利，與人民幸福，當務其實，不當徒襲其名。倘能依建國大綱以行，則軍政時代，已能肅清反側，訓政時代，已能扶植民治，雖無憲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權利與幸福，已非藉憲法而行專政者，所可同日而語。且由此以至憲政時

期，所歷者皆為坦途，無顛蹶之慮。為民國計，為國民計，莫善於此。本政府鄭重宣布，今後革命勢力所及之地，凡秉承本政府之號令者，即當以實行建國大綱為唯一之職任。茲將建國大綱二十五條並列如左：

一、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

二、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

三、其次為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

四、其三為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國際平等，國家獨立。

五、建設之程序，分為三期：一曰軍政時期，二曰訓政時期，三曰憲政時期。

六、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

七、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為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

八、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會經訓練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為一完全自治之縣。

九、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複

決法律之權。

十、每縣開創自治之時，必須先規定全縣私有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報之。地方政府則照價徵稅，並可隨時照價收買。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進步，而增價者，則其利益當為全縣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十一、土地之歲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

十二、各縣之天然富源，與極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之資力，不能發展與興辦，而須外資乃能經營者，當由中央政府為之協助。而所獲之純利，中央與地方政府各占其半。

十三、各縣對於中央政府之負擔，當以每縣之歲收百分之幾為中央歲費，每年由國民代表定之。其限度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不得加於百分之五十。

十四、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得選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代表會，參預中央政事。

十五、凡候選及任命官員，無論中央與地方，皆須經中央考試，銓定資格者乃可。

十六、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為本省自治之監督。至於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

十七、在此時期，中央與省之權限，采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

十八、縣為自治之單位，省立於中央與縣之間，以收聯絡之效。

十九、在憲政開始時期，中央政府當完全設立五院，以試行五權之法。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

法院，曰考試院，曰監察院。

二十、行政院暫設如下各部：一內政部，二外交部，三軍政部，四財政部，五農墾部，六工商部，七教育部，八交通部。

二十一、憲法未頒布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任免而督率之。

二十二、憲法草案，當本於建國大綱，及訓政憲政兩時期之成績，由立法院議訂，隨時宣傳於民衆，以備到時採擇施行。

二十三、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

二十四、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行使之。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有復決權。

二十五、憲法頒布之日，即爲憲政告成之時，而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行全國大選舉，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授政於民選之政府，是爲建國之大功告成。

吳佩孚看完道：「這東西你從那裏得來的？」吳毓麟道：「我有個香港朋友，用電報拍給我的，我怕大帥還

不會知道，因此急急的抄了送給大帥看。」吳佩孚道：「前此也聽善堂約略說過，點前同馬濟但那時還不過一句空話，現在可已經實行了嗎？」吳毓麟道：「這個原電，並不會說清楚，我也不敢懸揣，以我的猜度，只怕還在進行中罷。」如此開連上文，天衣無縫。吳佩孚道：「這却不去管他，我現在要派你到南京去一趟，你願意嗎？」吳毓麟笑道：

「大帥肯派我做事，就是看的起我，那有不去的道理？只不知有什麼事要做。」吳佩孚便將齊燮元的來電，給他看了一遍，一面又將自己的意思，說給他聽。吳毓麟笑道：「他現想做副總統哩。論理這地位誰敢和大帥爭奪，論

功勞名譽，誰趕的上大帥。二則全國的人心，也只屬望大帥一人，他也要和大帥爭奪，豈不是笑話？」馬屁拍得十足，而言詞十分平淡，不由秀才不入教中。

吳佩孚忍不住也一笑，果然入了教中。說道：「我也不想做什麼副總統。他要做，自己

做去就得了，我和他爭些什麼。前幾日，有人竭力向我游說，想是幾個議員。說怎樣怎樣崇拜我，此次非選舉我爲副

座不可，我當時就回答他們說：你們要選舉副座，是你們的職權，可見確是幾個議員。很可以依法做去，不必來徵求我

什麼同意。敷衍話。至於我自己，資格本領，都夠不上，也不想做。絕其獻媚之路，敷衍之意甚顯。老實說一句，現夠得上當

選資格的，也只有盧永祥一人。明是推舉一盧永祥，暗地裏是罵曹錕元一批人。但是該選舉那個，也是國會的專有權，我

也不願多話。總而言之，我在原則上總推重國會，國會倘然要選舉副座，我決不反對就是咧。」全是敷衍之語。吳毓麟

拍手笑道：「怪道他們在北京都興高采烈的，說大帥推重國會呢，原來還有這麼一回事咧。大帥雖然推崇盧

子嘉，但以我的目光看來，子嘉資格雖老，倘以有功於國爲標準，却和大帥不可同日語。平心而論，沒有盧永祥，在

國家並沒什麼影響，沒有大帥，只怕好好一個中國，便有大帥在中國也不見得好好。要亂的土匪窩似的，早經外人滅亡

了呢。這帽子比灰蓬更高了。大帥有了這樣的功勞地位，反存退讓之心，可見度量的宏大，便一千個子嘉，盧永祥，一萬

個撫萬，也趕不上了。」肉麻之至。吳佩孚笑道：「太過譽了，不敢當，不敢當。」其辭若傲，而實深喜之也。吳毓麟道：「但

是照我的愚見，大帥不可過謙，失了全國人民屬望之心。」吳佩孚笑而不答，笑而不答者，笑吳毓麟之不識風頭也。到弄

得吳毓麟懷疑不解，因又改口道：「萬一大帥定要讓給子嘉，我此次到南京去，就勸撫萬休了這條心，免得將來

又多增一件糾紛咧。」却也試探的不着痕迹。吳佩孚微笑道：「你就再許給他，又打甚緊，誰該做副總統，誰不該做副

總統，難道我們一兩個人自己可以支配的嗎？」此情理中話也，出之以微笑，則尚有深意存焉。說着，又回顧張其鏗、白堅武，

道：「你看這話對嗎？」白堅武、張其鏗正聽得出神，忽見吳佩孚問他，忙笑回道：「大帥的話，怎得有差？如果一兩

個人可以支配，還配稱做民主國家嗎？」此時也不見得可稱爲民主國家，雖不直接支配，也逃不了間接支配。吳毓麟聽了這話，

不知理會處，只得也笑了一笑，忙道：「既如此說，我怎麼可以答應他呢？」吳佩孚笑道：「你答應了他，豈不容易講話嗎？」衆人聽了，都笑起來。當下吳佩孚又教了他許多說話，吳毓麟一一領命。

次日便帶了吳佩孚親筆手書，到南京來見齊燮元。那時齊燮元正因吳佩孚阻礙他併吞浙江，十分怨恨，一見吳毓麟，便大發牢騷。吳毓麟再三解釋，齊燮元的怒氣稍解，才問吳帥有什麼話。吳毓麟先拿出吳佩孚的信來，齊燮元看那信道：

復甯計畫，浙盧非不可討，但以東南爲財賦之區，又爲外商輻輳之地，萬一發生戰爭，必致影響外交，務希我兄相忍爲國，俟有機可圖，討之未晚。其餘一切下情，俱請代表轉達。

齊燮元看完，冷笑道：「子玉這話說得太好聽了，委實叫我難信。」好話不信，想以爲當今軍閥中無此好人耳。吳毓麟道：「這是實情，並非虛話，撫帥切勿誤會。」齊燮元道：「如何是實情？」吳毓麟道：「若在從前時候，外交上的事件，自有中央負責，不但玉帥可以不管，就是撫帥也無費心之必要。政府裏外交辦得好，不必說，假如我們認爲不滿意時，還可攻擊責備。現在可大不同了，首當其衝的大總統，就是我們的老帥，老帥的地位動搖，我們全部的勢力，隨之牽動。在這時候，不但我們自己，不要招些國際交涉，就是別人要製造這種交涉，撫帥玉帥也還要禁止他呢。果然不能，果然動亂，我們怕曹錕發生國際交涉耳，豈怕中國政府發生國際交涉哉？我臨動身的時候，玉帥再三和我說，撫帥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物，這種地方，並非見不到，只因和浙江太貼緊，眼看着浙江反對我們的現象，深恐遺害將來，所以想忍痛一擊，不比我們離北京近，離浙江遠，只知道外交上困難的情形，不知道浙江跋扈形狀，到底怎樣，還得讓撫帥斟酌，撫帥自能見得到的。」此一段言語，真乃妙絕，雖隨何復生陸費再世不能過也，宜乎撫萬之怒氣全釋矣。說着，又走近幾步，悄悄的笑道：「還有一件事，也要和撫帥商量的，就是現在的副座問題，我在洛陽時，曾用話試探玉帥，看玉帥的意思，雖然也有些活動，妙妙如言其意，齊氏及不肯信矣。但如撫帥也要進行，他不但決不競爭，而且情願替撫帥

拉攏。撫帥婚才大略，物望攸歸，此事既有可圖，自應從速努力。如撫帥有命，定當晉京效勞。」又妙，不但替吳氏解釋，而且替自己澆上麻油矣。齊變元此時顏色本已十分和平，聽他這樣說，便道：「這個，我如何可以越過玉帥前面去的，還是請玉帥進行罷。」尙不深信也。吳毓麟笑道：「有好多人這樣勸他呢。可是他志不在此，一句也不肯聽。我看他既有此盛意，撫帥倒不要推却，使他過意不去。再則別人不知撫帥讓真心，倒說有心和他生分了。」又妙，又妙，使他深信不疑，不至再推託。齊變元笑道：「一笑字，已解釋許多誤會。」

「這樣說，我倒不好再說了。吾兄回洛時，請代為致意玉帥，彼此知己，決不因小事生分。浙江的事情，也全聽他主持，只要他有命令，我決沒有第二句話。」大功告成了。吳毓麟笑道：「玉帥不過貢獻些意見罷了。一切事情，當然還要撫帥主持。」齊變元大笑。吳毓麟回洛以後，齊變元便把攻浙的念頭，完全打消了。正是：

副選欲酬貪鄙志，稱雄暫按虎狼心。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齊變元坐鎮南京，不必如洛吳之馳驅於戎馬之中，而其地位日隆，乃與洛吳相埒，爲直系三大勢力之一。（吳佩孚、馮玉祥、齊變元）亦可謂天之驕子矣。乃又欲鯨吞浙江，以擴展其武力，又欲當選副座，以增高其地位，野心之大，可爲盛矣。洛吳既察如其隱而故作聯盧之計，以妨礙其進行，齊既憤激而欲出於辭職，吳又領之以副座，始得保江浙之和平，齊之貪鄙粗陋，令人失笑。然吳氏所爲，亦非根本辦法，故不久而江浙之戰，仍不能免。世亦安有交不以誠而能持之久遠也哉？

第一百五十五回 識巧計劃湘告大捷 設陰謀孫督出奇兵

却說吳毓麟回到洛陽，把南京的情形，向吳佩孚說了一遍。吳佩孚大加獎勵。吳毓麟見左右無人，悄悄的問

道：「聽說民國八年運到中國的那批軍火，已經給人以四百八十萬的代價買去，大帥可會知道？」又突然發生驚

人之事。吳佩孚伴作驚訝之狀道：「你聽那個說的，我不信。故意把問句顛倒，裝得真像。那批軍火，不是有公使團監視

着嗎？急切如何出賣？」裝得像。吳毓麟道：「大帥果然不會知道嗎？」吳佩孚道：「知道：我還問你。」吳毓麟低

頭想了想，笑道：「既然大帥不知道，我也不用了。」意謂已深知此事，為吳氏所為矣。吳佩孚道：「你不必說這消息

從那裏來，却說對於這件事的意見如何？」問得妙。吳毓麟道：「以我的愚見，倘然此項軍火為大帥所得，則大可

以為統一國家的一助，倘然被別人買去，則未免增長亂源咧。」回答得更妙。吳佩孚大笑，在他背上拍了兩下道：「

可兒，可兒，你知道這批軍火是那個買的？」吳毓麟熟視道：「遠在千里，近在目前，想來眼前已在洛陽軍隊中了。」

吳佩孚又大笑，因低聲說道：「果如我兄所料，這批軍火確是我所買進，正預備拿一部分去接濟楊森呢。」一

不住，只得實說，其實此時已無人不知，正不必瞞也。吳毓麟道：「楊子惠楊森字屢次敗潰，接濟他又有何益？」吳佩孚笑而

不答。吳毓麟也不往下再說，因又轉變辭鋒道：「聽說孫馨遠把兵力集中延平，不知道是襲浙還是圖贛？」吳佩

孚道：「浙江並無動靜，江西督理蔡成勳已經來過兩次電報，謂中央制止他窺贛，但我料馨遠雖然機詐，似乎尚

不至做如此沒心肝的事情，想來必然還有別的用意。」知孫氏者其子玉乎？彼此又說了幾句閑話，吳毓麟辭去。

吳佩孚命人去請張其銓和楊森的代表，張其銓先到，吳佩孚便告訴他接濟楊森軍械的事情。張其銓想了

想，並不說什麼話。吳佩孚道：「你怎麼不表示意見？」張其銓笑道：「這也不必再說了，不接濟他，等熊克武衝出

了四川，仍要用大軍去抵禦，接濟他，立刻便有損失。但是歸根說起來，損失總不能免，與其等川軍來攻湘北而損

失，倒不如現在僅損失些軍械，而仍為我用的好得多了。」此即戰國策均之講也，吾當失三城而悔，毋危咸陽而悔之意。吳佩

孚聽了這話，也不禁為之粲然。正在說話，楊森的代表已來，吳佩孚便當面允他接濟軍械，叫他們趕緊反攻的話。

楊森的代表一一領諾，當即便電知楊森，楊森歡喜，覆電稱謝，電末請即將軍械運川，以備反攻。吳佩孚命海軍派

艦運了來福槍三千枝，子彈百萬發，野砲十尊，補助楊森。楊森得了這批軍火，一面整頓部隊，一面又分出一部子彈，去接濟劉湘袁祖銘等，連合反攻。

這時楊森新得軍火，槍械既精，兵勢自盛。熊軍久戰之後，力氣兩竭，不能抵禦，竟一戰而敗。胡若愚見熊克武戰敗，不願把自家的兵，去代別人犧牲，也不戰而退。劉湘楊森袁祖銘等入了重慶，開會討論。劉湘道：「敵軍中賴心輝劉成勛等，勇悍難敵，好在他們並非熊克武的嫡系，所以服從他的命令者，不過逼於環境罷咧。我們現在最好一方追擊熊軍，一方通電主張和平解決川局，僅認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軍爲仇敵，對於熊軍的友軍，如劉成勛賴心輝各部，都表示可以和平解決。劉賴見熊克武要敗，恐怕自己的勢力跟着消滅，當在慄慄危懼之中，見我方肯與合作，必不肯再替熊氏出力，那時熊氏以一軍當我們三四軍之衆，便有天大的本領，也不怕他不一敗塗地咧。」楊森袁祖銘均各稱善，一面追擊熊克武，一面通電主張和平解決。如此且戰且和的戰略亦係從來所未有之戰局。

其時劉存厚在北部也大爲活動，熊克武左右緹屢次戰敗，心中焦灼，急急召集劉成勛賴心輝但懋辛等，在南驛開軍事會議，商量挽救戰局的危機。熊克武先把最近的局勢報告了一番，再徵求他們的戰守意見。但懋辛先起立發言道：「現在的局勢，我們已四面受敵，守是萬萬守不住了，不如拚命反攻，決一死戰，幸而戰勝，還可勘定全川。假使死守，則四面援兵已絕，日子一久，必致坐困待斃咧。」但懋辛此時亦十分着急。熊克武聽了這話，點頭道：「此言深得我心。」因又熟視劉賴兩人道：「兄弟意見如何？」兩人不肯說話，其心已變。劉賴兩人面面相覷，半晌，賴心輝方起立道：劉成勛不說，而賴心輝說，此賴之所終能一戰也。「現在局勢危急，必須戰守並進，方才妥貼，倘使全力作戰，得勝固佳，萬一相持日久，敵人絕我後路，豈不危險？」熊克武道：「兄的意思，該守那裏？」賴心輝道：「成都爲我們根據地方，要守，非守成都不可。」自爲之計則得矣，其知大局何。熊克武道：「派那個負責堅守？」劉成勛賴心輝齊聲答應，情願負責。不願參加前敵果中劉湘之計。熊克武道：「那個擔任前敵？」一面說，一面注視劉賴，劉賴低頭默

然，半晌不說。但懋辛奮然而起道：「前敵的事情交給我罷。」不得不擔任，亦地位使然。熊克武嘆嘆點頭道：「很好，我自己也幫着你。」無聊語，亦冷落可憐。

散會後，劉賴辭去。熊克武謂懋辛道：「他們兩人變了心了，我們不先設法破敵，打一個大勝仗，決不能挽回他們兩人的心腸啊。」洞悉世故之言。但懋辛默然太息，一言不發。頗覺如畫。熊克武怕他灰心，忙又安慰他道：「你也不用太着急了。勝敗兵家之常，我兵稍挫，尚有可爲，眼前兵力，至少還有一萬多人，更兼劉賴胡善等，雖然不肯作戰，有他們擺個空架子，敵軍究竟也不能不分兵防守。可和我們對敵的，也不過一兩萬人，我們正可用計勝他。」熊君到底不弱。但懋辛忙道：「你已想出了好計策嗎？請問怎樣破敵？」心急之至。熊克武笑道：「你別忙，妙計在此。」說着，悄悄對他說道：「如此如此，好麼？」但懋辛大喜道：「好計好計。劉湘便能用兵，也不怕他不着我們的道兒。」當下傳令調集各路軍隊，一齊撤退，揚言放棄各地，死守成都，集中兵力，縮短戰線，以備反攻。

這消息傳入劉湘那邊，急忙召集袁祖銘楊森鄧錫侯等人商議。楊森笑道：「熊克武素稱善能用兵，這種戰略，真比兒戲還不如了。」劉湘笑道：「子惠兄何以見得？」笑得妙，笑其不能知熊克武也。楊森道：「現在的戰局，是敵人在我軍圍攻之中，倘能擴大戰線，還可支持，倘然局處一隅，豈非束手待擒？」別人早比你先知道了。劉湘又笑道：「那麼，據子惠兄的意思，該當如何應付？」索性故意再問一句妙甚。楊森道：「據兄弟的意見，可急派大隊尾追圍攻，都，不出半月，定可攻下，全省戰局可定了。」劉湘笑對袁諸人道：「各位的意見如何？」還不說破妙甚。袁祖銘道：「熊氏素善戰守，這次退守成都，恐怕還有別的計較，以弟所見，寧可把細些，不要冒昧前進，反而中了他的狡計。」也只知道一半。劉湘又看着鄧錫侯，想啓口問時，鄧錫侯早已起立說道：「老熊不是好相識，寧可仔細些好。」劉湘大笑道：「以我之見，還是即刻進兵爲上策。」奇極奇極。袁祖銘驚訝道：「兄怎麼也這樣說？」我也爲之吃驚。楊森道：「果然如你們這般膽小，省局何時可定，不但示人不武，而且何面見玉帥呢？」老楊可謂知恩報恩。袁祖銘怒道：「

怎麼說我膽小？你既然膽大，就去試試看罷。」楊森也怒道：「你料我不敢去嗎？看我攻破成都，生擒熊克武給你看看。」慢說大話。劉湘見他們動氣，連忙解勸道：「好好算了罷。說說笑話，怎麼就動了氣？老實說一句罷，料事是袁君不錯，戰略還得要依子惠。」鄧錫侯道：「這是何說？」劉湘笑道：「這是顯而易見的。熊克武素稱知兵，如何肯出此下策？我料他號稱退守成都，暗地必然是把大軍集中潼川，等我們去攻成都，却繞我們背後，襲我後路，使我們首尾不能呼應，必然大敗。他卻好乘勢襲佔重慶。」熊克武之計，在劉湘口中說出。我們現在表面上只裝做不知，逕向成都進攻，到了半路，却分出大隊，去襲潼川，敵軍不提防我去襲，必然一鼓可破，這便叫做將計就計，諸公以為如何？」袁祖銘、楊森等都大服。議定之後，袁祖銘和楊森各帶本部軍隊，向成都進攻，暗地卻派鄧錫侯替出他們兩人，星夜襲攻潼川。

熊克武在潼川聽說楊森領兵攻打成都，暗暗得計，正待打點出兵，去襲他後路，不料半夜中間，忽然偵探飛報，楊森、袁祖銘領着大隊來攻，不覺大驚，急忙下緊急集合令，出城迎敵，走不上三五里路，前鋒已經接觸。熊軍一則不會防備，軍心慌亂，二則屢敗之餘，軍心不固，戰到天明，楊森大隊用全力壓迫，熊軍抵擋不住，大敗而走。楊森乘勢追擊，熊軍慌不擇路，拋槍棄械，四散奔逃。熊克武急急逃回成都，和劉賴商議抵敵之策，正待集合反攻，忽然東北面槍砲聲大作，楊森大軍已經追到。熊克武急令賴心輝出城迎戰，賴心輝雖則不甚願意，又不好意思不往，軍心如此，焉得不敗？快快的領兵出城，只戰了兩個鐘頭，便抵禦不住，敗進城來。劉成勳便建議放棄成都，熊克武知道大勢已去，長嘆一聲，傳令各軍一齊退出成都。但想辛在路上向熊克武建議道：「劉湘和楊森等都在前方，東南後路空虛，我軍不如還襲重慶，以為根據之地。敵軍倘然大隊回救，我軍以逸待勞，可操勝算。」熊克武尋思除此以外，已無別計，便率領各軍，逕向重慶前進。

剛到中途，忽然前面一彪軍隊攔住，原來是鄧錫侯奉了劉湘的命令，在此堵截。熊克武大怒，傳令猛撲。兩軍

開火激戰了半日，鄧軍先佔好了地勢，熊軍進攻不易，更兼遠來辛苦，不能久戰，鄧軍乘勢衝擊，又復大敗而退，到了中途紮住，熊克武請賴但石陳諸人到自己營中，向衆作別道：「克武本圖爲國家宣勞，爲人民立功，平定全川，響應中山，不料事與愿違，累遭敗北，此皆我不能將兵之罪，決不能說是諸位不善作戰之罪。現在大勢已去，決難挽回，與其死戰以困川民，不如暫時降順以待時機。克武一息尚存，不忘國家，總有捲土重來之日。現在請把各軍軍權交還諸位，望諸位善自圖之！」其詞不亢不隱，頗見身分。衆人聽了這話，都覺十分感慨，竭力安慰。熊克武笑而不言。衆人散後，次日早晨，正待出發，熊克武早已率所部軍隊退入黔邊去了。蓋熊氏此時早已料定劉賴不能一致行動矣。

劉成勳道：「錦帆 熊克武字已經單獨行動，我們此後應當如何？」賴心輝道：「此時除了依錦帆的話，暫時降順，也無第二個方法了。」但懋辛默然無語。良久，方握着賴心輝的手道：「我們也分別了吧！」奇絕賴心輝驚訝道：「這是什麼緣故？」但懋辛道：「兄等都可與敵軍講和，惟有我決不能和敵人合作，而且有我在此，和議決不成功，反害了諸公的大事，我也只有追蹤熊公，率軍入黔，以圖再舉的一策，其餘更無別議了。」劉賴再三挽留，但懋辛都不肯聽，第二天便也率部退走，追會熊克武的軍隊去了。

劉成勳和賴心輝只得派人與劉湘去議和，劉湘大喜，當即允准，一面和袁祖銘等連名電致洛陽，報告戰事經過情形。吳佩孚見川戰已定，四川全省已入掌握，十分高興，論功行賞，擬定劉存厚爲四川督理。劉存厚有何功勞，不過以其資格較老與自己又接近耳。田頌堯爲幫辦，鄧錫侯爲省長，劉湘爲川藏邊防督防，袁祖銘爲川滇邊防督防，楊森爲川東護軍使，寫好名單，送到北京內閣。內閣見是吳帥擬定的，自然沒有說話，當時便在開議席下通過。不料楊森自謂功不可當，早以省長自居，紛紛調換全省行政人員，一面發電報告情形。曹錕恐怕此令一下，又要發生糾紛，便把命令攔了下來，不曾發表。吳佩孚苦心經營，犧牲多少軍械軍糧，殺害多少無辜人民，所得的一點戰功，還是一個了而不了的局面，這却按下不提。

却說川中用兵之日，正閩贛交關之時，上回書中曾說孫傳芳頓兵延平，蔡成勛連電告急，因作者只有一支筆，難寫雙方事，所以攔到如今，現在就趁着四川戰事結果，抽出一點空閒來，向讀者報告一番，原來孫傳芳素以機變著名，自從得了福建地盤以後，積極訓練軍隊，補充軍實，一年以來，勢力日見強大，數日以前，把軍隊集中延平，一時佈滿了疑雲。也有說他謀浙的，也有說他侵贛的，累得浙江調兵遣將，忙亂非常。蔡成勛發電求救，神魂無主，就是福建的人民，也不知他葫蘆內賣什麼藥。那王永泉也是個陰謀專家，見了他這種舉動，十分猜疑。他的兄弟王永森也再四囑咐王永泉小心。這天王永泉正在公館中和一班姨太太們調笑取樂，忽然孫傳芳微服來訪，王永泉不知何故，吃了一驚，急忙整一整衣服，出去迎將進來，回到會客室裏坐下。孫傳芳笑問在公館中樂否？王永泉笑道：「彼此心照不宣。」孫傳芳也大笑，因把座位移近一步，低聲說道：「弟已決定本月二十七日，十三年二月出發，福建的事情，此後全仗老兄一人維持了。惟軍餉一項，務請老兄竭力幫忙，百萬之數，並在弟出發以前，籌集四五十萬，使弟可以支應開拔費用。彼此都是為國家辦事，斷他有臉皮說得出。務請竭力，不要推却。」王永泉道：「兄可把所有各部軍隊，全都帶了去嗎？」問得孫傳芳把眼一瞪，道：「這時還不能定。大概李生春盧香亭兩旅，可以暫留，助兄鎮守省城，其餘各部，非全都開拔不可，否則恐怕不夠調遣。」說得不着痕跡。王永泉欣然答應。孫傳芳大喜，又再三拜託，方才辭去。

王永森聽得這事，便問王永泉道：「不知道他抱着什麼意思，怎麼肯輕易放棄福州？」王永泉笑道：「福建事權不一，他外被羣雄所困，內又見扼於我，伸展不得自由，所以想往外發展咧。」人言王永泉多陰謀善機變，然而到處不能識透孫傳芳之機變，則亦虛有其名而已。次日，王永泉令財政廳盡量搜羅，湊集了四十萬現款，解給孫傳芳。到了二十日，王永泉親到孫傳芳那裏接洽移交各事。尚在夢中，說者將以為王氏必在此時發生危險，不知在事實上決無此理也。蓋果然可以如此解決，則兩人相處甚久，何遽無類此之機會哉？孫傳芳擇最緊要的事情，都接洽了，漸漸談到攻浙的事件。王永泉道：「

聽說仙霞嶺一帶，盧永祥只派夏兆麟一旅人防守，兵力很單，只是仙霞嶺地勢險要，進攻不易，我兄還須謹慎才好。不能其出發，反損其謹慎，然極。孫傳芳微笑道：「我也一定圖浙，如有機會，攻贛豈不也是一樣？」王永泉道：「蔡

成勛雖然沒用，然而軍力尚厚，我兄所帶的，雖然都是精銳，但以人數而論，恐還不足以操勝算。」更惡更惡，其盡意在恐其將李盧兩旅一同帶去。孫傳芳聽了這話，躊躇了一回，裝得很像，方才說道：「我兄所說的話，十分有理，但是另外

又沒有兵可添，奈何？」妙妙，看他撇開李盧，不在意。王永泉也躊躇不答。王永泉倒是真的躊躇。孫傳芳忽然笑道：「方法有

一個在這裏了。貴部李團，素稱驍勇，現在城外，何不借給兄弟，助我一臂之力？」王永泉慨然答應，不由他不答應。

第二天，孫傳芳發出佈告和訓令，大概說：「自己赴延平，校閱軍隊，所有督理軍務善後事宜，都由幫辦王永泉代理。」云云。一面整隊出發，王永泉親自出城送行，並命李團隨往。孫傳芳挽着王永泉的手，再三懇其源源接

濟，裝得很像。王永泉滿口允諾，送了幾十里路，方才珍重而別。路上王永泉又問王永泉道：「哥哥如何教李團隨往？他是哥哥部下的精銳，如何替別人去效力？」王永泉笑道：「你那裏知道我的意思？馨遠素多機變，他的說話，至少也要打個三折，如何可以盡信？我要派人去偵探，又嫌不便，現在他借我的李團同行，我正可教李團在前方監

視，樂得做個順風人情。」人謂王永泉多機變，果然名不虛傳。王永泉道：「你可和他說過？」王永泉笑道：「孩子話，豈有不囑咐他之理？」說着話，回到福州，便到督理公署裏去辦公。

光陰易過，忽忽已是一個星期，這天正是三月四日，王永泉忽然接到孫傳芳一個電報，請飭李盧兩旅，開赴

延平。王永泉又不解是何用意，王永泉笑道：「這是馨遠聽得浙贛增兵邊境，恐怕兵力不夠調遣，所以又調李盧到前敵去咧。」因令人去請李生春和盧香亭，李盧應召而來，王永泉便把那電報給他們看，李盧齊聲道：「我們

也剛接到督帥叫我們開拔的電報，正想來稟督理。」居然稱之曰督理，使他不疑，妙甚。明天早晨，便好開拔，只是開拔費用，還請督理轉飭財政廳，立刻籌撥才好。」

又索開拔費，使其不疑，妙甚。王永泉應允，立刻便打電話知照財政廳，籌撥四

萬。兩人欣然道謝而去。次晨，李盧領了開拔費，各自率領全旅軍隊，出城而去。王永泉笑對王永森道：「現在我眼前可清淨了。」慢着，人不清淨的要來了。當下便電泉州所部旅長楊化昭，速帶所部開拔入省，守衛看城，以防意外。也可謂把細之極，其如孫氏機變更甚何？又隔了一日，是三月六日，忽然接到了周蔭人的萬急電報，不知是什麼事，正在驚訝，立刻命人譯了出來，誰知是宣佈他的罪狀，並限他在三小時內退出福州的哀的美敦書，不覺大怒，立刻命秘書覆電痛罵。這謂之覆電報。一面傳知洪山橋兵工廠中的駐軍，加緊戒備，另外又趕調就近駐軍，急來救應。講到洪山橋的駐軍，本來也有一旅多人，自從孫傳芳借去一團，便只贖了一團多人，兵力十分單薄，可見孫傳芳計畫之週到。此時得了王永泉的命令，十分驚疑，正在佈置，忽然報稱盧香亭李生春以後隊作前隊，來攻兵工廠了。王軍慌忙出動抵禦，盧兩旅，早已撲到營前，王軍軍心大亂，不敢戀戰，俱各拋槍棄械，四散奔逃，兵工廠當時便爲盧香亭軍所佔。王永泉的救軍還未到，盧兩軍，又攻進城來，倉卒之間，調遣不靈，所部盡被繳械。王永泉和兄弟王永森帶領殘部，急忙逃出福州，向泉州路上奔逃。正走之間，忽然又一彪軍馬到了。王永泉大驚探詢，却是自己所部，得了命令，特來救應。王永泉大喜，合兵而行。到了峽兜，捕了許多船隻，正在渡江之際，忽然兩隻大軍艦，自下流疾駛而來，浪高丈許，把所有的船隻，盡皆打翻，兵士紛紛落水。王永泉大驚，急急逃過江時，所部三千多人，已大半落水，不曾落水的，也都被海軍繳械。原來盧香亭攻進福州時，便即關照海軍，請即派艦到峽兜堵截，所以王永泉又吃了這個大虧。他倆在峽兜逃出性命，只得百餘殘卒，也都衣械不全，急急向泉州奔逃。剛剛過了仙遊，忽然前面塵頭大起，又是一大隊兵士到了。王永泉不知道是何處軍隊，不覺又是大驚。正是：

福無雙至非虛語，禍不單行果又來。

未知王永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王永泉以機詐起家，雄踞福建者數年，督其地者，莫敢擾其鋒，終亦敗於孫傳芳之機詐，天道好還，不其信哉！當王之討李

厚甚也，與賊致平許崇智合謀，團結甚緊，迫許去閩歸粵，則又一變而降孫傳芳及孫傳芳謀之，則又以攻賊者，再變而為附賊，飢附飽隨，其反覆固不殊溫侯。然一蹶不可復振，心勞不免日拙於國，既多貽害於己，又奪有得哉。

第一百五十六回 失廈門 賊楊敗北 進仙霞 萬姓哀鳴

却說王永泉王永森正在奔逃之間，忽然前面又有一軍攔住去路，這路軍隊不是別人，正是部下的旅長楊化昭，率領本部全軍前來救應。王永泉大喜，當即傳令紮下防堵北來追兵，自己和王永森楊化昭回到泉州，召集各旅旅長開緊急軍事會議，討論反攻計畫。楊化昭竭力主張聯絡賊致平，再圖反攻。王永泉想來別無他法，只得如此決定了，想已忘却圍攻廈門時矣。即日派代表去和賊致平接洽。那賊致平自從去年被圍，洪兆麟等回粵以後，一面用金錢聯絡海軍，使其不願再動，一面運動各屬民軍圍攻泉州。王永泉不得不把圍廈的軍隊調回救援，因此廈門得以解圍，如今竭力補充整頓，兵力已大有可觀，屢想攻克漳州，回復去年的舊觀。無奈這時民軍中最有勢力的張毅，受了孫傳芳聯絡，已由北京任為第一師長，兼廈門鎮守使，無日不想窺取廈門。王獻臣本來是宿世冤家，還有一位賴世璜，自由贛粵入閩，也和張毅王獻臣聯絡成一派，專和廈門做對，此等亦皆反復無常之武人。因此賊至平不能如願。如今見王永泉派人前來聯絡，一口便允，絕不提往日圍廈之事。代表還報，王永泉極為得意，便部署軍隊準備反攻。

再講盧香亭李生春兩人入了福州，急電周蔭人入省主持。電報發出不久，周蔭人已翩然到省。盧香亭急忙問他延平方面的情形，周蔭人笑道：「昨日三月五日，馨帥探得水口方面，王永泉有大批軍械運過，立刻派謝鴻勳暗地截留，一面又派孟昭月把帶去的李團繳械，都做得十分秘密，所以省中沒有知道。」補前文所未寫十分細到，不然李

圖何遂一去無下落耶？現在馨帥有令，命我在省中主持一切，你們兩人可急把分駐閩北一帶王軍殘部，掃除乾淨，好請馨帥來省，替我去攻打泉州。」李生春道：「馨帥仍在延平嗎？」周蔭人道：「他暫時不能來省，須等閩北王部肅清，方才可以來呢。」盧李兩人應諾，當即分遣部隊，把王永泉留在閩北的殘部全都肅清，電省告捷。周蔭人得了報告，電請孫傳芳來省，自己率隊南下，去攻泉州。

王永泉在泉州得此消息，正待派兵迎擊，忽然又報張毅賴世瑛奉了孫傳芳的電令，率部來攻。王永泉急令所部旅長高義率隊防禦，正在支配兵力之間，又見王永彝匆匆進來，見了這幾條命令，便夾手奪過，擲於地下道：「哥哥還在睡夢之中嗎？高義久已和張毅有了接洽，如何還派他去？現在軍事形勢已十分危險，哥哥還留戀在這裏做什麼？萬一哥哥必定要和他們死拚，做兄弟的可耐不住，便要辭了哥哥，到上海去咧。」王永泉聽了這話，不覺長歎一聲，擲筆而起，傳令命楊化昭入內，對他說道：「我決意到上海去了，所有的軍隊，都請你代為統帶，候咸致平來改編。高義不必叫他到前敵去，可留他守泉州罷。」楊化昭再三勸慰，王永泉笑道：「不哭而笑，非真能笑也，真不出來耳。」我在福建的勢力不可為不厚，然而數日之間，一敗塗地，可見這事情已非人力所能挽回，分明是有天意在內，此是從項公天亡我也一句化來。我便有本領戰勝敵人，決戰不勝天意。明明是人謀之不臧，偏要飛說天意，將自欺欺人，曹王永泉多機詐，果然。我待不走怎的？」楊化昭見他去意已決，便慨然答應。王永泉便把這意思又吩咐了各旅長一番，然後電致咸致平，請其來泉改編。事情辦妥以後，便和兄弟王永彝潛行動身，到上海去了。

咸致平得了王永泉的電報，電令楊化昭放棄泉州，退守同安。楊化昭遵令全部圍到同安，只留高義在泉州防守。這時高義的態度十分曖昧，所以楊化昭不會教他同退。不數日，咸致平自己也到同安，恰好周蔭人會合張毅、王獻臣、賴世瑛各部，來攻同安。咸、楊合力抵禦，大戰多日，不分勝負。盧香亭向周蔭人獻計道：「如此苦戰，不易得勝，不如仍運動海軍攻他們之後，一面令漳州方面的駐軍，襲擊江東水頭一帶，斷他和廈門的聯絡。咸、楊進退

無路，必然成擒了。」周蔭人然其計，當下派人暗地去運動海軍和漳州的民軍，同攻廈門。海軍因兩次攻擊廈門，都未得手，現在見周蔭人又來約他，生恐仍舊未能得手，大家討論了一回，忽然思得一計，假意拒絕周蔭人的請求，反向他索取截擊賊時所許的利益。彼此在假意爭執之時，暗暗地集合艦隊，載着陸戰隊，星夜去襲廈門。此時賊軍全體都在同安，留守廈門的，不過是些少部隊，忽見海軍來襲，抵敵不住，急忙電請臧致平分兵回救。臧致平大驚，立刻便派劉長勝率領本部軍隊，回去救援。劉長勝遵令急急開拔，剛到灌口，前面已有軍隊截擊。劉長勝大驚，趕即派人查明，却是漳州的民軍，即令向前衝擊，無奈民軍甚多，衝突不過，反而損失了不少軍士。民軍乘勢反攻，劉長勝大敗。劉長勝變作劉長敗矣，一笑。退到洋宅，作急報知臧致平。臧致平得此消息，拍案而起道：「劉長勝如此無用，大事去矣。」因急召楊化昭吩咐道：「廈門駐軍單簿，已半日不得消息，此時必已失守，你可率領所部軍隊，急急前去擊破漳州民軍，乘勢佔領漳州，以備退步。」此時計到退步，殆已知不能抵禦北軍乎。楊化昭遵令，急忙領兵趕到灌口相近，已和漳州的民軍接觸。楊化昭大怒，更不放槍射擊，立即傳令肉搏衝鋒。大隊兵士，一齊大喊一聲，便如潮水一般沖將過去。寫得楊化昭勇悍之極。民軍雖稱勇悍，從來不曾見過這種戰法，支持不住，大敗而走。楊化昭略略追了數里路，便收兵紮住，打探廈門會否失守。不多時探員回報，廈門已入海軍之手。楊化昭長歎一聲，傳令進攻漳州。漳州的民軍被楊化昭追趕，急急奔逃，剛纔過了長泰，將到安東，長泰城南之一小市鎮。忽然前面有大軍阻住，前鋒相迫，交綏起來。原來這支軍隊，却是何成濬所部，他因探得漳州空虛，業已襲擊占領，派兵來攻漳州。民軍的後路，楊化昭也趕到，兩面夾攻，民軍大潰，四散奔走，槍械棄了一地。楊化昭和何成濬見了面，大約談了幾句，楊化昭便要回軍仍赴前敵，何成濬留守漳州，佈置一切。楊化昭剛到坂頭，長泰城東之鄉鎮。臧致平已因兵少，敗了下來。楊化昭上前猛力反攻了一陣，方才把周蔭人的軍隊擊退。臧致平對楊化昭道：「漳州既被我軍佔領，此時也只有退守長泰，讓我整理隊伍，才能反攻咧。」楊化昭稱是。臧致平便令楊化昭劉長勝守住長泰，自己率領殘部

回到漳州，整理了幾日，散走的潰兵，漸漸又來聚集，軍勢復振。何成濬因是生力軍隊，情願開到長泰去作戰。這時威軍前線雖然減少了威致平自己的部隊，却增加何成濬的生力軍隊，因和周蔭人又成了相持之局。

周蔭人見不能取勝，又想起去年與粵軍夾攻的情形，回應二十三回便派代表往潮惠和洪兆麟商議，請其派兵北上，攻威楊之背。洪兆麟因威致平佔了漳州，也恐他往南發展，來攻自己的背面，造成中山系軍隊夾攻自己的局面，立即應允通電聲討威楊。威楊有何罪可供聲討不過與自己不利耳率兵北上，好在這時東江的戰局，已在停頓之中，滇桂黔粵各軍，時有內鬩，不能直搗潮惠，暫時抽調軍隊，諒還無妨，便撥隊向漳州進攻。威致平腹背受敵，支持不住，又和何楊等退出漳州，衝過龍巖，佔了汀州。周蔭人等乘着戰勝之威，又率隊進迫汀州。威楊等都知汀州決不能守，因和何成濬商議道：「汀州孤城，萬不能堅守，浙江盧子嘉和我們素有接洽，不如衝過江西，從玉山入浙，不知我兄可肯同行？」何成濬尋思了一回，方道：「我想到廣東去投中山先生，擬即率隊由江西入粵，不知兩兄以爲何如？」楊化昭道：「一人各有志，既兄志在投奔中山，我們也不敢相強，好在中山與子嘉都在反直團體之內，何分彼此。」議定之後，便即拔隊離汀，何成濬由會昌轉入廣東去了。

蔡成勛聽說威楊入贛，便派人接洽改編。威致平笑道：「蔡成勛何物，豈是用我之人？」蔡成勛一庸材耳，宜乎爲威氏所輕。當時嚴詞拒絕。使者道：「兩君現在勢窮力竭，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如不歸順蔡督，更待何往？」蔡督派兵

兜截，兩君雖欲歸順，也不可得咧。」威致平笑道：「我們人數雖只有五六千之衆，然而轉戰千里，孫傳芳竭全省之力來兜截我們，也被我們衝過，何怕什麼？」蔡督是實事不是吹牛。蔡督如講交情，不來攔阻我們，讓我們通過到浙去，我們當然感激不盡，將來總有報答之時。此是講情理，見自己不是一味恃強者。倘必欲相厄，那時實迫處此，只好請蔡督莫怪了。」此是威之以硬見自己是不怕兜截者。使者見他態度如此決絕，知道多說無用，快快而去。威致平令全軍一齊前進，走了一日，忽報前面有蔡軍阻止前進。威致平大怒道：「蔡成勛太不量力，如何敢來阻我？」當下便令

楊化昭爲前鋒，向蔡軍猛衝。講到江西軍，在東南各省中，原屬最關茸的軍隊，自來不耐戰鬪，如今遇見這位慣玩肉搏的楊化昭，如何抵抗得住？一交綏，便即四散敗走。不經戰楊化昭見蔡軍很少，十分奇異，叫過捉住的俘虜來問，方知他們是因派來運送軍械，並非派來堵截的。楊化昭聽了這話，大喜道：「我們正缺械彈，想不到竟有人送來。」當令把奪下的械彈，分發給兵士配用。

這消息報到南昌，江西省城蔡成勛禁不住大怒道：「威楊太無禮義了。我好意接洽改編他們，不願意也還罷了，如何又劫奪我的軍械？此仇不報，有何面目見人？」當即調集大隊陸軍，在建昌金谿方面堵截威楊軍前衛探得這事，便來向威致平請示。威致平得了此報，急和楊化昭商議道：「江西的地勢，我們不熟，如敵人用抄襲之法，我們必中其計，現在不如分作三路，你任中鋒，教劉長勝擔任左翼，我自己任右翼，你如衝得過固好，衝不過，你可稍退，讓我們左右兩翼，攻擊他的側面，取三面包圍之勢，定可戰勝。即使不能勝，也決不致被他抄襲了。」楊化昭應諾。三人分兵訖，楊化昭中鋒先進，在新豐司地方和蔡軍接觸。蔡軍還沒見楊軍的影子，便槍砲齊發，亂轟一陣，可發一笑，楊化昭却安然處之，並不還擊。等到兩軍相距甚近，方令開槍。這是慣家作用不一時，愈戰愈近，相距不過十餘密達，楊化昭便令上刺刀衝鋒。又玩肉搏的老調兒了，此公真是狠貨兵士齊聲大喊，奮勇向蔡軍猛撲。蔡軍起初還忙不迭的開槍，並亂用機關槍掃射，等到楊軍衝過了十字火線，相距只有三四密達的光景，早已丟了槍械，紛紛奔逃。楊化昭那裏肯捨竭力追擊，追擊蔡軍槍械委棄了一地。威致平劉長勝又從左右殺來，殺得蔡軍更無逃處，潰散得幾不成軍。威楊衝過了建昌金谿，由江游胡坊河口廣信玉山，退入浙江的常山。

浙江人民，聽說威楊的軍隊入境，恐怕引起戰事，一齊電請盧永祥派軍防堵。盧永祥那裏肯聽？威楊輕率而重，亦知盧氏必能重視彼等也浙江紳商，都藉口餉項困難，情愿集資遣散。一面推代表去見盧永祥。盧永祥道：「我心上何嘗不知道浙江財政困難，不能再供給軍隊的餉項，但我本與威楊有約，他今窮而歸我，我如拒絕他，或者解

散他，不但有乘人於危之嫌，良心上也如何過得去？一紳董們再三勸解，盧永祥總不肯聽，紳董只得快快而出。盧永祥當即派人赴衢州常山改編臧楊軍隊爲一混成旅，並定名爲浙江邊防軍，以臧致平爲司令，楊化昭爲旅長。從此直派方面因攻浙聯浙的主張不同，曾造成洛陽南京兩大實力派的意見大衝突。這時齊燮元便拿着這事去責備吳佩孚，吳佩孚也覺得有些說不過去，便即電致盧永祥，請其即將臧楊兩部遣散，一面電令蘇皖贛閩四省監視浙軍的行動。浙江各團體也因一時盛傳四省攻浙，解決臧楊的風聲，一天緊於一天，都紛紛籲請盧永祥解散臧楊部隊。這種電報，一時如雲蒸霞蔚而起。現在把浙江省議會發給盧永祥的一個電報，錄在下面，也見當時浙江人民反對之烈了。原電的內容大意道：

臧楊入浙，全省人民莫不驚惶失措，度以事理，揆以環境，其不可不另籌解放之理有四，敢爲督辦陳之。浙江雖爲財賦之區，而歷年供應浩繁，軍費重積，頻年以來，漸入窮境，國省各稅所入，以應原有各軍，已有竭蹶之慮，何能再增負擔一也。臧楊以不容於閩，見逐於贛，始改就浙江，閩贛皆與浙省爲鄰，萬一進兵致討，必致牽動大局，二也。前此和平公約及督辦歷次宣言，不容客軍入境，今收容臧楊，是實尸破壞和平公約之咎，三也。浙江陸軍，原有一二兩師，益以第四第十已達四師之數，以固邊防，綽有餘裕，收容改編，義無可取，四也。務乞俯順民意，另籌解決之道，浙江三千萬人民幸甚。

盧永祥見了這電報，便請省議長沈鈞業到公署中去，向他解釋道：「兄弟自從到浙江以來，多蒙全浙父老兄弟誠意擁戴，兄弟也處處顧及民意，時時顧及地方。老實說，浙江也差不多可說是我第二故鄉了。自從廢督的潮流一起，兄弟當即適應潮流，自向全省人民辭職，又蒙全省人民付託我以軍事善後督辦的重任，半年期滿之後，又堅留我繼續擔任，浙民之愛我如此，我豈有不愛浙民之理？兄弟所以定要收編臧楊者，也是有我一番至理。觀孫兄沈鈞業字試看目前的直系，驅逐總統，公然賄選，是否是全國人民所共同切齒痛恨的論理？我既是中國國

民一份子，當然要盡力反對。此言我不可不反對。便是浙江人民，也並非居在中國版圖之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該努力向這條路上去走。此言浙江人民也不可不反對。何況直系本抱着武力統一的主張，即使我們不反對他，他也決不能輕輕放過，當然還要派兵來攻。此言便不反對，也不能免於一戰。我們不反對而仍免不了受戰事的損失，何如爽爽快正言反對，也教他們知道民心尚未全死，知所警惕，此言我們樂得反對。我們既處在不能不反對，不可不反對的地位，他們又處在不肯不攻浙的地位，是戰事遲早總不能免。試想浙江現在的實力，怎能對付四省十餘萬的兵力？僅僅增一威揚，我尚嫌他太少，浙江人民，怎麼反嫌兵多呢？此言不能不敬容威揚。這番苦心，我又不能明白宣佈。一宣佈了這層意思，豈不立刻挑動了戰事？此言所以不明白宣佈之因。馮孫兄！你現為全省人民的代表，務請你代為解釋！一篇話，說得十分透徹。沈鈞業原是個忠厚人，聽得他如此說，不能辨駁，也是不敢辨駁。當時啞啞而出。

那齊燮元久已想併吞浙江，擴充自己的實力，可恨此次戰事實完全由齊氏一人引起。此時有口可藉，便調集自己所部的第六師全師，黃振魁的第二混成旅，吳恆瓚的第四混成旅，陳調元的第五混成旅，楊春普的第十九師，白寶山的蘇軍，總計約有四萬人的兵力，紛紛向滬甯路和太湖附近一帶開動。安徽方面雖然和浙盧並無仇恨，也無野心，只是既同隸直系之下，自不得不派兵助戰。江西的蔡成勛，因怕孫傳芳壓迫的緣故，本來竭力主張和平對浙，這次因威揚奪他的軍械，又破他堵截之兵，因此遷怒到浙盧身上，也派定楊以來一師人在玉山邊境，乘機窺伺。孫傳芳此時已將福建督理的位置讓給周蔭人，自己只擁了個閩粵邊防督辦的虛銜，正想竭力向外發展。另外找一個地盤，他的本意雖在江西，却因名義上總算同隸直系之下，不能不有多少顧忌，所以遲遲未能實行。現在見浙江方面大有可圖，便帶領孟昭月、盧香亭、謝鴻勳等六個混成旅，分兵三路，窺伺浙江。

浙江方面，防駐衢州的，原為夏兆麟、盧永祥，因夏旅係北軍精銳，想把他調到北境，攻擊江蘇，所以駐衢不久，便又令他開駐嘉興。夏兆麟奉了這調防的命令，當下便令地方上拘集船隻，開拔東下。這些民船行駛很慢，衢州

上游開到杭州，雖然說是順水，每天也只能行駛百來里路，所以每天總在縣治所在的地方駐泊。從衢州開到龍游，恰好只有一站路，一站路者九十里也，浙江上游人，多如此稱。將晚時分，夏兆麟到了龍游時，自有一批官紳人等，遠遠在那裏迎接，夏兆麟上岸答訪，就有當地紳士的領袖張芬，設筵款待。到了半酣時候，夏兆麟忽然動了徽花之興，主人少不得助興與致，立刻命把沿岸的交白姝，不論船上岸上的一律叫來。且住，交白姝究竟是什麼東西？怎麼又有船上岸上之別？讀者不要性急，且聽著書者慢慢道來。原來衢州上游一帶的妓女，並沒有什麼長三么二之分，只有一種船妓，碰和吃酒，出局唱戲，一切都和長三相類，不過沒有留客過夜的舊例，所以有賣嘴不賣身的諺語。這種船妓，俗名謂之交白姝。至於何所取義，却沒人知道。初時交白姝只准在船上居住，不准購屋置產的，到了光復以後，民國成立，這種惡例取消，他們因舟居危險，而且又不舒暢，纔有許多搬在岸上居住。至於交白姝之營業方法，則依然猶昔，並不因一搬到岸上而有什麼不同。這龍游地方，原屬小縣，更兼縣城離開水面，還有三四里的旱道，近水一帶，只有一個二三百家的市鎮，因此船妓的生涯，也並不十分發達。操此業的總計也不過二十來人。此時聽說夏旅長叫局，也有歡喜的，也有害怕的，歡喜的是以為夏旅長叫的局，一定可以多得些賞錢，害怕的是聽說夏旅長是個北老，恐怕不易親近。可是害怕歡喜，其情形雖不一致，至於不敢不來，而且快的情形則一。所以條子出去不多時，所有的交白姝，便已一齊叫到。夏旅長雖是粗人，却知風月，少不得要賞識幾人，替錢江上游留點風流趣史。正是：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未知夏兆麟究竟看中何人，如何發生趣史，且看下回分解。

臧揚入浙而東南戰事爆發，江浙之爭，其果以此為導火線乎？曰：否。盧不附直，雖攻臧揚而消滅其勢力，直亦必出諸一戰。納臧揚與不納臧揚於東南戰事固無與也。矧臧揚與盧同為反直份子之一，今臧揚以勢燄而歸盧，盧倘拒之出境，其亦何

以對初心乎？更進一步言之，則東南戰爭，勢必不免，與其拒之而自盡其羽翼，何如改編之，以爲反直之助也。然則吾人豈可以納械揚爲虛答哉？

第一百五十七回 受賄託倒戈賣省 結去思辭職安民

却說夏兆麟在席散之後，先打了兩圈撲克，輸了二三十塊錢，這時有個妓女叫阿五的，正立在夏兆麟的背後，夏兆麟因鼻子裏聞着一陣陣的香氣，忍不住回過頭來一看，只見阿五中等身材，圓圓的面孔，雖非絕色，却有幾分天真可愛，禁不住伸過手去，將他一把摟在懷中。講這阿五，原是同所說胆小怯怯，畏懼北老之一人，受了這等恩遇，只嚇得胆戰心驚，不敢說話，又不敢掙扎，一時兩頰緋紅，手足無措，只把那一對又羞又怕的目光，釘着夏兆麟的面上，灼灼注視。夏兆麟見了這樣子，更覺可愛，忍不住抱住她的粉頸，熱烈地接了兩個吻。短短的鬚鬚，刺着阿五的小吻，痛雖不痛，却癢癢地使他接連打了兩個寒噤。衆人見了這樣子，雖不敢大笑，嗤嗤之聲，却已徹耳不絕。夏兆麟也覺得眼目太多，有些不好意思，便兩手一鬆，把一個軟洋洋，香噴噴，熱烘烘的阿五，如也形容，使人發一大噱，放在地下。阿五這時突然離了他的懷中，到有些坐立不安起來，蓬着頭，只顧看着衆人發怔。寫得入骨入魂。

夏兆麟不覺微微一笑，便伸手把剛才輸贖放在桌子上的七十塊錢鈔票，向他面前移了一移，分明是賞給他的意思。一吻七十元，在一般軍閥視之，直綽綽耳，然在吾輩窮措大聞之，已覺駭人奇矣。阿五雖然也猜得一二分，却不敢伸手去接，只是看着鈔票，看看夏兆麟，又望望衆人。衆妓見了這情形，也有好笑的，也有妒忌的，也有歆羨的，也有代他着急的。這時又有一個妓女，名叫鳳寶的，在妒忌之中，又帶着幾分歆羨，妒忌人未有不帶歆羨者，蓋妒忌多由於歆羨而生也。正在無機可乘之時，忽見夏兆麟撮着一根捲菸，還沒點火，便忙着走上前，劃了根火柴，替他點着，又款款的噓了聲老爺。

夏兆麟點了點頭，便在那七十塊錢裏，拈出兩張拾元鈔票，遞給鳳寶，鳳寶連忙接過謝賞。鳳寶比阿五賺得多了。夏兆麟又把其餘五十塊錢票，遞給阿五，阿五還不敢接，這時旁邊有一個紳士，瞧這情形，忙着向阿五道：「阿五，你這孩子太不懂了。夏大人賞你的錢，爲什麼不謝賞？」阿五見有人關照他，才伸手接過道謝。接得遲了些兒，便少了二十塊錢，鳳寶嘆氣。此時時候已遲，夏兆麟不能多耽擱，便告辭而去。張芬等少不得恭恭敬敬的送到船上。

次晨開船到了蘭溪，蘭溪的官紳，少不得也和龍游一般，竭誠歡迎。夏兆麟的船還在半路，便已整排兒的站在碼頭上迎接。他們以爲這樣虔誠，方能博夏司令的歡心。按是時夏兼任成嚴司令。不料這天剛碰在夏司令不高興頭上，船到碼頭，不但衆人請他的筵會，拒而不受，甚至請見也一律擋駕。蘭溪人可謂觸霉頭，衆人再三要求，方允出見。衆人一見夏司令出來，在衆人意中，因不敢直呼其名也。也有鞠躬的，也有長揖的，整排站着的人，高高下下，圓溜溜黑油油的頭顱，七上八下的一齊亂顫。夏司令嚶的一聲，衆人便似雷轟般應着。夏司令笑一笑，衆人又七張八嘴的恭維。一時亂糟糟的，幾乎不曾把個夏兆麟纏昏了。旁邊幾個衛兵，知道司令有厭惡之心，也不等衆人說話，做個小結束，便一個左手，一個右手，如風也似的扶了進去。岸上整排兒站着的官紳，不見了夏司令的影子，兀自打陣兒，高聲頌祝，無非是夏司令是一路福星。夏司令全省柱石等等說話。話休煩絮，夏司令如此一站一站的到了杭州，見過盧永祥，盧永祥便令他即日開往嘉興，夏兆麟即日遵令去了。

戚楊入浙後，仙霞嶺一帶便由戚楊防守，比及蘇皖贛閩四省，都把重兵紛紛調向浙邊，盧永祥也少不得分調兵防禦，令戚楊開拔北上，防守黃渡，自己所部的第十師和何豐林所部的兩混成旅，俱在滬甯路一帶守護。陳樂山所部的第四師，由長興、宜興之間進攻，天目山方面，則指定第十師的一部，防止皖軍侵入。南部則由浙軍、潘國綱所部的第一旅郝國翼防守溫州，平陽、張載陽所部的第四旅防守處州，潘國綱所部的伍文淵第一旅，和張戴陽的第三旅，張國威的砲兵團，防守仙霞嶺和常山，都取守勢。第四第十兩師合稱第一軍，自兼總司令，何豐林

的兩混成旅及戚楊部隊爲第二軍，以何豐林爲總司令。浙軍第一第二兩師爲第三軍，以第二師長省長張載陽爲總司令，第一師長潘國綱爲副司令。

潘國綱、伍文淵、張國威等防地，本來都在餘姚、五夫一帶，這次得了調守浙邊的命令，當即拔隊南行。當調遣軍隊之際，軍務廳長范毓靈忽然得了一個消息，急忙來見盧永祥道：「仙霞關一帶，督辦派那一部軍隊去守？」盧永祥道：「孫傳芳北侵，兵力不厚，軍械也不甚齊全，不必用強有力的軍隊去，只派第一第二兩師的一旅去，也足夠應付了。至於江西的楊以來師，更是不必擔心，只一團人便儘夠對付了。」江西兵之無用，幾於通國皆知，用以作戰則不足，用以殘民則有餘，吾人何幸有此軍呢。范毓靈道：「浙軍可靠得住？」盧永祥吃驚道：「你得了甚麼消息？可怕是說浙軍不穩嗎？」范毓靈尚未回答，盧永祥又道：「當時我也曾想到這層，因爲浙軍是本省部隊，恐受了別人的運動，所以我前日已對喧初、張載陽字等說過，此次戰爭，無論勝敗，已決定以浙江交還浙人，現在浙軍差不多是替自己作戰了，難道還肯帶孫傳芳進來嗎？」子嘉亦是忠厚之人。范毓靈忙道：「兩位師長倒都是靠得住的，督辦休要錯疑，我今日得到一個消息，倒不是指他兩人。」盧永祥道：「是那個？」范毓靈道：「我剛才得到一個極秘密的消息，却是指這個人的。」說着，把聲音放低，悄悄的說道：「聽說孫傳芳派人送了二十萬現款給夏超，夏超已囑咐張國威乘機叛變了呢！」是耶非耶？范毓靈道：「浙人當有知者，吾不敢斷。」督辦應該防備一二纔是！」盧永祥怔了一怔，半响方道：「這話未必的確罷。」子嘉到底是位長官。范毓靈道：「我也希望他不的確，不過有了這消息，我們總該有些防備，莫教牽動大局。」老范比老盧罪得多呢。

盧永祥半响不語。范毓靈正待解釋，恰巧潘國綱進來辭行，並請領軍械子彈開拔費等類。盧永祥望着范毓靈，委決不下。范毓靈會意，因向潘國綱笑道：「子彈已飭照發，開拔費却一時爲難。」潘國綱一怔道：「不知什麼時候才有？」范毓靈道：「且看明天罷。」答得空泛。潘國綱道：「且看的話，又是靠不住的，到底明天可有？」范毓靈

道：「這個：你不要着急，多少總該有些罷。」答得空泛。潘國綱道：「軍情緊急，餉項是第一要緊的事情，務請范廳長轉飭財廳，尅日照發。」盧永祥道：「潘師長不必着急，范廳長既如此說，明天總可有了。」潘國綱剛要再說，恰巧陳樂山進來，見了潘國綱，便道：「我們這邊已經接觸了，你們那邊怎樣？」潘國綱還不會回答，陳樂山又道：「貴部現在可是暫由伍文淵節制嗎？聽說大隊仍在江山，不會扼守仙霞嶺，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潘國綱驚疑道：「這是什麼緣故？恐怕還是因閩軍的前鋒尚遠，或許是要兼顧江西罷？」潘國綱才力之薄弱，在此數語可見。陳樂山過禮道：「陳樂山點頭道：「我說伍旅長是熟諳軍情的人，總不該如此大意，萬一閩軍偷過仙霞嶺，那時豈不悔之已晚？」潘國綱忙道：「這話很是我當即刻電令他趕緊扼守仙霞。」恐怕來不及了。盧永祥忙道：「這事如何可以這般疏忽，你趕快拍電給他罷！」潘國綱連忙答應，這時他自覺佈置未週，有些內慚，坐不住，便辭了出去。

范毓靈望着他出去，方謂陳樂山道：「你看老潘為什麼這般言詞閃閃，難道有什麼不穩嗎？」陳樂山道：「我不會聽到這個消息，不過潘的為人，我很知道，看去不過能力薄弱些罷了，要說他有什麼不穩，到不是這類人。」盧永祥道：「你那面既已接觸，又趕回來做什麼？」陳樂山做了個手勢道：「請督辦再發十五萬塊錢，今天可有嗎？」范毓靈忙道：「有有有，你自到財廳去支領就得咧。」潘無而陳則一案十五萬兩面相映使人暗悟。盧永祥道：「你領了錢，就到前線去，不要再耽擱咧。我明天也要到黃渡一帶，觀察陣線去咧。」陳樂山答應，到財廳領了軍餉，便到長興去了。

第二天盧永祥也到滬甯路一帶前線，觀察了一回，便仍就回到杭州，兩軍在滬甯路及宜興一帶，激戰多日，勝負未分。論兵力，蘇齊雖比盧永祥要多一倍，無奈蘇軍不耐戰的多，而能戰的少，盧何的軍隊，却非常勇敢，因此只能扯直，一些分不出高下。至於平陽方面，也是勝負未分。慶元方面，因浙軍兵力單薄，被閩軍戰敗，慶元已經失守，不過這一路並非主力，只要東西兩路守住，閩軍無論如何勝利，也決不敢孤軍深入。常山開化方面，浙軍只有

第五團一團，江西軍雖有一師之衆，因浙軍素有老虎兵之號，不敢輕進，並不會接觸。這等軍隊，虧老蔡厚臉派得出來。江山方面，伍文淵正待進扼仙霞嶺時，不料孫傳芳軍已經偷度過嶺，已在二十八都江山縣南一市鎮。據據備戰，因此伍文淵不敢前進，只在江山城南的曠野上，掘壕防禦。九月十三那天，孫軍忽然來攻，伍文淵急急率部應戰，約莫戰了一天，左翼漸漸不濟。原來浙軍的戰略，注重中鋒，大約有一團之衆，右翼有兩營人，左翼却只有一營。孫軍這次參加戰事的，有三混成旅之衆，因探得浙軍左翼的防線單薄，便只用兩團人牽制住中鋒和右翼的兵力，却用全力去壓迫左翼。左翼人數甚少，如何支持得住？戰了一天，人數已不足一連，一面勉強支撐，一面急急打電話請伍文淵派兵救援。伍文淵又打電話請潘國綱派兵，潘國綱教他派第二團第一營上去，伍文淵只得又打電話給第二團團長，第二團團長又打電話給第一營營長，第一營營長回道：「我雖願意去，無奈我四個連長都不願意去，請團長回副司令，另派別的隊伍去罷。」真是放屁，養你們做什麼用的？第二團團長急道：「這如何使得？左翼現在十分要緊，怎麼禁得再另行派兵？電話去，電話來，一個轉折，又要費多少時候，如何還來得及？」營長道：「四個連長不肯去，也叫沒法，請團長派第二營或者第三營去罷。」倘第二第三兩營，也像貴部一般不肯去，難道就不戰了？第二團團長沒法，只得回復伍文淵。伍文淵又急急打電話向潘國綱請示，潘國綱急令調第六團去接應。第六團又因不是潘國綱的直轄部隊，不肯遵令。命令如此不統一安得不敗？按六團係張敬堯所部。如此幾個週折，前線左翼幾個殘兵，早已被孫軍的砲火掃光。孫軍乘機佔了左翼陣地，向中鋒的後面包抄過來。

那些砲兵中有幾個士兵，見敵軍抄襲過來，急忙向敵軍瞄準，想發砲時，却巧被張國威望見，急忙親自走上砲台去，喝退砲兵，把砲口瞄準自己浙軍的前線，接連就是兩砲。那些浙軍正因自己發砲並沒效力，正在驚疑，忽覺砲聲發處，自己隊伍中的人，就如潮水也似的倒了下去，再加審辨，才知砲彈是後面來的，知道已有內變，便齊喊一聲，不聽上官制，紛紛潰退下去。中鋒一潰，右翼也不敢再戰，立刻跟着敗走，連在後方的第六團也被潰兵

衝散，跟着奔逃。浙軍威名掃地盡矣。第五團原是防守常山的，聽說江山戰敗，後路已經被截，也不敢再留，急急繞到衢州，跟着潰逃。一天一夜，奔了一百六七十里，直到龍游，方才休息了三五個鐘頭，重又撒腿飛跑。浙軍威名何在。

此時盧永祥尚在杭州，浙軍潰退的第二天，方才接到這個消息，只因電報電話俱已隔絕，得不到詳細情形，都說：「浙軍全體叛變，倒戈北向，反替孫軍做了嚮導。」盧永祥部下的幾個高級軍官聽了這話，一齊大怒，約齊了來見盧永祥道：「督辦待浙軍人總算仁至義盡，不料他們這般無良，下此辣手，他無情，我無義，現在我們也顧不得許多，督辦千萬不要再講仁義道德的話！」浙軍即叛變，與杭人何別說得無理之極。盧永祥忙道：「你們要怎樣呢？」

是故意問。衆軍官道：「還有什麼辦法！老實說，事已至此，就是我們不幹，部下士兵，也要自由行動了。」盧永祥冷笑道：「哦！你們原來想這等壞主意，這不是糟蹋浙江，怕還是糟蹋我罷。我治軍二十年，部下的兵士從來不會白要過民間一草一木，好好的名譽，料不到今天壞在你們手裏，你們果然要這樣辦，請先槍斃了我再說罷！」盧氏

治軍之嚴明，在舊式軍人中，確實不易多得。衆軍官聽了這話，更覺憤怒，齊聲道：「督辦待他們如此仁義，他們可有一點好處報答督辦？今天督辦有別的命令，便是叫我們去死，我們也都情願，只有這件事，我們只有對督辦不住，要抗違一遭了。」說着，起身要走。盧永祥急忙立起身來，喝令站住。衆人只得回頭，看他再說些什麼話，只見盧永祥沉着臉，厲聲問道：「你們果然要這樣辦，非這麼辦不行麼？」衆人齊聲道：「今天非這麼辦不可！」足見怒憤之極。盧永祥大怒，立刻掣出手槍，向自己心頭一拍，厲聲說道：「好好，請你們槍斃了我罷，我今天還有臉對人嗎？」更說不出別的話，寫得氣憤之極。衆人見盧永祥如此大怒，倒都站住脚，不敢動身了。裏面有一兩個乖巧的，反倒上前勸解道：「督辦不必動氣，既督辦不願意如此辦，應該怎樣處置，只顧吩咐就得咧。」盧永祥聽了這話，才換過一口氣來，喘吁吁的說道：「你們若還承認我是上官，今日便要依我三件事。」衆人問那三件事，盧永祥道：「第一件，各軍軍官，所有眷屬，一例在今日送往上海；第二件，各軍軍官士兵，所欠商家的帳項，一例須在今日還清，不准短少半文；

樸仁厚罷。」夏超聽了這話，不覺良心發現，慚愧道：「既然省長隨督辦去，我當然也去，如何說這話？」張載陽笑道：「你太謙了，不熱而笑，其鄙之深矣。何必客氣。定侯兄，夏超字。你自己不知道，外人是怎樣咒罵你？」夏超臉一紅道：

「斷他尚能一紅。」

「外人怎樣罵我？」

「我自己想來，也並沒什麼可罵之處哩。」

「你太會了。」

張載陽冷笑道：「你自己怎得知

道？既你問我，我少不得學給你聽，你當初因想做都督，不惜和呂戴之、呂公望前為浙江都督，火併，結果戴之雖給你攔

走，却便宜了楊督。只因你一點野心，便把一個很好的浙江，送給外省人的手中去了。使現在的浙江，成為北老殖

民地，罪魁禍首就是你定侯兄。現在你因想謀奪省長的位置，又不惜把人格賣給孫馨遠。你須知道，督軍省長，不

過過眼雲烟，二十萬的款子，更是容易用完。」

語音未完，夏超急忙打斷他的話頭道：「省長怎樣罵起我來了？」張載陽冷笑道：「怎說我罵你？你自己問我，我才學給你聽呢。」

夏超不意喧初公有此妙語。周鳳歧初時不過靜聽，此時忙夾着說道：「兩位却別說閒話，大家談正經事要緊。」

人議論謂張國威之倒戈，二圖之不戰，周亦有嫌疑。張載陽笑道：「什麼叫正經話？好在我們都是知己朋友，有什麼話不可

說的？省長的事情，我決意交給定侯兄了。第二師長的事情，請恭選兄周鳳歧字。擔任了去。此後浙省的事情，全都

仗兩位的大力維持，兄弟明天便要隨盧督走了。」夏超周鳳歧齊聲道：「省長既隨盧督去，我們如何可以獨留

一張載陽笑道：「這如何使得？你們也走浙江，豈不是沒有人了嗎？省城的秩序，還有誰來維持？」

夏超和周鳳歧不好再辭，只得答應。意在此耳，何必客氣。

次日，張載陽又到督軍署中來見盧永祥，其時陳樂山已在那裏，彼此見了，心頭都有說不出的難過。張載陽

問起長宜情形，陳樂山不會答應，盧永祥替他代答道：「我已令他全部退回嘉興了，將來還要退守松江。總之我

無論如何，決不在浙江境內作戰。盧公對浙江人則對得佳矣，其如江蘇人何？所有在省城裏的兵，昨天一夜，也俱給我運完了，我定在今天下午走。喧初兄已決定同行嗎？」

把省長的事情交給誰？」張載陽道：「定侯。」陳樂山見說起夏超，咬牙切齒的道：「這反覆的逆賊，你怎麼還把省長的事情交給他辦？我見了他，不用手槍打他兩個窟窿，不算姓陳。」張載陽怕他真個做出來，倒竭力勸解了一回。

到了下午，盧永祥令沒有走的幾個衛兵，先到車站上去等着。張載陽道：「督辦怎麼把兵連完才走？」盧永祥道：「我假使先走，你能保這些兵士不胡鬧嗎？」做作人便做到底，所謂送佛送上西天也。張載陽聽了這話，十分感動。

臨走的時候，盧永祥獨坐着一部汽車，也不跟衛兵。陳樂山忙道：「現在局勢吃緊的時候，督辦怎麼可以這般大意？」盧永祥笑道：「樂山兄太過慮了，難道還有要謀害盧永祥的浙江人嗎？」是深信浙江人之語乎抑自負語也。說着，

一選上車走了。衆人都十分感動。張載陽、陳樂山等一行人也隨後上車，不一刻，夏超、周鳳歧等都趕來送行。陳樂山一見了夏超，勃然大怒，立刻拔出手槍，要結果他的性命。張載陽急忙把陳樂山抱住，代為哀求。陳樂山大怒，指着夏超罵道：「反賊！嘉帥何負於你，你竟下這般辣手幹此卑鄙的事情？你以為孫傳芳來了，你有好處嗎？老實說，今天先要你去西天佛國去咧，看你能享用那二十萬作孽錢？」說着，便又掙扎着，奪開張載陽的手，掣出手槍，向夏超就放。虧得張載陽不會放開，握住他右臂的手，慌忙把他的右臂一牽，周鳳歧便把他的手槍奪下。陳樂山怒氣未息，又指着他大罵道：「反賊！反覆的小人，你以為這樣一反一覆，便可以安居高位嗎？只怕總有一天反覆到自己身上來呢。你以為孫傳芳是將來的大恩主嗎？恐怕一轉眼間，仍要死在他手裏咧。」夏超本來總坐着，不會開口，到此方才說道：「樂山兄！怎樣知道我和孫氏有關係呢？你已找得了證據嗎？」陳樂山聽了這話，不覺又勃然大怒道：「你還強詞奪理，我教你到閻羅殿上討證據去。」說着，猛然摔開了張載陽、周鳳歧，拾起手槍，一槍向夏超放去。張載陽趕緊奪住他的手時，早已碰的一聲，一顆子彈，飛出槍口。一個人阿呀一聲，應聲倒地，正是：

未聽軍前擊鼓聲 先見同室操戈事。

欲知夏超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平心而論，浙江歷任軍事長官，均尙比較不壞，所以十七年來，各省糜爛不堪，惟浙江一隅，未被兵燹，西子湖邊，幾成世外之桃源。雖浙江地勢不宜於用武，究亦不能不歸功於各軍事長官之能顧大局也。盧氏去浙，浙中各界無不惋惜，即仇敵如孫贛遠，亦有嘉帥老當益壯，治軍饒有經歷，我儕分居後輩，尤宜若蕭曹之規隨，庶不負嘉帥讓浙之心。故終孫氏之任，未有大苛政及民者，亦盧氏感化之功也。惟盧氏知有浙而不知有蘇，豈真視浙爲故鄉，蘇爲敵國耶？抑何眼光之短淺也哉？

第一百五十八回 假紀律浙民遭劫 真變化盧督下台

却說陳樂山一時發怒，掣出手槍，便向夏超開放，幸喜張裁陽的手快，早把陳樂山的手扳住，因此槍口一歪，那子彈只射着旁邊一個馬弁的肩窩，應聲倒地。可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陳樂山再要開手槍時，盧永祥早已過來攔

阻。陳樂山不平道：「嘉帥怎的也幫他說話？」盧永祥從容不迫的說道：「樂山，你既要殺他，爲什麼不叫士兵洗劫杭州？」問得奇絕。陳樂山詫異道：「這不是你不肯遷怒杭州人民，要特別成全他們嗎？」確是奇異。盧永祥道：「你

以爲這事不應該這麼辦？」再問一句，還不說叫妙甚。陳樂山道：「論理浙人負我，非我們負浙人，便洗劫了也不算

罪過，但是嘉帥不忍罷咧？」盧永祥道：「你既知我不忍，爲什麼要殺定侯？」還要再問奇甚妙甚。陳樂山道：「焚掠商民，

謂之刑及無辜，當然應該存不忍之心。至於亂臣賊子，則人人得而誅之，有什麼不忍？」盧永祥道：「你難道說我

是爲着他個人嗎？」陳樂山還不會回答，盧永祥早又繼續說道：「至此不容他再回答，又妙。」你殺了他，原不要緊，可是

他部下現在也有若干保安隊，這種保安隊，打仗雖不中用，叫他搶劫商民，可就綽然有餘了。你殺了定侯，他們沒

了主帥，豈有不生變搶劫的道理？你既肯體恤我的不忍之心，不肯叫部下搶劫，怎麼又要殺定侯，以累及無辜的

商民呢？一疊用幾個問句，而意思已極明顯。張載陽周鳳歧兩人也勸道：「既然嘉帥不和他計較，請樂山兄恕了他罷！」

陳樂山聽了這話，半晌無語，手裏的手槍，不覺漸漸的收了回來。周鳳歧見事情已經解決，便起身告辭道：「鳳歧爲維持省垣治安起見，只得暫留，等負責有人，再當到上海來親領教誨。」盧永祥微笑道：「發笑方笑其言不由衷也。」

這也不必客氣，恭選兄只管請便罷。」周鳳歧目視夏超，夏超會意，便起身同辭。陳樂山忽然變色阻止道：「恭選儘管請便，定侯兄可對不住，還屈你送我們到上海去。我們相處了這麼久，今天我和嘉帥離開杭州，不知道什麼日子，再和定侯兄相會。定侯兄難道連送我們到上海這些情分，也沒有了不成？」

其言頓中帶軟，軟中有硬，定侯此時可謂難受。夏超無奈，只得又坐了下來。陳樂山又問周鳳歧等人道：「我們的車子立刻要開了，相見有期，諸位請回罷！」周鳳歧等只得告辭而去。

陳樂山立即便命開車。定侯此時，亦危乎殆哉。夏超坐在一旁，不覺變色。此時也有些懼怕了。張載陽心中不忍，再四向

陳樂山疎通。陳樂山並不回答，只有微笑而已。不一時，火車已經隆隆開動，夏超着急，向張載陽去了幾個眼色。張載陽忽然得了一計，因急去和盧永祥說道：「定侯如不轉去，保安隊無人統轄，萬一發生變亂，省城必遭糜爛，如之奈何？」

盧永祥聽了這話，瞿然變色道：「喧初的話不錯，萬一保安隊因不見定侯而發生變亂，豈不是我害了杭州人民嗎？」因急對陳樂山說道：「到了艮山門，快叫停車，讓定侯下去罷！」

盧永祥能處以人民爲念，實平新入至今思之也。陳樂山見盧永祥有命令，不敢不依，只得教火車到艮山站時略停，好讓夏超下車。到了艮山站時，車子停住，陳樂山因向夏超道：「對不住的，很勞你送了這麼一程，也不枉我們同事多年，更不枉嘉帥卵翼了你幾年了，請從此回去罷！我們相見有期。」

說得若明若暗，令聽者難受。夏超默然，盧永祥張載陽都催他下去，夏超這才下車，回到公署中，一面發電請孫氏即日來省維持。那些商民紳董見盧氏已去，知道孫氏必來，樂得做個順水人情，拍幾個馬屁，也好叫孫督開心，以後可以得些好處。

此中山所以主張打倒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斂盜重賞，沙吏土豪劣紳，買軍閥，民者

也。爭先恐後的發電歡迎。所以孫氏後來開口就是浙民歡迎我來的。究之歡迎者有幾人乎？此時潘國綱還不會曉得省中情形，到了七里壩中，正待整兵再戰，忽然聽說省局大變，盧氏已走，不覺大驚，知道作戰無用，只得收拾殘部，退往五夫，保守甯紹去了。少了許多戰事，也未始非受盧氏即時出走之賜。

那孫傳芳在福建動身時，曾誇下海口說：「明年八月十五，請各位到浙江來觀潮，想不到果然應了這話，此時見浙江官紳的歡迎電報，如雪片而來，怎不歡喜。」然則只能說浙江官紳歡迎而來耳，決不能說浙人歡迎而來也。何也？浙江人民固不承認歡迎也。立刻電令進攻衢州的第一支隊司令孟昭月，兼程而進。講到孟昭月的部隊，服裝軍械，都還完全，紀律也還不壞，所以孫傳芳叫他擔任前鋒。臨行時，又再三交待孟昭月，和別的軍官，「盧氏在浙多年，紀律甚好，浙江人民對他感情，也很不錯，現在我們既要想在浙江做事，第一要順人心，你們切須遵守紀律，要比盧永祥的兵更好，莫要胡亂搶劫，毋我的台。」因此孟昭月等都十分謹慎，不敢讓士兵們在外妄動，除在福建胡亂撈些外快，到了浙江以後，果然不會大燒大搶。可是另碎部隊，却難免仍有不規則舉動。

有些兵士，因衣服單薄，身上寒冷，便背着草薦上岸，宛然和叫化子一般，那裏配得上講什麼軍容。更有幾件可笑可恨的事兒，不能不趁便記述一下。一件是衢州鄉下，有一家人家，正在娶親，孫軍部下，有三個散兵，因不敢在城內打劫，便向鄉下撈些油水。恰巧聽說這家人有人娶親，便老實不客氣的跑了進去。那些客人親族，以及幫忙打雜鼓吹等人，見了三尊惡煞降臨，不敢逗留，立刻捲堂大散溜之大吉。逃之夭夭，只贖着新娘一人，蒙着紅布，呆坐在床沿上。新郎何以也不管未免太放棄責任了。一笑。三位太爺先到新房裏翻了一陣，把些金銀手飾和押箱銀等，都各塞在腰裏，再除下了新娘的紅巾，覺得品貌實在不錯，便老實不客氣，把他帶到就近山一個破廟裏，爽爽快快的輪姦了三日三夜，還要他丈夫拿出五十塊錢來贖回去。真是可恨可殺。他這丈夫也不知那裏晦氣，損失財物還可，誰料到已經討進門來的娘子，還要先讓給野男子去受用。如在胡先生言之，則如被三條毒蛇咬了數日而已，也不打緊，一

笑。

一件是出在龍游交白姝的船上。原來那些交白姝因聽說北兵到來，早已逃之夭夭，一個不留，只有幾個七八十歲的老婆子，還住在船上照看什物。不料這天居然也有一位八太爺光降下來。那位八太爺在船上找花姑娘，北人稱妓女爲花姑娘。找了半天，只找到了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太婆，一時獸慾衝動，無可發洩，便要借他的老傢伙來出出火。那老婦如何肯依，忙道：「阿呀！我的天哪，我老了吓！」那八太爺笑道：「你老了，你幾歲？」老婦道：「我今年五十六歲咧。」那八太爺笑道：「很好很好，你五十六歲，我五十二，不是很好的一對嗎？老怕什麼？好在我又不要你生兒子。」可笑可恨，說着，便動起手來。那老婦原屬行家出身，並不是怕羞的人，便殺豬般的大叫起來。好在這裏是通商要道，往來的軍官很多，却巧有一個連長經過，聽得叫救命之聲，急忙趕將進去，才把這尊惡煞嚇跑了。

還有一件是出在龍游城裏的。這時龍游城內，因大兵過境，所有婦女早已避往鄉下，只有一家人家，母女兩個，因自己托大，不會走匿。有勸那婦人小心的，那婦人毫不爲意。一天因爲家中的米完了，這時男人怕拉夫，女人怕輪姦，左右鄰舍，都已無人，只得自己出去設法。不料轉來時候，就給兩位八太爺碰到了。他們見這婦人雖已徐娘半老，却還白嫩可愛，便一直釘梢釘到他家裏。不料又看見了他女兒，他女兒這時剛才十八九歲，正是俗語說的，十八廿三，抵過牡丹。龍游俗語那兩個丘八，見了這麼一個雲白滾壯的少女，如何不動心，使你爭我奪的，把母女兩個一齊按翻，幹將起來。一次已畢，便又更調一個。兩個丘八去後，母女倆方才着慌想躲避時，不料那兩個丘八，又帶領了七八個同類來。母女倆避之不及，只好聽着他們播弄。一批去了一批來，竟把母女倆弄的腹大如鼓，一齊嗚呼哀哉了。不俱可笑，而且可惡。

還有關溪王家碼頭，有一個女子，已將出嫁，不料孫傳芳的貴部到來，這些八太爺都如獵狗似的，東一嗅，西

一聞的尋覓婦女，想不到這位女郎，竟被他們嗅着了。第一次進去了三個丘八，那女子知道決不能免，便悉聽他們所爲。不料三個剛去，四個又來，四個未舉，又來了三個。床面前整排的坐着，莫不躍躍欲試。這女子知道自己必死，詐說要小解，那羣野狗子性的混帳丘八，見他赤着身子，料情他逃不到那裏去，便暫時放他起來。那女子竟開後門，赤身跳入錢塘江中溺死了。可殺可恨可副。

這一類事情，也不知有多少。總計這一次遇兵，蘭溪婦女死得最多，約莫有三四十人，龍游也有十多個，衢州倒不會聽到有姦死的。建德以下，作者雖不曾調查，想來也不在少數。看官們想想，這類軍隊，還配得上紀律嗎？可是孫傳芳既處處向人誇口，自己的軍隊如何好如何好，這些所謂浙江的官紳們，本來只知大帥長，大帥短的拍馬屁，那裏還敢說這些事情，只有順着他的意思，隨口恭維幾句。那孫傳芳真個如同丈八燈臺，照不見自己，深信自己的部隊，果然紀律嚴明，比盧永祥的部下更好了。

自從接到省中官紳的歡迎電報，即刻趕到杭州，不料他剛到的這一天，西湖中忽然發現了一件無大不大的事。西湖十景中雷峯夕照的雷峯塔，忽然平空坍塌，一時議論紛紛，也有說雷峯本名盧妃，該應在盧永祥倒的，也有人說孫傳芳不吉利的，孫氏却毫不在意。這時杭州有幾家報館，孫軍雖到，他們却仍舊做他擁護盧永祥，攻擊直系的評論，各報幾乎完全一致，而尤以浙江民報爲最激烈。有一家叫杭州報的，因爲做了一篇歡迎孫傳芳的文章，頓時大受攻擊，都罵爲婊子式的日報，各處盡皆貼着不要看婊子妓女也。式的杭州報。杭州報的銷路，竟因此一落千丈，也可見那時的人心向背了。這些官紳們，偏要借着公團的招牌，僞託人民的公意，歡迎孫氏，孫氏也是不怕肉麻，居然口口聲聲，說什麼浙人歡迎我來，豈不可笑？非但可笑，而且可恨。

但在這時，却另有一樁小事，很值得記載的。那孫傳芳到了杭州，到督辦公署中一看，只見公家的東西，無論器具案卷，不會少一些，連着案上的紙墨筆硯，以至一切什用之物，也都好好的放着。拿着簿冊一對，居然一點不

少，真是難得。不覺十分歎服。我也歎服。因回顧諸位侍從道：「盧嘉帥軍界前輩，年紀這麼大了，還能辦得這麼有精神，有操守，我們比他年輕，要是攪不過他，豈不受浙人的笑罵？以後我們務須格外留意才好。」孫氏從浙，其敷衍浙人之功夫，十分週到，如竟言浙江爲其第二故鄉，又處處抱定大浙江主義，替其聯絡浙人之一斑也。推原其故，則大率皆受盧氏之教訓。

侍從莫

不肅然。孫傳芳把事情大略佈置了一佈置，又和夏超碰了一次頭，便到嘉興去督戰了。

這時盧軍已退守松江，在那裏指揮的是陳樂山部的旅長王賓。陳樂山自己率領夏兆麟旅在黃渡方面，協助楊化昭作戰。不料松江的後路明星橋被孫傳芳軍所襲，王賓死戰了一天，等得盧永祥派援兵打通明星橋的交通時，不知如何，王賓竟已棄了松江，逃回上海。盧永祥治軍素嚴，見王賓沒有得到命令，便自動退兵，認爲不遵調度，即刻要將他槍決。雖經臧致平力保，仍然受了嚴重的處分，將他免職。陳樂山因王賓是自己十餘年至好，盧永祥並未和他商量，便將他免職，十分不悅。恰巧這日他因回到上海來看他的姨太太金小寶，對他說起此事。金小寶冷笑道：「他要殺你的朋友，也不通知你，他的眼睛裏還有你嗎？」胡說！總司令要殺人，難道還要和部下商量嗎？依我說，你也不必再替他出什麼死力了，樂得刮一票錢，和我同到外國去頑頑，豈不勝在砲火中冒危險？陳樂山素來最寵愛這位姨太太，凡是他說的話，無有不聽從的。這次又正啣恨盧永祥，漸有不服調度之心。

講到陳樂山娶這位姨太太，中間却也夾着一大段趣史。據聞這位姨太太金小寶，原是上海堂子中人，有名的命剛隊中人物。陳樂山愛他已久，正在竭力討他歡心，想把他藏之金屋的時候，不料上海有一個姓成的闊大老爺，也和他同向一個目標進攻，這其間兩雄不並棲，當然時有爭執。金小寶功夫甚好，兩面都敷衍得十分到家。可是他在心坎兒上盤算起來，這面雖是師長名譽金錢兩項，却萬萬敵不過成老爺，因此也情願跟成而不願跟陳。不過對着陳氏面上，仍是十分敷衍，總催他趕緊設法。又說：「他母親十分愛錢，萬一不早爲之計，被成老爺運動了去時，自己便也無法抵抗了。」陳樂山聽了這話，當然非常窩心，便抓出大批官囊，在金小寶母親面前，竭力

運動。無奈成家的錢比他更多，因此白費了一番心，結果還是被成少爺奪了去。陳樂山如何不氣，在着金小寶過門的那一天，幾乎氣得半死，甚至連飯也吃不下。不料不上一年，成少爺忽然爲什麼事，和金小寶脫離關係。金小寶空牀難守，少不得還要找個對頭。陳樂山得此消息，立刻託人運動，仍要娶他爲妾。金小寶想他到底是個師長，只要自己運氣好些，或者竟由師長而督軍，由督軍而巡閱，由巡閱而大總統，那時不但自己可以享受總統夫人的榮耀，便是發個幾十萬幾百萬的小財，也不算什麼稀罕，因此便決定嫁他。在陳樂山初心，以爲佳人已屬沙吃利，從此蕭郎是路人，對於小寶的一段野心，早已冰消雪冷，誰知居然還有墮歡重拾，破鏡再圓的日子，心中如何不喜，立刻在上海尋了一所洋房，挂燈結綵，迎娶新姨太太，而且特別加多儀仗，在成家的四面兜一個圈子，氣氣成家，以吐昔日被奪的那口惡氣。自從金小寶過門以後，一個英雄，一個美人，真個恩愛纏綿，十分甜蜜。現在陳樂山既然信了枕邊情話，對於盧氏益發不服指揮。他部下的旅長夏兆麟，當然也跟着變心了。

最奇怪的，那楊化昭本屬千生萬死，奔到浙江，來投盧氏的，到了這時，竟也有些抗命起來。盧氏本是忠厚長者，並不會知他們都已懷了二心，所以還在希望奪回松江，他一面連電催促廣東的孫中山，奉天的張作霖，趕緊實行討曹，使直系不能專對東南，一面派臧致平反攻松江，何豐林向莘莊進攻。又因黃渡方面戰事，現在停頓之中，莘莊的形勢吃緊，便令陳樂山部開到莘莊助戰，不料樂山實行抗命起來。武人之不足樂也如此。一談。盧永祥見一個忠心耿耿的陳樂山，忽然變了樣子，還不曉是何緣故，十分詫異。當下想了一個方法，在龍華總司令部，召集各重要軍官，開軍事會議，決定戰守的方針。何豐林臧致平陳樂山朱聲廣盧所部第十師之旅長楊化昭夏兆麟等一千重要軍官，莫不到席。盧永祥報告戰情畢，便徵求各人對於戰局的意見。臧致平先發言道：「我軍現在尚有四萬餘人，集中兵力，來防守上海附近的地方，無論如何，總不至失敗。再則子彈方面，兵工廠中現在日夜趕造，決不致有缺少之慮。三則現在孫中山先生已聯合唐繼堯等，預備北伐，方張兩亭也已向直隸動員，直系內失人心，外

道強敵，決不能持久，我軍只要堅持到底，不出兩三個月，直系內部，必然會發生內變，直系未發生內變，自己內部倒已發生內變，事之難料也如此。那時不但浙江可復，便是江蘇也在我們掌握之中了。」情陳梁山楊化昭請人，不能從其計，否則東南半壁，何至落孫氏之手，以致累起城事哉？

何豐林聽了這話，也立起道：「剛才臧司令所說的話，確是深明大局之談，我們想到臧司令以數千之衆，困守廈門，抗五路數萬之衆，竟能夠維持到一年多之久，他的見識經驗，必然在我們之上，因此兄弟主張遵照他所說的辦法，堅持到底，諸位以爲如何？」陳樂山楊化昭朱聲廣夏兆麟俱各默然無語。盧永祥見他們不開口，便又問道：「諸位不說，大概是沒有疑義了。」一句話還不會完，陳樂山突然立道：「堅持到底不打算，只不知道可要作戰？」也作假糊塗也。盧永祥詫異道：「你說什麼話，堅持到底，當然是要作戰，不作戰，如何能堅持？」陳樂山道：「既要作戰，不知派誰去？」臧致平插口道：「這何須問得，當然還是我們去，難道教老百姓去不成？」陳樂山冷笑道：「你去，我是不去。」盧永祥何豐林一齊變色道：「樂山兄，你如何說這話？」陳樂山道：「我的兵也打完了。」兵是你的嗎？怎麼去得老實說一句，諸位也不要動氣，現在這戰局，莫要說堅持到底，恐怕要堅持一日也難了。與其死戰而多死些官兵，何如老實少戰幾次，可以多保全幾條賤命呢？」也有他的理由。夏兆麟也跟着立說道：「奉天軍隊雖已出動，但是決不是直系的對手，這是誰都看得出來的。至西南方面，更是不濟，天天嚷北伐，連個東江的陳炯明也打他不敗，還想他們勞師千里的助我作戰，以我之見，也是不戰爲上。」楊化昭朱聲廣也一齊附和，贊成不戰。臧致平再三解釋，衆人都不肯聽。盧永祥冷笑一聲道：「不論主戰主和，都是一個辦法，我也沒什麼成見，請諸位暫時各回防地，我只要對得國家人民住，對得住諸位就完了。」

衆人散去以後，臧致平和何豐林都還不會走。盧永祥見他們兩人的神色也很頹喪，因笑道：「你兩位有心事嗎？其實這種事也很尋常，大不了我們即刻走路而已。」何豐林歎了一口氣道：「還有什麼話？這時除却走之一法，也沒別的計劃了。」臧致平默然。盧永祥道：「怎麼兄還不會決定宗旨嗎？我是已很堅決了。無論兩位的主

張怎樣，我決意走了。」說着，便命人請秘書草下野通電。臧致平忙道：「我們三人去則同去，留則同留，那裏有讓你獨自下野之理？光是我們在這裏，還有什麼辦法嗎？」盧永祥道：「那更好了。」說着，又想了一想道：「那朱聲廣不知爲什麼，也變起心來？」臧致平道：「我是早已聽說，小徐現在上海，很想利用我們隊伍，出來活動一下，他們大概受了徐樹錚的運動，要擁護他做領袖呢。不然，樂山等對直系又無好感，何以態度決裂得恁快呢？」此是補筆，兼伏筆。安知尙有枕邊告狀一幕惡劇呢？

盧永祥笑了一笑，更不下什麼斷語。不一回，秘書把通電稿送來，盧永祥便和何臧兩人蓋章拍發，三人便同時下野，假道日本，同到奉天去了。正是：

人情變化渾難測，昨日今朝大不同。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謀及婦人宜其死，千古奉爲至言。陳榮山追隨盧氏，耿耿忠心，可貫金石，方其刳夏超於車中，慷慨奮發，何其忠且勇也？王賓案作愛妾陳詞轉瞬而態度遂變，雖不至於殺身而人格喪失，名譽掃地，亦不可謂非愛妾之賜已。

第一百五十九回 石青陽團結西南 孫中山宣言北伐

却說盧永祥、何豐林、臧致平三人下野以後，戰局的形勢，大爲變化。奉天和廣東都是反曹助盧的，當然各有舉動，那廣東方面，東江的戰事，因雙方都已筋疲力盡，成了相持之局。吳佩孚見陳炯明不能得志，命廣西的陸榮廷、江西的方本仁，剋日攻粵，也俱沒有效果。沈鴻英不但不能助陳，反又降了中山先生，回桂攻擊陸榮廷，因此吳佩孚方面，不但失了一臂之助，而且增加了一個敵人。沈鴻英之反復，亦民國軍閥中所罕見。至於廣東方面，因財政困難，北伐的事業又極重要，不能不勉力籌措。這時財政當局，因擬統一馬路旁鋪業權，與改良馬路起見，微辦一種鋪

底捐，凡馬路兩旁的店鋪，依照鋪底價值，繳費二成，以作在馬路旁營業的代價。此外又有租捐，特種藥品捐，珠寶玉石捐，儀仗捐等，各商店一齊團結反對，並接洽以總罷市為對付一面，召集全市商團與附近各鄉團，以聯防為名，集中廣州，向當局警戒。此時廣東省長徐紹楨已經去職，但是對於國事，仍然十分當心。他聽了這個消息，恐怕影響治安，急忙出任調停。商界方面，便提出七個條件：

- 一、永遠取銷統一馬路業權案。
- 二、取銷租捐。
- 三、取銷特種藥品捐。
- 四、取銷其他一切擬辦之苛捐。
- 五、軍隊出駐市外。
- 六、交回各江封用之輪船，以利交通。
- 七、免財政廳長陳其瑗職。

徐紹楨調停了幾天，廣東省長楊庶堪，方才發出佈告，取銷馬路統一業權案。商界方面，因沒有永久兩字，不肯承認，非要達到永久取銷的目的不可。徐紹楨只得又向兩方面竭力磋商，方才由楊庶堪答應增加永久取銷字樣，其他各項雜稅，也一例取銷。這風潮總算這樣完結了。那些開到廣州市的商團鄉團，原是為總罷市的後援而來的，現在見事情解決，便各紛紛回防。這時各團代表，又開會設立聯防總辦事處，不料這一個舉動，早已起了野心家利用之心。因前商會會長陳廉伯，私向挪威購買大批軍械一案，遂釀成各地的大罷市，和商團與駐軍的衝突，甚而牽動到外交，只石九月一日，孫中山先生對外的宣言，就可以知道了。那宣言的原文道：

自廣州匯豐銀行買辦開始公然叛抗我政府後，予即疑彼之叛國行動，有英國之帝國主義為其後盾，但

余不欲深信，因英國工黨今方執政，該黨於會議中及政綱中，曾屢次表示同情於被壓迫之民族。故予當時常希望此工黨政府既已握權在手，或能實行其所表示，至少拋棄從前以禍害恥辱積壓於中國之嚴厲政策，而在中國創始一國際公道時代，即相傳為英工黨政治理想中之原則者。不意八月二十九日，英總領事致公文於我政府，聲稱沙面領圍，抗爭對一無防禦之城市開砲之野蠻舉動。末段數語，則無異宣戰，其文曰：『予現接上級英海軍官通告，謂彼已奉香港海軍總司令訓令，倘中國當局對城市開砲，所有一切有用之英海軍隊，立即行動。』茲我政府拒絕。『對一無防禦之城市開砲之野蠻舉動』之妄言。須知我政府對於廣州全市，或因不得已而有此舉動之處，祇有西關郭外之一部，而此處實為陳廉伯叛黨之武裝根據地，此項妄言所從出之方面，乃包含新嘉坡屠利事件及阿立察（印度）埃及愛爾蘭等處殘殺行為之作者在內，故實為帝國主義熱狂之總表現，他國姑勿論，最近在我國之萬縣英海軍，非欲砲擊一無防禦之城市，直至我同胞二人被捕，不經審叛，立即槍斃，以滿足帝國主義之兇暴，而始免於一擊乎？然則是否因此種暴舉，可以行諸一輒弱不統一之國家而無礙，故又欲施諸別一中國之城市當局歟？惟予覺此項帝國主義的英國之挑戰，其中殆含有更惡之意味。試觀十二年來，帝國主義各強國於外交上精神上，以及種種借款，始終一致的贊助反革命，則吾人欲觀此項帝國主義之行動，為並非企圖毀壞吾之國民黨政府，殆不可行。蓋今有對我政府之公然叛抗舉動，其領袖為在華英帝國主義最有力機關之一代理人，我政府謀施對付此次叛抗舉動之唯一有力方法，而所謂英國工黨政府者，乃作打倒我政府之恐嚇，此是何意味乎？蓋帝國主義所欲毀壞之國民黨政府，乃我國中唯一努力圖保持革命精神之政府。乃唯一抗禦反革命之中心，故英國之砲欲對之而發射。從前有一時期為努力推翻滿清，今將開始一時期為努力推翻帝國主義之干涉中國掃除完成革命之歷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礙。

這件風潮，後來由范石生、廖行超兩人的調停，總算得到一個解決。後來又因被陳廉伯利用，曾經過一次大變，此是後話，按下不提。

却說中山先生因東南東北的戰事，俱已爆發，時時召集各要人討論北伐的計劃。這一天正在開會之際，忽然傳報石青陽來見。原來石青陽自從熊克武失敗後，因在四川沒有立足之地，不能不到別省去暫住。後來知道熊克武在雲南貴州邊境，便也到雲南去依唐繼堯。那唐繼堯本有圖川之志，聽說石青陽來滇，倒也很表歡迎，立刻請他到省城相會。石青陽到了省城，唐繼堯已派代表來迎，石青陽到了唐繼堯的署中，繼堯立刻出來，一見青陽，便歡然若舊相識。坐下以後，青陽約略問了些雲南現狀，又大約把川中所以失敗的原因說了一遍。唐繼堯歎息道：「錦帆兄是我們的老友，我無日不希望他能戡定全川，驅除北方的勢力，為我西南各省張目，不料垂成的事業，又復失敗，真是可惜！」石青陽笑道：「桑榆之收，未必無期，尚須看錦帆的努力耳。」唐繼堯也笑道：「但能如此方好。」石青陽道：「話雖如此，但以我的目光看來，熊君決不能重入四川，恐怕這天府之區，完全要入於吳佩孚的掌握之中咧！」妙妙石青陽大有說士之風。唐繼堯道：「何以見得？」石青陽道：「吳佩孚素抱武力統一主義，對於四川，早已處心積慮，希望併入他的版圖，他現據有全國之半的地盤，實力雄厚，那個是他敵手？以奉張之強，兵力之厚，不值他的一擊，何況區區一旅之衆，豈能抗半國之兵？所以我料熊君必不能再入四川，作雲南各省的屏障，而吳佩孚的必然據有四川地盤，也在意料之中咧！」妙妙石青陽大有說士之風。唐繼堯愕然道：「此言恐怕也未必不可靠。武力統一，不過是一句話罷咧，實際上怎能做得到呢？」石青陽笑道：「我們不必說他做得到做不到，却先把現在的大勢來較論一下。吳佩孚現有的地盤，是直隸山東河南陝西甘肅江蘇湖北江西福建等九省，還有熱察綏京兆等特別區域。四川與湖南，實際上也不啻他附庸。與吳為敵的，只有奉張、浙盧、粵孫和黔滇等省而已。浙盧現在受了蘇皖、贛閩四省的監視，自保尚且不暇，那裏還講的到向外發展？浙盧不能為吳之患，奉張雖稱雄

關外，然而一直隸之兵，已足當之，要想入關，也是大難大難。奉張又不足爲吳之患二。粵孫東江之亂尚不能平，更無暇北伐。粵孫更不足爲吳之患三。吳現在只用河南湖北陝西三省的兵力，再加以親吳的川軍，已不止有二十萬大兵，以

圖四川一省，何難一鼓而平？四川不難一鼓而平。四川平定之後，出一支兵南入貴州，更由湖南出兵西趨，以夾擊之

勢，攻一貧弱的貴州，何愁不能剋日戡定？貴州又不足平二。川黔俱平之後，合擊雲南，雲南雖然智勇冠天下，恐怕

未必能抗豫陝鄂川湘黔六省之兵。雲南又不足平三。雲南得手而後，由湘出兵，以附廣西之背，雲南出兵，以搗廣西

之腹，廣西也必不能抗。廣西又不足平四。西南各省既定，一廣東何能孤立孫中山也。惟有出國西遊，再圖機會了。此

言廣東又不足平五。西南全平之後，解決浙盧，更是不費吹灰之力。浙江又不足平六。那時竭全國之力以東趨，奉張又豈

能獨免？奉張又不足平七。吳寶兄，你看這武力統一的計劃，能不能夠實現？以上一大篇說詞，三層說天下之大勢，直已優勝

大略各省之割平，以鼓起滇廣之憂慮，甚妙。唐繼堯默然半晌，又道：「如此說，我兄將如何對付？」不先決自己對付之策，而先問石

青陽對付之策，亦妙。蓋石青陽如有解決之法，則已不必憂矣。石青陽笑道：「我不過一光身而已，並沒什麼地盤，還講什麼對

付的方法。能夠在國內住一天，便住一天，在四川不能立足，可到別省，別省又不能立足，可去國外。所謂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何必計較什麼對付？」於其自己之不用計較對付，正是反激唐之不可不力謀對付也。唐繼堯想了一回道：「吳佩孚

能聯合各省的力量，以實行他武力統一的政策，我們各省，也何嘗不可聯絡起來以對抗吳氏？」漸漸上了道兒。石

青陽笑道：「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計劃。但是言之非艱，行之維艱，結果也不過是一種空氣而已。試看這次錦帆在

四川失敗，誰肯助他一臂之力，當他勝利時，胡若愚還肯賣力，等到一次戰敗，大家又都袖手旁觀，想保全自己的

實力了。其實北軍方計劃各個擊破，想保全自己的實力，結果也不過是空想而已。」妙甚妙甚。唐繼堯奮然說道：「

那有這話？我今偏要出人意料之外，竭全力來助錦帆重入成都，驅除北方勢力。」上了道兒了。石青陽笑道：「兄果

有此決心，也非獨力能任之事，必須西南各省，大家團結起來，方能成爲一種絕大勢力呢。果然冀廣兄這計劃能

夠實現，不說自己的計劃，反說的是計劃，使他格外努力，妙。不但可以保持西南的力量，而且還可以窺取中原，覆滅曹吳咧。」又歡之以利。唐繼堯道：「我的主張已經決定了，我兄能否助我一臂之力，代我和熊君與貴州劉君接洽，共同組織一個聯軍，以抗四川的侵略？」石青陽慨然道：「既然莫唐兄肯做此大義之舉，兄弟豈有不幫忙之理？我當即日與貴州和錦帆兄接洽便了。」唐繼堯大喜。

石青陽住了一日，便往貴州和劉顯世磋商。劉顯世當然也沒有不贊成之理。滇黔兩省說妥以後，方來和熊克武說明，熊克武更是喜歡。當下便組織一個個川滇黔聯軍總司令部，以圖進佔四川，向外發展。這計劃告成以後，石青陽便又跑到廣東來和孫中山先生接洽。孫中山先生原是只求國家人民有利，不講私人權利如何的，見他們肯北伐曹吳，立刻便引為同志，並推唐繼堯為副元帥，以便率軍北伐，便宜處理一切。這時因東南的形勢緊張，所以石青陽又以川滇黔聯軍總司令代表的名義，來請師期。這時中山已決定北伐，當時便即擬定了一個北伐宣言，原文道：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專制政體暨滿洲征服階級，本已得所藉手，以從事於目的之貫徹。假使吾黨當時能根據於國家及民衆之利益，以肅清反革命勢力，則十三年來政治根本，當已確定，國民經濟教育學業諸端，當已積極進行，革命之目的縱未能完全達到，然不失正鵠，以日躋於光明，則有斷然者。

原夫反革命之發生，實繼承專制時代之思想，對內犧牲民衆利益，對外犧牲國家利益，以保持其過去時代之地位。觀於袁世凱之稱帝，張勳之復辟，馮國璋徐世昌之毀法，曹錕吳佩孚之竊位盜國，十三年來，連續不絕，可知其分子雖有新陳代謝，而其傳統思想，則始終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惡勢力，以北京為巢窩，而流毒被於各省。間有號稱為革命分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據於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者，則往往志操不定，受其吸引，與

之同腐，以釀成今日分崩離析之局，此真可爲太息痛恨者矣。反革命之惡勢力所以存在，實由帝國主義卵翼之使然。證之民國二年之際，袁世凱將欲摧殘革命黨以遂其帝制自爲之欲，則有五國銀行團大借款於此時成立，以二萬萬五千萬元供其戰費。自是厥後，歷馮國璋徐世昌諸人，凡一度用兵於國內，以摧殘異己，則必有一度之大借款，資其揮霍。及乎最近曹錕吳佩孚加兵於東南，則久懸不決之金佛郎案，即決定成立。由此種種可知十三年來之戰禍，直接受自軍閥，間接受自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可疑者。今者浙江友軍爲反抗曹錕吳佩孚而戰，奉天亦將出於同樣之決心與行動。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師北嚮，與天下共討曹錕吳佩孚諸賊，於此有當鄭重爲國民告，且爲友軍告者。此戰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惡勢力。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也。中國國民黨之最終目的，在於三民主義，本黨之職任，即爲實行主義而奮鬥，故敢謹告於國民及友軍曰：吾人顛覆北洋軍閥之後，必將要求現時必需之各種具體條件之實現，以爲實行最終目的三民主義之初步。此次暴發之國內戰爭，本黨因反對軍閥而參加之，其職任首在戰勝之後，以革命政府之權力，掃蕩反革命之惡勢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謀自治，尤在對外代表國家利益，要求從新審訂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即取銷此等條約中所定之一切特權，而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以銷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蓋必先令中國出此不平等之國際地位，然後下列之具體目的，乃有實現之可能也。

- 一、中國躋於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力得充分發展。
- 二、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
- 三、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得因其團結力之增長，而有改善之機會。

四、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高，商業始有繁盛之新機。

五、文化及教育等問題，至此方不落於空談，以經濟之發展，使智識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國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智識階級之失業問題，失學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

六、中國新法律更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而能普及於全國領土，實行於一切租界，然後陰謀破壞之反革命勢力，無所憑藉。

凡此一切當能造成鞏固之經濟基礎，以統一全國，實現真正之民權制度，以謀平民羣衆之幸福。故國民處此戰爭之時，尤當亟起而反抗軍閥，求此最少限度之政綱實現，以爲實行三民主義之第一步。中華民國十年九月十八日。

此外又下了三個命令道：

去歲曹錕飲法行賄，瀆亂選舉，僭竊名器，自知倒行逆施，爲大義所不容，乃與吳佩孚同惡相濟，以賣國所得，爲窮兵黷武之用，藉以摧殘正類，銷除異己，流毒川閩，四海同情，近復嗾其鷹犬，驟突浙江，東南富庶，橫罹鋒鏑，似此窮兇極戾，誠邦家之大慙，國民之公仇。比年以來，分崩離析之禍烈矣，探其亂本，皆由此等狐鼠憑藉城社，遂使神州鼎沸，生民丘墟。本大元帥夙以討賊戡亂爲職志，十年之秋，視師桂林，十一年之夏，出師江右，所欲爲國民剪此蠹賊，不圖宵小竊發，師行頓挫，遂不得不從事掃除內孽，綏輯亂餘。今者烽烟雖未靖於東江，而大戰之機，已發於東南，漸及東北，不能不權其緩急輕重。古人有言：「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故遂刻日移師北指，與天下共討曹吳諸賊。此戰醞釀於去歲之秋，而爆發於今日，各方並舉，無所謂南北之分，祇有順逆之辨。凡賣國殃民，多行不義者，悉不期而附於曹吳諸賊，反之抱持正義，以澄清天下自任者，亦必不期而趨集於義師旗幟之下。民國存亡，決於此戰，其間絕無中立之地，亦絕無可以旁觀之人。凡我各省將帥，平時薄物細故，悉當棄

置其精力，從事破賊，露布一到，即當剋期會師。凡我全國人民，應破除苟安姑息之見，激勵勇氣，爲國犧牲。軍民同心，以當大敵，務使曹吳諸賊，次第伏法，盡摧軍閥，實現民治。十三年來喪亂之局，於茲救平。百年治安大計，從此開始。永奠和平，力致富強，有厚望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九月五日——

本大元帥於去歲之春，重蒞廣州，北望中原，國本未寧，危機四布，而肘腋之地，伏莽縱橫，乘隙思逞，始欲動之以大義，結之以忠信，故倡和平統一之議，以期銷弭戰禍，扶植民本，不圖北方跋扈武人曹錕、吳佩孚等，方欲窮兵黷武，摧鋤異己，以遂其僭竊之謀，乃勾結我叛兵，調唆我新附資以餉械，嗾其變亂，遂使百粵悉罹兵燹，北江羣寇，遂擁而至，東江叛兵，乘時蠢動，西江南路，跳梁亦並進。當此之時，以一隅之地，搗四面之敵，賴諸將士之戮力，人民之同心，兵鋒所指，羣賊崩潰，廣州根本之地，危而復安，在將士勞於征戰，喘息不遑，在人民疲於負擔，筋力易敝。然革命軍不屈不撓之精神，已漸爲海內所認識矣。曹吳諸賊，既不獲逞於粵，日暮途遠，始竊名器以自娛，於是行賄，潰亂選舉之事，反對之聲，徧於全國。正義公理，本足以褫奸宄之魂，然天討未申，元兇稽颡，轉足以堅其盜憎主人之念。湖南討賊軍入定湘中，四川討賊軍規復重慶，形勢甫展，而大功未就，曹吳諸賊，乃益無忌憚，既吮血於福建，遂磨牙於浙江，因以有東南之戰事。逆料此戰事，且將由東南而漸及於東北。去歲賄選時代所釀釀之大戰，至此已一發而不可遏，以全國言，一切變亂之原動力，在於曹吳，其他小醜，不過依附以求生存，苟能鋤去曹吳，則亂源自息。以廣東言，浙江上海實爲廣東之藩籬，假使曹吳得逞於浙江上海，則廣東將有噬臍之禍。故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粵職此之故。本大元帥已明令諸將，一致北嚮討賊，並剋日移大本營於韶州，以資統率。當與諸軍會師長江，飲馬黃河，以定中原。其後方留守之事，責諸有司。去歲以來，百粵人民，供億軍費，負擔甚重，用兵之際，吏治財政，動受牽掣，所以苦吾父老兄弟者甚。然存正統於將絕，樹革命之模範，吾父老子弟所有造於國者亦甚大。當此全國鼎沸之日，吾父老子弟，尤當蹈厲奮發，爲民前驅，掃除軍閥，實

現民治在此一舉，其各勉旃毋忽！——九月五日——

最近數十年來，中國受列強帝國主義之侵略，淪於次殖民地，而滿洲政府仍牢守其民族之特權階級，與君主之專制政治，中國人民雖欲自救，其道無由，文乃率導同志，致力革命，以肇建中華民國，爾來十有三年矣。原革命之目的，在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以獨立自由於大地之上，此與帝國主義，如水火之不相容。故帝國主義，遂與軍閥互相勾結，以爲反動。軍閥既有帝國主義爲之後援，乃悍然蔑視國民，破壞民國，而無所忌憚。革命黨人與之爲殊死戰，而大多數人民，仍守其不問國事之習，坐視不爲之所，於是革命黨人，往往勢孤而至於蹉跌。十三年來，革命所以未能成功，其端實繫於此。廣東與革命關係最深，其革命擔負亦最重。元年以來，國事未寧，廣東人民亦不能得一日之安。九年之冬，粵軍返旆，宜若得所藉手，以完革命之志事，而曾不須臾，與兵者已爲北洋軍閥所勾引，遂以有十一年六月之叛亂。至十二年正月，藉滇桂諸軍之力，僅得討平，然除雙猶鑿聚於東江，新附復反側於肘腋。曹錕吳佩孚遂乘間抵隙，賊贛軍入寇北江一帶。西江南路亦同時嘯起，廣州一隅，幾成坐困。文率諸軍，四圍衝擊，雖所向摧破，莫能爲患。然轉輸供億，苦我廣東父老昆弟至矣。軍事既殷，軍需自繁，羅掘多方，猶不能給。於是病民之諸捐雜稅，繁然並起。其結果人民生活受其牽掣，物價日騰，生事日艱。夫革命爲全國人民之責任，而廣東人民所負擔爲獨多，此已足致廣東人民之不平矣。而間有驕兵悍將，不修軍紀，爲暴於民，貪官污吏，託名籌餉，因緣爲利，馴致人民生命自由財產，無所保障，交通爲之斷絕，塵市爲之彫敗，此尤足令廣東人民嘆息痛恨，而革命政府所由徬徨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廣東人民身受痛苦，對於革命政府，漸形失望，而在商民爲尤然，殊不知革命主義爲一事，革命進行方法又爲一事。革命主義，革命政府始終盡力，以求貫徹，革命進行方法，則革命政府不憚因應環境，以求適宜。廣東今日此等現狀，乃革命進行方法未善，有以使然，於革命主義無與。若以現狀之未善，而謗及於主義之本身，以反對革命政府之存在，則革命政府爲

擁護其主義計，不得不謀腰此等反對企圖，而使之銷滅。三十餘年來，文與諸同志實行革命主義，不恤與舉世爲敵，微特滿洲政府之淫威，不足撓吾懷抱，即舉世之訕笑呢詛，以大逆無道等等惡名相加，亦夷然不以爲意。此廣東人民所尤稔知者也。故爲廣東人民計，爲商民計，莫若擁護革命政府，實行革命主義，同時與革命政府協商改善革命之進行方法。蓋前此大病，在人民守其不問國事之習，不與革命政府合作，而革命政府爲存在計，不得不以強力取資於人民，政府與人民之間，遂生隔膜。今者革命政府不恤改絃更張，以求與人民合作，特鄭重明白宣布如左：（一）在最短時期內，悉調各軍，實行北伐。（二）以廣東付之廣東人民，實行自治。廣州市政廳，即日改組市長付之民選，以爲全省自治之先導。（三）現在一切苛捐雜稅，悉數蠲除，由民選官吏另訂稅則。以上三者，革命政府已決心實行，廣東人民當知關於革命之進行方法，革命政府不難徇人民之意，從事改組，惟我廣東人民，對於革命之主義，當以熱誠扶助革命政府，使之早日實現，庶幾政府人民，同心同德，以當大敵。十三年來未就之緒，於以告成。中華民國實嘉賴之。

各省人民，聽說中山誓師北伐，都延頸盼望，巴不得革命軍早到。正是：

大地干戈無了日，萬民端望義師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毒蛇螫手，壯士斷腕。民國成立，經十餘年，而民困益甚者，無他，革命之功，未能澈底，猶之毒蛇噬人，手已蝕而腕不忍斷，寔假且毒蔓全身，不可救藥也。讀孫先生北伐宣言及布告，所謂不忍顧武，而不得不用兵之苦衷，胥剖晰明白，人民無不愛和平，知北伐之目的，端在和平，當無不懽懽奮起，共襄義師者。北伐成功，基於是矣。

第一百六十回 籌軍餉恢復捐官法 結內應端賴美人兵

却說吳佩孚在洛陽除練兵以外，就是搜刮軍餉，因他料到直奉再戰，決不能免，所以不能不未雨綢繆，先積蓄數千數百萬元，以備一有事情可作為戰費。積蓄以為戰費，較之積蓄以為私財者何如？所以那時的財長除却籌措政費軍費以外，還須籌一筆預備戰費，委實也不易做。至於這時的內閣總理，還是孫寶琦，財政總是長王克敏，孫寶琦和王克敏原有意見，共事少久，意見愈多，糾紛愈甚。雙方借端為難，已非一日。如此政府，安望其能建設。講到兩人所以如此衝突的原因，却在孫開成立之時，王克敏為保定派的中堅人物，高凌霨內閣剛倒的時候，王克敏立刻奔走洛陽，竭力拉攏，自以為內閣總理，無論屬之何人，這財政總長一席，總逃不出自己掌握之中。俗話說的好：「一朝天子一朝臣。」孫寶琦既做了總理，當然要拉攏他自己相信的人來擔任這重要的財揆，才能放心。所以把王克敏維持陸歷年關的功勞，完全抹殺不問，竟另外拉攏潘復趙椿年一類人，教他們擔任財政一部。幸而府方的王毓芝李彥青兩人竭力主張，非用王克敏入閣不可，孫寶琦不敢違拗，只得打消原來的主張，仍然用王克敏長財。幸臣之勢力，如此可畏。

王克敏知道了這件事，心中如何不氣，真是可氣。當時向人宣言：「孫開這等胡鬧，不肯用他，便是胡鬧，非加以壓迫不可。」一個要加以壓迫，孫寶琦雖然是個沒用的老官僚，對於政爭，却也知道訣竅，於是想出一個抵制之法，指使

吳景濂派津派的議員，借金佛郎案，竭力向王克敏攻擊。有提彈劾案的，有提查辦案的，倒王的風聲，真個一天緊似一天。議員們的搖旗吶喊，豈能倒掉孫所維持的財長。這時閣員中，以保派為最多，他們亦有一種團體，這等團體，可稱精團。王克敏和內務程克，交通吳毓麟，完全是保派，外交顧維鈞，農商顏惠慶，雖則並非保派，却和保派也有一番淵源。他

們見王克敏吃了人家的虧，不免發生兔死狐悲之念，爲抵制外力之計，對於孫寶琦當然也有一種保復行爲。他們的政策，却舍議員而用本身佔有多數的關員。關員議員，無非與國。在閣議席上，對於孫的提案，往往竭力反對，使他不能行使他所定的政策。如此互相傾軋，爲能望其建設？這原是一種制孫死亡的計劃。不料吳佩孚時時令內閣籌集軍餉，王克敏不能不竭力設法，他的惟一方針，只有承認金佛郎案，立刻便可得一注大款子，無奈孫寶琦正借著這個題目，在那裏討好國人，所以不敢明目張膽的胡亂答應。可是除此以外，又無別法。吳佩孚却不管這些，因他們籌餉不力，時時有電報指斥。王克敏和程克吳毓麟都非常着急。

有一天，程克忽然得了一個籌款的方法，便興匆匆的跑到王克敏公館裏去商議進行的方法。恰好吳毓麟顏惠慶顧維鈞和王克敏的妹子七姑太太都在那裏。程克和他們都是十分相熟的熟人，也不消客氣，爽爽快快的向沙發上一橫，向七姑太太笑道：「你幾時到杭州去？我有一個禮拜不見你了。只道你已經回南，真個牽記的很。」七姑太太白了他一眼道：「你牽記我做什麼？便把你這顆心另碎割開來，也牽記不到我呢。」吳毓麟拍手笑道：「真的，老程是一部垃圾馬車，便把他的壞心磨作麵粉，也不夠支配呢。」說得衆人都笑起來。王克敏也禁不住嗤的一笑。不整而笑，其人可知。七姑太太便站起來要打他，吳毓麟忙着躲過，笑着告饒。七姑太太那裏肯聽，趕上去就打。吳毓麟翻身就逃，不料一脚絆在痰盂上，把個痰盂滾了三五尺遠，恰好那隻腳跨上去時，又踏在痰盂上，痰盂一滾，吳毓麟站不住腳，立刻撲的一交，撲在地下，引得衆人都大笑起來。七姑太太也忙着回身倒在一張沙發上，掩着口吃吃的笑個不住。吳毓麟趕着站起來時，褲子上已漬了許多水。王克敏忙着叫用人進來收拾。吳毓麟又要了一塊手巾，揩了揩手面，再把褲子上的水也揩乾了，衆人取笑了一回，漸漸又說到正經話上來。

只聽顏惠慶說道：「我想要是二五附稅能夠實行，每年至少可得二千四百萬的收入，拿來擔保發行一筆鉅額的公債，豈不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此語，係承上而來，可見程克未到前，他們正在議論籌款辦法，不假辭句而補出全文，此謂用

舉神化，不勝枚舉。

王克敏縞眉道：「這事也不易辦呢。在金佛郎案沒有解決之前，他們如何肯開會討論？」束手無策。

顧維鈞道：「非但此也，華會條約明明規定須在該約施行後三個月內，方能召集特別關稅會議，現在法國還沒

批准，那裏說得到實行？」王克敏道：「你是熟悉外交情形的，難道還不知道法國所以不肯批准華府條約，就為

我們不肯承認金佛郎嗎？他既借這個來抵制，在我們不肯承認金佛郎案以前，如何肯輕易批准？倘然不承認金

佛郎案，這二五附稅，豈非一萬年也不能實行嗎？」說着，又頓足道：「我說，這金佛郎案是非承認不可的，偏這孫

老頭處處為難，借着這個題目來攻擊我，使我又不好承認，又不能不承認，真教我為難極了。」此時王克敏之處境，

也為難。衆人還不會回答，程克先插嘴問道：「你們可是在這裏談論籌款的方法嗎？我倒想了一個計較，大家不

妨討論討論，看使得使不得？」王克敏急問什麼方法，當然是他第一個着念。程克笑道：「我說出來，你們不要笑。」衆

人都希奇道：「這有什麼可笑？只要有款可籌，使被人笑罵，打甚麼緊？」誠哉諸君之言，當今之世，只要有錢耳，他何必問程克

道：「我今天偶然翻着義賑獎勵章程，第二條上說，凡捐助義賑款銀一萬元以上者，應報由內務部呈請特予優

加獎勵。我想這一條，大可附會到簡任薦任的上面去，開他一個捐官的門路，倒也是一個源源不絕的生財之道

咧。」王克敏忙道：「不錯，這倒正是一個絕好的方法，怎說好笑？」顏惠慶道：「這事只怕國人要反對罷。」到底

還是他怕名物議。吳毓麟道：「反對倒不必怕，好在我們又不是真個說捐官，在名義上說起來，國人也沒有充分的

反對理由。便算有人反對，我們不理他，又有什麼法子？」大有孤行一意的勇氣可佩之至。顧維鈞道：「國人反對不反對，

事前那裏料得到，現在何妨先做做看，等國人反對的真利害時，取銷不遲。」此所謂外交家之滑頭手段也。王克敏道：「

這話很不錯，我們不妨先進行，看是個怎麼樣，再說。至於特別關稅會議，也須竭力進行才好。」顧維鈞道：「

這問題我已和各國公使商量過好幾次，都沒有結果，看來暫時決不能即行召集了，所以我想先開預備會議，預備會議有了結果，便不怕正式會議開不成功了。」七姑太太初時只怔怔的聽着，這時也插口道：「這方法倒

很好，你們何妨就這樣辦呢。」顏惠慶道：「這照會應該怎樣措辭？」顧維鈞想了一會道：「讓我自已來起個草，大家斟酌斟酌看。」衆人都說：「很好。」王克敏叫人拿過紙筆來，看顧維鈞一面想，一面寫，做了半天，方才完稿。衆人讀那原文道：

華會九國關於中國關稅稅則之條件，原定俟該約施行後三個月內，應由中政府擇定地點，定期召集特別會議，議定撤除釐金，增收二五附加稅，及各種奢侈品亦增加稅率，并規定中國海陸各邊界關稅章程各節。查該約之精神，旨在救濟中國財政，但至今已屆兩載，各簽約國尚未完全批准，以致特別會議不能如期召集，中國財政上種種計畫，無法進行，內外各債，亦無從整理，爲此中政府不得不提議先行召集預備會議之舉，爲將來特別會議之準備。

衆人都說：「很好，就這樣罷。」說着，忽見七姑太太看了看手表，說道：「時候到了，再遲火車要趕不上了。」程克吃驚道：「七姑太太今天回南邊去嗎？」七姑太太點頭笑道：「正是，趁今天的特別快車去呢。」一面說，一面叫人預備汽車。程克和王敏克兩人，親自送他到車站。吳毓麟和顏惠慶顧維鈞等也都散了，召集特別關稅會議的照會，已由外交部送達各國公使。各公使都說要請示本國政府，不肯即時答覆。不料各國的訓令轉來，都是拒絕召集一場大希望，完全落了空。顏惠慶顧維鈞王克敏等都十分掃興。這是葡萄牙公使說的多此一舉。那捐官問題，外面的輿論不甚贊成，可是程王等都因急於要錢，先由內務部上了一個呈文，大略說：

查民國九年改訂義賑獎勵章程第二條，載凡捐助義賑款銀，達一萬元以上者，應報由內務部呈請特予優加獎勵等語。所謂獎勵，即指薦簡實職而言，特原文未經說明，且規定捐數過巨，致捐款者仍多觀望。以今觀昔，災情之重，需款之殷，籌款之窮於術，勢非更予變通，未由濟事。明知國家名器，未可輕予假人，顧茲千萬災民，編要推在災民身上，其實災民所受之實惠，有幾許哉。顯望蘇息，又不能不勉予通融。爲此擬請將民國九年義賑獎勵章程，

再行修正，以勸義舉。是否有當，理合呈請鈞座核示。祇道。

曹錕得了這呈文，便批交法制局核議。法制局因輿論上頗為攻擊，核定緩議。原文道：

查內務部修正要點，係將原章程第二條之特予優加獎勵等語，改為以簡任或薦任職存記。在部中修改之意，本欲以優加獎勵，鼓舞人民好善之心，然事同於前清之賑捐，流弊甚大，應從緩議。

程克見本人政策，這等騙人方法，也說得上政體惶恐。第一次被駁，少不得再行呈請，不過將原文第二條，改為應由內務部專案呈請特獎。所謂特獎者，就是以簡任或薦任職存記，不過名詞上之異同而已。這樣一改，立刻指令照准，於是前清的捐官法，便又實行恢復了。通令下後，自有一班銅臭的人，掏出數萬的款子來，報效政府，買一個簡薦銜頭，榮宗耀祖，手腕靈些的，更可活動一個實授差使，撈回本錢，得些利息。在政府方面，總算是不費之惠，而且又可得一筆製造吳民的軍費，名之曰義賑捐款，而實際乃以製造吳民，豈不可歎！豈非一舉兩得？這事情在沒有發表之前，本來做得十分秘密，不料給孫寶琦曉得後，又大加攻擊，以致外面輿論也沸沸洋洋，排斥程克，因此程克和王克敏，更覺對孫不滿。

這時正值江浙戰事將要發生，孫寶琦因着浙江同鄉的公電，請出任調停，少不得向各方疏通。又自恃洛方處處對他表示保護，若直向吳佩孚說話，也似較有把握。因與幕僚計議，請他擬稿電請吳佩孚制止。那幕僚半响方說道：「我也是浙江人，當然希望江浙沒有戰事，但在我的目光看來，這個電報竟是不必發的好。」又有一件公案。孫寶琦詫異道：「這是什麼原故？難道吳玉帥也主張攻浙了嗎？」孫幕僚此時尚不知耶可謂懼懼。幕僚道：「事情雖是一種謠傳，不能認為十分確實，但所得消息，是極接近王克敏這邊的人說出來的，這人又剛從浙江來，他這說話，當然是有幾個可靠咧。」孫寶琦忙問是什麼話。那幕僚笑道：「話長呢！而且怪肉麻有趣的。」孫寶琦字慕韓。既然注意，少不得學給你聽。四省攻浙，初時不過一種計劃罷咧，現在却已十分確定，不但外面遣兵調將，一切佈

置妥洽，并且連內應也弄好了。」孫寶琦道：「誰是內應？」幕僚道：「還有誰除却夏定侯，怕不容易找到第二個罷。他本來是個內應專家，內應也有專家，怪不得寶官可稱政策了。」第一次趕走呂戴之內幕已無人不知，要是沒有童保暄，戴之豈不是要大吃其虧嗎？吳大帥因此看中了，他想送他。」說到此裏，低頭想了一回，方道：「那傳說的人也記不清了，怕是二十萬現款，叫他倒子嘉的戈，但是還怕他不答應，急切又找不到向他說話的人，又是王克敏獻計，說自己有個妹子在杭州，教他去說，無有不成功的。」真是好計。孫寶琦笑道：「定侯是有名的色鬼，這不是用美人計嗎？」幕僚笑道：「雖不敢說確是美人計，但從外面看來，多少總有一點關係。」孫寶琦笑道：「吳大帥怕未必肯聽他這些鬼計罷。」那幕僚笑道：「怎麼不聽？人家可已進行得差不多了。那王克敏要巴結吳大帥，少不得寫信給他的妹子七姑太太，請他趕緊進行。七姑太太看哥哥面上，少不得犧牲色相，向定侯獻些殷勤。這其間，這其間，果然一拍就合了。」何其容易也。」孫寶琦道：「這怕是謠言罷。」那幕僚道：「在先我也這般想，更可笑的，還有一件大肉麻事，真叫我學說也學不上來。」孫寶琦急問又是什麼話？幕僚道：「這種話，幕僚不能當作真話聽的，大概請七姑太太去運動定侯，是一件事實，他們既然接洽這麼一件秘密大事，少不得要避避別人的目光，在暗地裏秘密接洽進行，因此引起了別人的疑竇，造出了一大段謠言，不過我也不能不乘着關疑的主張，向你學說一番。這實是作者之言耳，却借用恰當。」據一般謠言說：七姑太太得了乃兄的手書以後，便以定侯爲目標，着手進行。七姑太太在西湖中本已流傳不少的風流豔蹟，定侯早已十分留心，并且同席過好幾次了，只因自己的丰韻不佳，不能動美人的憐愛，因此幾次三番，都不能勾引到手。如今見他居然降尊紼貴，玉趾親臨，這一喜，真個非同小可，立刻問長問短，擠眉弄眼的，向他打撞。七姑太太原係有求於他而來，少不得假以詞色，有說有笑的，十分敷衍着他。那種溫柔悅的態度，和往日的冷心冷臉，截然如出兩人。定侯認爲美人垂青，歡喜得手舞腳踏，早不覺醜態畢露肉麻的一個不知所云。從此以後，定侯便天天要到西湖去看七姑太太。七姑太太也不時進城來。

看定候，兩人竟一天比一天的要好起來。那天定候又去看七姑太太，七姑太太見事機已熟，便向他說道：「你的心到很平，年年做警務處長，也不想生發生發的，大概做一輩子的警務處長也就心滿意足咧。」這幾句話，打動了定候的心事，便慨然長歎起來。七姑太太又笑道：「你歎什麼氣？難道還不足嗎？我勸你也別三心兩意罷。論起你的才幹來，固然。休說區區一個警務處長，便做一個督軍巡閱，也並非分外，都只因你自己心太平了，不肯做，做到現在，還是一個警務處長，便再過三年五載，恐怕也還是這麼一回事兒。既然自己不肯做，還怪誰？唉，聲歎氣，又有什麼用呢？」定候這時觸動心事，禁不住又歎了一口氣道：「那裏是我自甘雌伏，不過沒有機會，不能不這般耐守罷咧。」被女將軍勾出真心話來了。七姑太太笑道：「你別吹牛，便有天大的機會到你眼前來，也不見得你會乘機發展呢。」憑其念之不堅，更作反激辭以試探之，可謂妙甚。定候正色道：「胡說！你幾時看我那般沒出息？果真有機會，我難道是獸子，肯死守着小小前程，一點不動嗎？」七姑太太笑道：「如此說，我就給你一個機會，看你敢動不敢動？」定候以為他說的是笑話，便也笑道：「好好，姑太太，就請你給我一個機會，看我敢不敢動？」七姑太太笑道：「你別亂吹，我這法子，不是賣給沒出息人的，你真能用，我就講出來，講了出來，你要是不能用，不肯用，我這妙計，就算丟在糞窖裏。這種天大的損失，誰負責任？」再敲一句，不怕不着實。定候笑道：「你別瞎吹，要是你真有好機會給我，我不敢動，罰在你床前跪三千年如何？」七姑太太正色道：「我不是和你說笑話，真有個極好的機會給你呢。你瞧我雖是女子，可同那批專事胡調，不知大體的下流女子一般身分麼？」定候見他說得十分正經，連忙挨進一步，悄悄說道：「是了，姑太太，曉得你的利害了，究竟是什麼機會，請你說出來，讓我斟酌斟酌，看行得行不得？」七姑太太笑道：「你看！一聽說是正經話，便又變成那種浪樣兒，什麼斟酌不斟酌，要講斟酌，仍是游移不定之談罷了。老實說，我這機會，是必靈必效，無容遲疑的，你若有一絲一毫不信任之心，我就不肯說了。」定候見他說得這樣剪截，不覺又氣又笑，因道：「你別儘鬧頑笑，說真是真，說假是假，這樣真不像真，假不像假，豈不令人難過？」

「真是聽過。」七姑太太笑道：「你別嚷！我就老實告訴你罷。」因湊過頭去，悄悄的說了一陣。他說一句，定候點一點頭，說完了，一口應允道：「行！行！這很行！我有辦法，你只管替我回復王帥，我準定照辦罷。」七姑太太道：「你別掉槍花，說過的話兒不應口，我可不敢不依你呢……」那幕僚剛演說到這裏，孫寶琦已忍不住笑着插嘴道：「得咧得咧，別說了罷。這種秘密事兒，人家如何聽得見？可見這些話完全是造謠的了，你還是給我擬一個給王帥的電稿罷。」那幕僚也禁不住笑道：「那原是笑話，但是吳大帥教王克敏寫信給七姑太太這件事，實在是千真萬確的，就是電請吳大帥制止，也不過是盡盡人事而已。」孫寶琦道：「就是說人事也不可盡。」那幕僚見孫寶琦固執要擬，當然不敢再說，當下擬了一個電稿大略道：

東南形勢，又日益緊張，人民呼籲無門，流離載道。寶琦顧念桑梓，憂懷莫釋，務懇憐憫此凋敝民生，不堪重荷，鋒鏑之苦，實力制止，使戰事不至實現。庶東南半壁，猶得保其完膚。民國幸甚！人民幸甚！

這電報拍出以後，過了一個禮拜，方才得了洛陽的覆電，大略道：

盧何抗命，稱兵犯蘇，甘為戎首，雖佩孚素抱東南完膚之旨，而職責所在，亦豈能含垢忍辱，壞我國家綱紀，不稍振飭，倘盧何果能悔禍，自戢野心，即日束兵待罪，則佩孚又何求焉？

電報到達的第二天，黃渡瀏河長興等處，都已接觸，和平調停的聲浪，也就由微而絕了。其時奉天方面，因為響應浙江，已有大舉入關之勢。吳佩孚方面，也少不得積極備戰。直隸的人民，無日不在奔走呼號之中。東南戰事實現後十天，奉直兩軍，也在朝陽方面接觸了。正是：

擊鼓聲聲聽不斷，南方未已北方來。

未知究竟如何結果，且待以後詳續。

本回所記，與上回江浙之戰，同時發生，而又互有關係，故為補記之筆。夫民國肇造，首在與民更始，而更始之道，尤莫先於

革除稅政。賣官鬻爵，歷代之稅政也。滿清知之，而蹈其覆轍，毒盡天下，誤盡蒼生，不圖時至民國，尙欲效其所尤，此真飲鴆止渴之下策。堂堂內閣，赫赫總統，竟敢放膽而行，肆無忌憚，何怪仕途愈濫，奔競愈多。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辭之不慎，如此，國事尙可問乎？雖然，彼總統閣員，果以何項資格，登此高位？蓋語有之曰：「己身不正，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